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八冊目次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三）（宋）袁樞撰 宋刻本 ○○一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三）

（宋）袁樞撰

宋刻本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武韋之禍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羡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羡與妖人交通謀不軌秋七月壬辰君羡坐

誅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高宗永徽三年秋七月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

五年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

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

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
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
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岐州
長史于承素希旨奏奭漏泄禁中語復貶榮州刺
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
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
爲故事無之乃止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
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
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
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

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
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
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
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
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
腹心於武昭儀矣　秋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
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
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
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行儉仁基之子
也　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上一日退
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

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
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
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
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
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
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
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
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
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
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

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
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
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
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
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
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
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
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
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
作而不遵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爲後人所笑

使臣有以益國葅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
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内失望棘荆
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
王者立后上灋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
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
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
皇統云絶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
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
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
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

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
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庚午貶
遂良爲潭州都督　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
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竝除名流
嶺南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
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
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
離朝夕宮壼之内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
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
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
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庭爭此既事之極難

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
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
空李勣齎璽綬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於
肅義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竝囚於别院上嘗念
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唯竅壁以通食
器惻然傷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對曰妾
等得罪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又曰至尊若念疇
昔使妾等再見日月乞名此院爲回心院上曰朕
即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
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
死又斬之王氏初聞宣敕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

儀承恩死自吾分淑妃罵曰阿武妖猾乃至於此
願它生我爲貓阿武爲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宮中
不畜貓尋又改王氏姓爲蟒氏蕭氏爲梟氏武后
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
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顯慶元年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爲梁王立皇
后子代王弘爲皇太子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
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
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
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
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

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韓瑗上疏爲褚遂良訟寃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

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用乞歸田里上不許

二年春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已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且遣濮王往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

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間內外寧謐力小任重動罹愆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三年冬十一月戊戌以許敬宗爲中書令　是歲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

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
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
奏季方欲與無忌搆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
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
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
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
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
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慙見天下之
人玆事若實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
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
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

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惡因按小事乃
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
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臣
昔見宇文化及父述爲煬帝所親任結以昏姻委
以朝政述卒化及復典禁兵一夕於江都作亂先
殺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禍於是大臣蘇威裴矩
之徒皆舞蹈馬首惟恐不及黎明遂傾隋室前事
不遠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
宗復奏曰去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臣又問季
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
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

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
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
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
請收捕準灋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
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
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
止於殺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
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
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而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
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

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
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夏四月戊辰
下詔削無忌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
安置準一品供給祥無忌之從父兄子也前此自
工部尚書出爲荊州長史故敬宗以此誣之敬宗
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搆扇而成奭
仍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於是
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
以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秘書監駙馬都尉
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於
道殺之益州長史高履行累貶洪州都督　涼州

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喜任俠其從母為韓瑗妻
其舅駙馬都尉長孫銓無忌之族弟也銓坐無忌
流巂州許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云無忌同反驛召
至京師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
不可更吏無如之何乃代為獄辭結奏夏五月戊
戌誅之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
欒布哭彭越義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義上
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聞之不罪也方
翼廢后之從祖兄也長孫銓至流所縣令希旨杖
殺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長孫恩象州追
柳奭振州追韓瑗竝枷鏁詣京師仍命州縣簿録

其家恩無忌之族弟也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
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
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
則逼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
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
皆流嶺南為奴婢常州刺史長孫祥坐與無忌通
書處絞長孫恩流檀州　八月乙卯長孫氏柳氏
緣無忌奭貶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貶永州刺史于
志寧貶榮州刺史于氏貶者九人自是政歸中宮
矣
五年秋七月乙巳廢梁王忠為庶人徙黔州囚於

承乾故宅　冬十月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
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
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麟德元年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
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
為后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
嘗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
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
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
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
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

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為陳王諮議
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
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
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于流所
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為司禮太常伯左
肅機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眾皆坐與儀交通
故也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
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
天子垂拱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褘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官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褘之子翼之子也　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夏四月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為天后酖之也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儀鳳元年鄱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不得入覲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賄冬十月丙午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為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為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皁甲數百領以為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為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

甲子廢太子賢為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

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承慶思謙之子也乙丑
立左衞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赦
天下
弘道元年冬十一月上自奉天宮疾甚宰相皆不
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月
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
能乘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
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殿遺詔太子柩前即位軍
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廢萬泉芳桂奉
天等宫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有要
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中宗

即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太后以澤
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爲變並加三
公等官以慰其心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聖赦
天下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玄貞自普州
參軍爲豫州刺史　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
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
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
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
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

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
乃幽于別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
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立豫王妃
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也有飛騎十餘人飲於
坊曲一人言嚮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
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
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
此興矣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睿宗
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
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玄貞於
欽州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之事委蕭

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
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使祕書監
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
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又云呂氏見嗤
於後代祿産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
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
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足爲龜鑑況公先朝舊德
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
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
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以視朝　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為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為雍王神勣尋復入為左金吾將軍　夏閏五月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為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

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孫也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為魯靖公妣為夫人高祖居常為太尉北平恭肅王曾祖儉為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為太師魏定王祖

妣皆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眾心憤惋會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括蒼令賓王貶臨海丞求仁貶黟令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溫嘗為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使其黨監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

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為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為左右司馬思溫為軍師賓王為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

庭之變戕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又曰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却之詔以行

舉爲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爲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爲揚州道大總管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　武承嗣與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三思元慶之子也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閒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

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收炎下獄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爲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幷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內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匡復

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幷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

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不降敬業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中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斬裴炎于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儋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又貶辰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

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對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宮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

有奏事願附使者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陰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它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

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攻之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為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

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計大事
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衆單弱人情易
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
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
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彊非計也孝逸從之
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
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
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
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爲敬業所擒
唐之奇紿其衆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
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

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
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
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於孝
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因請決戰敬業置陳
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
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
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
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
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
首來降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等皆捕得傳首神都
揚潤楚三州平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

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
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眞爲叛逆不敗何待
　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武衛大將軍
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
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十二
月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沒
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
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
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
死

垂拱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
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
　三月辛酉武承嗣罷　冬十一月太后修故白
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
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
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
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
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
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
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
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
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

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
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於皇帝睿宗知太后
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
二月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甚
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
表疏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
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
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
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聽投表疏

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
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
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
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
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
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
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
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
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
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
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

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
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
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
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
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
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
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
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
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
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
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

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
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
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
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
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
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
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
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
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執事者疾徐敬
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
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

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
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
思安久矣故揚州搆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
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
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
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
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
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
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
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
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

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
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
始思爲亂於是雄傑竝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
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
隨之人旣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
王重愼刑罰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
太子犇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
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
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
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以岑
長倩爲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爲左相同鳳閣

鸞臺三品韋待價爲右相己卯韋思謙爲納言蘇
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
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
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中營造補闕長社
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
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
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新
豐爲慶山縣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
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

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
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
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
太后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
三年夏五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
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
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
或誣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
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

爲抯捍制使庚午賜死于家褘之初下獄睿宗爲
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褘之曰此乃所以速吾
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
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稱歎其文太后聞之
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　冬十月武承
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兎兎月中物當
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
流儋州而卒
四年春正月甲子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
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
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

爲七室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
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
引浮議廣述異文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
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
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
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
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　二月庚午毀乾
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
人　夏四月戊戌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

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
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
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
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
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
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
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
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
藥物塡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
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
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

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
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
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壬寅作神皇三璽　東陽
大長公主削封邑幷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
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秋七月
丁巳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
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
瀆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改嵩山
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神嶽大
都督禁芻牧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爲廣
武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

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虢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譔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為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

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為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董玄寂為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玄寂以徇眾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戊

申至城門為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　九月丙辰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為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為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為諸軍節度削貞沖屬籍更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illegible]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眾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為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鬭

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

迫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以文昌左丞

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從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

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未幾為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高纂以滅口冬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

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己酉太后拜洛受圖皇帝皇太子皆從內外文武百官蠻夷酋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橕㮰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

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鷟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珪執鎮珪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　三月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癸酉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玄挺玄挺女爲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

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竊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　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乙未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爲玄同沮己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

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眞所引戊申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己未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

免死流嶺南　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寮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

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天授元年十一月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臘月辛未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賜爵鄂國公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遷文昌左相岑長倩遷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

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寧士彠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

后曰御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揭

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慄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名弘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

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八

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潁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

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
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羣
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乙
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
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
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
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太原
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
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
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
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

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彠兄孫攸歸重規載德
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皆爲郡王諸
姑姊皆爲長公主又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
言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内史給事中傅遊藝爲
鸞臺侍郎平章事遊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
軍張虔勗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侍御史來子珣
等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内史遊
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
祥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存撫諸道癸
卯太后立兄孫延基等六人爲郡王　冬十月甲

子檢校内史宗秦客坐贓貶遵化尉弟楚客晉卿
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壬申
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
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
賜紫袈裟銀龜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道
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
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
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
有功久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
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
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

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于萬象神宮
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
主于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四
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又改長
安崇先廟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太享明堂祀昊
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享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
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
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
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

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關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春一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請封中嶽己亥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唯量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 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為定王 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為昊陵顯義陵為順陵夏四月癸卯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於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長安 秋八月庚申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勗來俊臣鞫虔勗虔勗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于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皆賜姓武氏與睿宗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

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文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遊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先是鳳閣舍人脩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

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
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
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
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
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
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
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
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
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
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
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

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
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
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
然昭德乾祐之子也　壬辰殺鸞臺侍郎同平章
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
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
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
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
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
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
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
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
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
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
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
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
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
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
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

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
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
仁傑裴行本司禮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
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先是來俊
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
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
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
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
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
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
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

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
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
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
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
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
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
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
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
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
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
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

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
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
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
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
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搒掠
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
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
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
本嗣眞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
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
徐有功駁之以爲明王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

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
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隕命於前
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
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
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
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夏六月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
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
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
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
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

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
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疏而
退之堅孝嗣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
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
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猶可
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
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
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左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
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尚
書並罷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

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
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
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
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
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
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
之太后畜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
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
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
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
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

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
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
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
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善
思名譔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
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
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
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
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
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
凶稱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

摧茲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
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
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
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
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
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
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
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
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
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

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
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
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
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
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
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
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
九月為社
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承
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
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

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呪癸巳妃
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
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
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
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
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
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
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
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
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爲給
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

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
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
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
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彊必內憂懼密伺之方
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
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
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
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臘月丁卯降皇孫成器爲
壽春王恒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
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
之子也　春二月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

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
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
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
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
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
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內五藏
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臨視之
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
睿宗由是得免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
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
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

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
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
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
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
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
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
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七百人德壽殺
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
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
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

沖通謀夏四月乙未殺之　秋九月魏王承嗣等
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
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
會陳之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
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
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延載元年夏五月魏王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
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御則天門樓受
尊號赦天下改元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
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衆尼自號淨光如
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

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容貌愈
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
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
逾漢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還山制罷遣之　武
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
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
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殿中丞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
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
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
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

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
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
預咨謀要待晝日聯行方乃別生駮異揚露專擅
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
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
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又著石
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取
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為南賓尉尋
又免死流竄
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
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　周允元與

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
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
匡正欽望貶趙州巨源貶鄜州景儉貶溱州味道
貶集州元方貶綏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
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
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為風所摧更構之日
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府藏
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
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
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
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

壬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惟卿所處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朝堂鑿地爲阬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阬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

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既從麻主後及總章所營佛舍恐勞無益請罷之又明堂所以統和天人一旦焚毀臣下何心猶爲酺宴憂喜相爭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獲嘉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

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
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
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
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
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
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
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
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
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
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
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

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愼賦以刺時見志焉 春
二月僧懷義益驕恣太后惡之旣焚明堂心不自
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多力者百餘人以防
之壬子執之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寧
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
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夏四月天樞成高一百
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
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銅盤
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
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
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九月甲寅太后

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
下改元
萬歲通天元年春一月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
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
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號曰通天宮赦天下
改元萬歲通天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
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
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
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
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

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
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
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
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
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
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
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
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
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
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
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

司刑而已哉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河南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者引之於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

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大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誅之惎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

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尚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拜其母韋氏臧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

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司僕少卿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俊臣又嘗庭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

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今止為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

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罪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太后徵于安遠為尚食奉御擢吉頊為右肅政中丞　夏六月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戊子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九月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

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皆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

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
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
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
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
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
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
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
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
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
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

歸我廬陵王孫萬榮圍幽州事見唐平契丹吉頊與張易之昌宗
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
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
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
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
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
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
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
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
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
定三月己巳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

丘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春
三月戊子廬陵王至神都　秋八月太子太保魏
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壬申立廬
陵王哲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甲戌命太子爲
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令薛訥言於太后曰
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若此命不易醜虜不足
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
心從之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
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二年春正月壬戌以皇嗣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
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
鶴監銀青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
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
大夫臨汾員半千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元超之
從子也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上
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臘月戊子
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
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
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

客取播州司馬晉御流峯州太平公主覩其第歎
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賜太子姓武
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春
一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攸寧罷
爲冬官尚書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
不相容二月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攸
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于史館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
武攸望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
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
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

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病謁
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
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䟽乞骸骨太后不
許　八月以武三思爲內史　冬十月太子相王
諸子復出閤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
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
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國子生爲齋郎
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
廢而曏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
鳳閣舍人韋嗣立上䟽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
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

聽以它岐仕進又自楊豫以來制獄漸繁酷吏乘
間專欲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丘王來相繼
誅殛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
按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葅醢矣今陛
下升而用之皆爲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
枉陷與甄明耳臣恐嚮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
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
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
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
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
久視元年春正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

子少保天官侍郎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太后以
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
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
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
武況異時詎可倚邪它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
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
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
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
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
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頊
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

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臘月辛巳立故太孫重潤為邵王其弟重茂為北海王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

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六月改控鶴為奉宸府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

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泰州刺史敬暉

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冬十一月丁巳納言韋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長安元年秋八月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

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繁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得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

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於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申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司僕卿張昌宗

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九月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然竟不行

冬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衆頲夔之曾孫也

三年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

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
長史聽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
元忠杖死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
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
元忠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
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
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
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曏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
雍州帝京事務繁劇不若季昶強幹習事太后默
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
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

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
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
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
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
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
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
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
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
南和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
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
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

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子孫累及入
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
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
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
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
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
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
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
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
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

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
不勝慙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
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
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
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
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之
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
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
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
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
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

里巷恟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迕易之等育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彫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九月丁酉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

之等下殿叩膺自擗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

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

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四年春正月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夏四月太后

復税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

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

免官昌宗奏臣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

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以字行　九月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崔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人爲飛書及牓

其事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十二
月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
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
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
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
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
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
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
子之卦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
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
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

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
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
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
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汚又
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
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
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
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
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
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
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

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
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
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
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
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
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
法司議其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
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
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
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
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

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
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
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
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
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
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
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
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
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
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玄孫也先是李
嶠崔玄暐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

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
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十上太后
乃從之
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
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
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
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
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
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
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
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

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
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閿鄉楊元
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
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
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
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
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
為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
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
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
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

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
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
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
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
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
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
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
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
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
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
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

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
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
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
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
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
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
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
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
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
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暐
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

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
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
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
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
作第甚美逾於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
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
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
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
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赦
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
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

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
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
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
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暐
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
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
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
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
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
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

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
僕少卿　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
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
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
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玄元皇
帝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
神慶流欽州　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
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
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

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
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
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
　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
為上洛王母崔氏為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為
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
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
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
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
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之遷
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

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

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

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儀之女孫也儀死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

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
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
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
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
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
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為也由是貶濮州
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
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
加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來破家
子孫皆復舊資蔭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

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
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己為中書令　制
梟氏蟒氏皆復舊姓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
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
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
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
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
師古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
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
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

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
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
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
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　乙亥以張柬之為中書
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五月
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制武氏三代諱
奏事者皆不得犯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
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
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
為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
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

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
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
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
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
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書舍人湜仁師
之孫也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
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
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
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
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
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

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
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
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
安此僕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
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
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
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
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
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譙公桓
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
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博陵公崔玄暐為博陵王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
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
玄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
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
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
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
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讀表辭色
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
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
二張稱履溫預其謀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
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

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
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
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
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為右散
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
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
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
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
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
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
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出母服喪三年又

請百姓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
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
德靜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河內王懿宗等十二
人皆降為公以厭人心　六月以韋安石為中書
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檢校中書令　特進漢
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為襄
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冬十月辛未以魏元
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十一月壬寅則天
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
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有忠直

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
忠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
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彦範袁恕己尚
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　二月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竝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
士史崇恩等三人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
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初少府監丞弘農宋之
問及弟兖州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
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
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

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
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
祖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
丞壽春周憬等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
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
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
思罪狀事連宫壼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
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
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三月庚
戌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
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

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之問之遜曇悛祖雍竝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武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
州刺史崔玄暐爲均州刺史桓彦範爲亳州刺史
袁恕己爲郢州刺史與暉等同立功者　思行等
皆以爲黨與坐貶　夏四月處士京兆韋月將上
書告武三思潛通宫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
黄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從
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
曰人言中宫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
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

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
大夫蘇珦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
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
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
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
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
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
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
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
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五月武
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韋彦範

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玄暐白州司馬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咼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

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婕妤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左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為前

鋒揔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興平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

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及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以為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襄陽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

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　八月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竝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珦密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

國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
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
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上疏以為自文明
以來國之祚胤不絶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
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
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
始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
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
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
受誅一子以衍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
斗粟之譏不可不愼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寛

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
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
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
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
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
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
楚客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
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
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
朝朔望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
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

處訥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 宗楚客等
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
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
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
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元忠功不逮君
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
赤族汙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
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
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宗
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
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

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宜數改輕重
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
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
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
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
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
元忠密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
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
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
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
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銀青光祿

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惠範於東都
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
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
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
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
及上乃削黜惠範放于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
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
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
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
接

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
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
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
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
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則天皇后未受命
天下歌娬媚娘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
州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
天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
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
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
周唐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
時唐同泰獻洛水圖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

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
延禧為諫議大夫　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
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
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
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
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
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
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
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
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

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
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
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
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
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
為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
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上及皇后
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替否上疏諫略曰
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士有學行家有廉節朝
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
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遂使富商豪

賣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陰陽為炭萬

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貧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優制不許　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下以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三年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患之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

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

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韋璿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璿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為太尉雍王守禮為邠王壽春王成

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總監贛人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

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

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煙閣前即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

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執燭帥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宫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

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宫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褰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秘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

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廄押左右廂萬騎薛崇暕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為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

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趫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汴王邕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群望

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況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眾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

天下復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　上
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
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
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
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
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
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
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隆基
復表讓成器不許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
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
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

內宅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
墳墓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
附韋武皆流嶺表　追贈郎岌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史　癸丑以
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
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
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
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
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
託不行綱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

之風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　黃門侍郎參
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
上前稷曰日用傾側嚮附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
非義士日用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稷外託國
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
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追廢韋后為
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韋后之臨朝也吏
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
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

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大王
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
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
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
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
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祕書少監左遷沅州
刺史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為重福草制立重福為
帝改元為中元克復尊上為皇季叔以溫王為皇
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右丞相天
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部尚
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東都愔先供張

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

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嚴善思免死流靜州　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贈蘇安恒諫議大夫　冬十月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

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向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絶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内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絶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圖逼

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乃以禕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

太平公主謀逆

高宗開耀元年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為之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光祿卿汾陰薛曜之子紹尚焉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適薛氏自興安門南至宣陽坊西燎炬相屬夾路槐木多死紹兄顗以公主寵盛深憂之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為之懼也天后以顗妻蕭氏及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

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則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沖之敗也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與駙馬都尉紹坐與琅邪王沖通謀顗緒皆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為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為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為類己故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

宮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

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
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
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
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
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
王高宗之長孫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
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
羽林使爲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
曁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
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御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
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

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
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
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
稷之至計也上說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
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將軍岐
王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
衛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
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太平公
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
元之璟離間姑兄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爲申州
刺史璟爲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

命 夏四月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
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又爲太弟皆辭不處
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
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
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依仰豈得遽
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
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與太子議然後以聞
夏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
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
史大夫同平章事 秋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爲侍
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眞

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
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
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益
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
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
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
部尚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
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
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
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
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

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幷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緖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緖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

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爲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爲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摠大政上

乃語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曁主簿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

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妹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與寡人遊琚曰能飛鍊詼啁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

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臣已與幽求
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爲然暐洩其謀於侍
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
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爲言幽求有
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張暐于峯州光
賓于繡州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
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
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
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
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景城王晙知其謀留幽
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

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
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
可絕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
遣幽求由是得免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
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
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
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
將軍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
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
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上晉德

良之孫也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王琚言
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
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
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
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
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
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
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
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
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

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
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
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
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謩之曾孫令問
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甲
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
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
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
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聞
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
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誥罪狀懷貞等

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廄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藏用流瀧

州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爲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栢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爲中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

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九月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月劉幽求兼侍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illegible]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李林甫專政

唐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二十四年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

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炅爲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

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
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
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
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
齡爲阿黨十一月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
右丞相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如故嚴挺之
貶洺州刺史王元琰流嶺南九齡既得罪自是朝
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
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
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

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
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絶矣牛仙
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然二人皆謹
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
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
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
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
結之及位勢相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
逃其術者

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
客非才引讖書爲證上怒甚命左右撲於殿庭絶
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
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荆州長史
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云與太子妃兄
駙馬薛鏽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
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乙丑使宦
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鏽於瀼州瑛
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
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
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者數十人惟瑤妃
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

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
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
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
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
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
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
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璵爲太子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
侍中李林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揔文武選事

秋九月戊午太子更名紹

天寶元年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

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
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
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
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
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常厚以金
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尊
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
乎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
優賢之命也何如絢懼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衆
望乃除華州刺史到官未幾誣其有疾州事不理
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

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
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為見上之策
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
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醫
藥上歎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為詹事又以汴州
刺史河南采訪使齊澣為少詹事皆員外同正於
東京養疾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秋七月辛
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書李適之
為左相
二年上以右贊善大夫楊愼矜知御史中丞事時
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

之愼矜由是固辭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愼矜為諫
議大夫
三載冬十二月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
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海賊還受
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
言寬亦嘗以親故屬敦復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
於人敦復乃以五百金賂女官楊太眞之姊使言
於上甲午寬坐貶睢陽太守　初上自東都還李
林甫知上厭巡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道粟賦及
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容謂高力士
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

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
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
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
上乃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萬歲力士自是不敢
深言天下事矣
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
書駙馬張垍為侍郎林甫亦惡之使人發兵部銓
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
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
溫入院置兵部吏於外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訊之
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

紙盡㫖兵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
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掠之迹又林
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孚薦溫於林甫林甫
得之大喜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也時又有杭州人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
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
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
網　秋九月癸未以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
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愼矜
代之堅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
之及堅以通漕有寵於上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

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五載春正月乙丑以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兼河
西節度使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適之曰華
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它日適
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
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
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
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適之
旣失恩韋堅失權益相親密林甫愈惡之初太子
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常有動搖東
宮之志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嘗爲忠

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
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愼矜
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
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道士之室愼矜發其事以
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
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林甫使愼矜與御
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溫共鞫之上亦疑堅
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癸酉下制責堅以干進
不已貶縉雲太守惟明以離間君臣貶播川太守
仍別下制戒百官　夏四月韋堅等旣貶左相李
適之懼自求散地庚寅以適之爲太子少保罷政

事其子衛尉少卿霅嘗盛饌召客客畏李林甫竟
日無一人敢往者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
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
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爲上所愛
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
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
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
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將作少匠
韋蘭兵部員外郎韋芝爲其兄堅訟冤且引太子
爲言上益怒太子懼表請與妃離昏乞不以親廢
法丙子再貶堅江夏別駕蘭芝皆貶嶺南然上素

知太子孝謹故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
之等爲朋黨後數日堅長流臨封適之貶宜春太
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琄貶夷陵
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
貶竟陵太守凡堅親黨連坐流貶者數十人斌安
石之子琄業之子堅之甥也琄母亦令隨琄之官
冬十一月贊善大夫杜有鄰女爲太子良娣良
娣之姊爲左驍衛兵曹柳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
喜交結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薦於北海太守李
邕邕與之定交勣至京師與著作郎王曾等爲友
皆當時名士也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

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京兆
士曹吉溫與御史鞫之乃勣首謀也溫令勣連引
曾等入臺十二月甲戌有鄰勣及曾等皆杖死積
尸大理妻子流遠方中外震慄嗣虢王巨貶義陽
司馬巨邕之子也別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往按李
邕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乙亥鄴郡太守王琚坐
贓貶江華司馬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
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有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六載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
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
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貶

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
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
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
奭已至即自縊希奭又迂路過安陸欲怖殺裴寬
寬向希奭叩頭祈生希奭不宿而過乃得免李適
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
於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
琯融之子也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
淮州縣求堅罪所在收繫綱典船夫溢於牢獄徵
剝逋負延及鄰伍皆裸露死於公府至林甫薨乃
止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

董延光之攻吐蕃也過期不克言王忠嗣沮撓
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
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
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戶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楊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
與王鉷父晉中表兄弟也少與鉷狎鉷之入臺頗
因慎矜推引及鉷遷中丞慎矜與語猶名之鉷自
恃與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奪鉷職田鉷母本賤
慎矜嘗以語人鉷深銜之慎矜猶以故意待之嘗
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
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爲避亂之所會

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惡之以問敬忠敬忠請禳之設道場於後園慎矜退朝輒躶貫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屢目之慎矜即以遺敬忠車載過貴妃柳氏姊樓下姊邀敬忠上樓求車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宮以明珠自隨上見而異之問所從來明珠具以實對上以慎矜與術士為妖法惡之含怒未發楊釗以告鉷鉷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密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刑部大理與

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太府少卿張瑄慎矜所薦也盧鉉誣瑄嘗與慎矜論讖拷掠百端瑄不肯答辨乃以木綴其足使人張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長數尺腰細欲絕眼鼻出血瑄竟不答又使吉溫捕史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素善溫之幼也敬忠常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交言鏁其頸以布蒙首驅之馬前至戲水溫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若解人意則生不然必死前至溫湯則求首不獲矣敬忠顧謂溫曰七郎求一紙溫陽不應去溫湯十餘里敬忠哀請哀切乃於桑下令答三紙辯皆如溫意溫徐謂曰

大人且勿怪因起拜之至會昌始鞫慎矜以敬忠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林甫危之使盧鉉入長安搜慎矜家鉉袖讖書入闇中詬而出曰逆賊深藏祕記至會昌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十一月丁酉賜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洛陽令慎名自盡敬忠杖一百妻子皆流嶺南瑄杖六十流臨封死於會昌嗣虢王巨雖不預謀坐與敬忠相識解官南賓安置自餘連坐者數十人慎名聞敕神色不變為書別姊慎餘合掌指天而縊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

忠嗣沮撓軍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遂單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始遇知於上力陳忠嗣之冤且請以己官爵贖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言與淚俱上感寤己亥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庭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

不能鬬也　十二月丙寅命百官閲天下歲貢物
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
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
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
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
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
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
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
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
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
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

二百九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十三

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
始
八載夏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
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
殺之
九載夏四月己巳御史中丞宋渾坐贓巨萬流潮
陽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
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爲釗畫代
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
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十載春正月丁酉命李林甫遙領朔方節度使

十一載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弟
戶部郎中銲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託以它事
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
產也話之私庭鉷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會繫獄
縊殺之繇不敢言銲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殺
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
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臨朝以告狀
面授鉷使捕之鉷意銲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
乃命賈季鄰等捕縡縡居金城坊季鄰等至門縡
帥其黨數十人持弓刀格鬬突出鉷與楊國忠引

四百九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十四

兵繼至縡黨曰勿傷大夫人國忠之傔密謂國忠
曰賊有號不可戰也縡鬬且走至皇城西南隅會
高力士引飛龍禁軍四百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
之國忠以狀白上曰鉷必預謀上以鉷任遇深不
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銲不問
然意欲鉷表請罪之使國忠諷之鉷不忍上怒會
陳希烈極言鉷大逆當誅戊子敕希烈與國忠鞫
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皆
發獄具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偁流嶺
南尋殺之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鉷賓佐莫
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初李

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夏四月庚子以思順爲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爲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仇敵矣　南詔數冦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鎭左僕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辭上言必爲林甫所害貴妃亦爲之請上謂國忠曰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命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十二月丁卯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

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十二載楊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林甫與阿布思約爲父子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附國忠意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給隨身衣及糧食自餘貲產並沒官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己亥賜陳希烈爵許國公楊國忠爵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愼矜　韋堅　王鉷　楊釗

唐玄宗開元九年春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融弦之玄孫也源乾曜素愛其才贊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　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奏

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秋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勢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為華州刺史

十三年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常平倉本錢

十四年中書令張說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夏四月壬子融及御史大夫崔隱甫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庚申罷說中書令

十五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為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為魏州刺史　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者免差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撫使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溝渠提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疎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

爲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

二十一年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管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勾校省便出錢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天寶元年春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爲陜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方翼之孫也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二年春三月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陜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袙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夏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

名其潭曰廣運

四載秋九月癸未以陜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尚書罷其諸使以御史中丞楊慎矜代之　冬十月上以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志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爲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

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鉷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楊釗入禁中事見楊氏之寵）

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夏六月甲辰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

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前車既覆後轍未改求達化本不亦難乎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釗奏請所在糶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楊氏之寵

唐玄宗天寶三載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四載秋八月壬寅冊楊太真為貴妃贈其父玄琰

兵部尚書以其叔父玄珪為光祿卿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癸卯冊武惠妃女為太華公主命錡尚之及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得新都尉考滿家貧不能自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楊玄琰卒於蜀釗往來其家遂與其中女通鮮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頗讀書有材智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必為李林甫所危聞楊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為我至長安與其家相結吾無患矣仲通

曰仲通蜀人未嘗遊上國恐敗公事今爲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釗本末兼瓊引見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大喜即辟爲推官往來浸親密乃使之獻春綵於京師將别謂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糧子過可取之釗至郫兼瓊使親信大齎蜀貨精美者遺之可直萬緡釗大喜過望晝夜兼行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時中女新寡釗遂館於其室中分蜀貨以與之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蒱引之見上得隨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參軍

五載夏五月乙亥以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爲戶部尚書諸楊引之也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上怒命送歸兄銛之第是日上不懌比日中猶未食左右動不稱旨橫被捶撻高力士欲嘗上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遂開禁門

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七載冬十一月癸未以楊貴妃姊適崔氏者爲韓國夫人適裴氏者爲虢國夫人適柳氏者爲秦國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每命婦入見玉眞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姊與銛錡五家凡有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輻湊其門惟恐居後朝夕如市十宅諸王及百孫院婚嫁皆先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上所賜與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

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工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技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九載春二月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戶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妾罪當死陛下幸不殺而歸之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惟髮者父

毋所與敢以爲識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
力士召還寵待益深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
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
盤費中人十家之産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值公
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
百奮挺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釗以圖讖有金刀
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十載春正月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
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
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爲
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十一載京兆尹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鉷得
罪敕楊國忠鞫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　夏五月
丙辰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内採訪使凡王
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　十一月庚申以楊國忠
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爲人彊
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
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
使莫不震慴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
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陜郡
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
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

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十二月楊國忠
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
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
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
十二載春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
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爲改定數字
仲通以金填之　冬十月上幸華清宮楊國忠與
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
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
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
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

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
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
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
前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
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尉撫先白之撫
伺國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
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
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
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恃
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暄上第
及暄爲戶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

言猶數己之淹回珣之迅疾國忠旣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

十三載春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九月貶長沙太守峴褘之子也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十四載安祿山反冬十二月上議親征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于憂勤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肅宗至德元載楊國忠勸上幸蜀上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追殺之并殺其子暄及韓國秦國夫人　上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走至陳倉吏士追捕誅之（事見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春三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

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張守珪以祿山爲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窣干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爲奚遊弈所

得欲殺之罕千紿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遊弈信之送諸牙帳罕千見奚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餘人隨罕千入朝罕千謂奚王曰王所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罕千入朝罕千將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鋭俱來聲云入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事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悉阬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罕千爲有功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

名思明

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禄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禄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采訪使至平盧禄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禄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禄山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兩蕃勃海黑水四府經略使

天寶元年分平盧別爲節度以安禄山爲節度使

二年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禄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從之

三載春三月己巳以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范陽節度使以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戶部尚書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寵益固不揺矣

四載秋九月安禄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禄山討破之　冬十月安禄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奠之日廟梁產

芝

六載春正月戊寅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禄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常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動靜皆報之或應有牋表者駱谷即爲代作通之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郡縣疲於遞運禄山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習朝儀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

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獨爲祿山於御座東閒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

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七載夏六月庚子賜安祿山鐵券

九載夏五月乙卯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丁巳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爲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蓋蔽野上自幸望春宮以待之冬十月辛未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聽祿山於山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牀二皆長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二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爲祿山護役築第及造儲偫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請宰相至第是日上欲於樓下擊毬遽爲罷戲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選勝遊宴侑以梨園教坊樂

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後苑校獵獲鮮禽輒遣中使走馬賜之絡繹於路甲辰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上亦不疑也 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又附之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右丞

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溫雖蒙驅使終不得超擢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上亦忘曩日之言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節度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留後判官河東事悉以委之是時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

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鎭賞刑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及家僮百餘人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多聚兵

仗分遣商胡詣諸道販鬻歲輸珍貨數百萬私作緋紫袍魚袋以百萬計以高尚嚴莊張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慶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耶祿山引置幕府出入臥內尚典牋奏莊治簿書通儒萬歲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為盧龍小校祿山以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

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
十一載冬十二月甲申以平盧兵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盧龍軍使　哥舒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嘷不祥為其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陽醉而散自是為怨愈深

十二載夏五月阿布思為回紇所破安祿山誘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祿山精兵天下莫及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楊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戊戌賜翰爵西平郡王
十三載春正月己亥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己巳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安祿山求兼領閑廄群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廄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摠監壬戌兼知摠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廄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三月丁酉朔祿山

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為建安太守垍為盧溪司馬弟給事中埱為宜春司馬

十四載春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
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
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
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
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
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
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
它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
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
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
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

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
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
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
鎭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安祿山歸
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
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
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
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
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密報祿山
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
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

執控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
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
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
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它事撲殺之上遣中
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且曰朕新爲卿
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宣旨祿
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穩又曰馬不獻亦
可十月灼然詣京師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
復見數日遣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
得見大家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
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

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
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
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書記屯田員外郎
高尚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知
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
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
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
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
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
十萬反於范陽命范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
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秀巖守大同

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牓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轝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聲言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翽出迎因刼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狀東受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

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憚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常清即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執楊光

翽見祿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以徇祿山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祿山養爲假子又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杲卿思魯之玄孫也丙子斬太僕卿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爲戶部尚書思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

原太守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以程千里爲潞州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琬爲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遣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

散漫人莫知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
日祿山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庚寅太守郭
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
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
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
望爲節度使守陳留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
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
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太守顔真卿知
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
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
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閒道奏之

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
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
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
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安祿山
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鼓
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殺無詖以其將
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忠
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
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
收餘衆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
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

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壞牆西
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憕謂御史中
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
許諾憕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憕潰去憕獨坐府
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
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憕奕及采訪判官
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
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憕文水人奕懷
慎之子清欽緒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
南尹封常清帥餘衆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
河東吏民皆散常清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

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
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
乃帥見兵西趣潼關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
伍士馬相騰踐死者甚衆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
不得入而去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
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諸
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
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張通儒之
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留長史楊朝宗將胡騎
千餘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
吳王祗濟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祗禕之弟也郡

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尉賈賁帥吏
民南擊睢陽斬張通晤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
之不敢進而還　上議親征太子監國楊國忠使
貴妃請命事遂寢　事見楊氏之禍　顏眞卿召募勇士旬
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
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憕盧奕蔣清首徇
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眞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
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
運使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河
内穆寧共斬道玄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携道玄首
謁長史李暐暐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玄

首至平原眞卿召載寧及清河尉張澹詣平原計
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奐
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游奕將訾嗣賢
濟河殺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衆數千或
萬人共推眞卿爲盟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
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兵萬人
圍饒陽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
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
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
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齎敕即
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

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敕
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
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
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
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
清既死陳尸蘧除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陌刀手
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
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
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
皆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以將軍李承光攝
領其衆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

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
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洛陽
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
軍司馬起居郎蕭昕爲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
將部落以從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
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
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
壹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解弛無鬭志　安祿
山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
儀擊敗之　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眞定令
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内丘丞張通幽

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
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
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其金吾
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
欽湊使帥衆詣郡受犒賚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
使袁履謙馮虔等攜酒食妓樂往勞之幷其黨皆
大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
悉散井陘之衆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
卿使馮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東京來崔
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之同日
致於郡下千年謂杲卿曰今太守欲輸力王室既

善其始當愼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
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幷力齊進傳檄趙
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
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
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
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
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
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
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
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
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

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
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
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
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
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漁陽
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
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
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初祿山自將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
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
高尚嚴莊爲中書侍郎　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
丙辰以隨爲河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
陽太守兼防禦使濮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
人王栖曜爲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
然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
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
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
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
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
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

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
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
兵殺萬餘人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
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
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爲衛尉卿朝命未至
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功
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
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
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
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
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

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咼之
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
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
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
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饒陽太守
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奐將七
千人景城長史李暐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
爲思明所敗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
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
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
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

章事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
擊却之　己巳加顏眞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
使眞卿以李暐爲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
太守河北道采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
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
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
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
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
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
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
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

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
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
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
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
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
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
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
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
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
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
射之人馬中矢者太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

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
九門南逢壁度態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
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
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
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
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上以吳王祇為靈
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
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
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
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
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

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
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
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故賈賁得以其間
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張
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
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
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
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
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
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

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蒲灌脂焚而投
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縋斫營積
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
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
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
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
與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
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
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
始畏翰郭子儀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于代
戊辰吳王祇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

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
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
澹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蕚年二十餘為郡人乞
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
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
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
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
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
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
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

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
若諸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蕚曰清河遣僕銜命於
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
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
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
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
館復爲書說眞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
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
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
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
執手别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

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
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
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
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
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
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
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
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
必有内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
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
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

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二郡兵力戰盡日魏兵
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
衆知泰犇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
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
騎五千度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
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眞卿每事咨之
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眞卿不以爲嫌眞卿以
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
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
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
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
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
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
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
弼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
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
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
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
明收餘衆犇趙郡蔡希德犇鉅鹿思明自趙郡如
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
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

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
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
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
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
安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
護馬靈詧殺之平盧遊弈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
董秦及安東將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
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眞卿遣判官賈
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眞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
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
使賜名正臣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

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滍水之南安
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炅衆潰走
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垍薦夷陵太守虢王
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爲太僕卿以巨爲陳留譙
郡太守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
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
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
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
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
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
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郭子儀李光弼

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
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
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
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
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
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
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
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
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
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
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

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
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
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
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
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
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眞自關下來爲尚莊說
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
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衆未更行
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尚莊皆佐
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
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

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酬宴自爲之歌以侑酒
待之如初阿浩乾眞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
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
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
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
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
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
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
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
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
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

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
灞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白事斬
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
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
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
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
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
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
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
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
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

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
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
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
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
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
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
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
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
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
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
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

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
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
以氊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
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
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
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
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
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
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
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
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爲

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餘衆
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
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
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
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衆叩頭曰
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
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
歸仁以毛縶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
以東會賊將田乾眞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
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
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

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
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
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
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
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禦使皆棄郡走所
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
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
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劒南
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偫以備有急
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
官於朝堂惶懅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國忠

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
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
條楊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
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
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
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
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劒南節度大使潁王璬將
赴鎭令本道設儲偫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
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
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
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

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
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
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
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
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
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
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
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
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過便橋
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

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
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
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
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
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
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
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
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
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
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

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
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
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
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
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
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
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
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
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
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
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
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

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
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
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
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
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
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
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
聞亂而出為亂兵所撾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
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
以國忠反對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
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

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
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
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
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
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
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
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
召玄禮等入視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
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
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
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

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
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
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
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
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
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
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從之
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
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之按轡久之乃命太
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
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

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衆至數千人
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
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禀進止涕泣跋馬
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
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
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
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
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
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
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
區區溫凊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

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
揔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
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
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
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
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
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
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
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
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
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

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
等皆蒼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勞苦
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
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
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
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
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
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
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
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倓略識其姓名今河

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
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
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
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
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
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
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
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
是日至安定太守徐𤅬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
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

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
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潁王
璬先行詣劒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
上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
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
山南西道采訪防禦使瑀璡之弟也　王思禮至
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
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潼關故爭自立相攻
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歸仁
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

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
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
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
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
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
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
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
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為祿
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
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
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

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
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
均張垍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為相自餘朝
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
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
自以為得志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
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
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
南史思明躡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
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俌將景城河間團練兵守
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

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游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游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琯宜為

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竝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

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
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
竇紹爲之傅長沙太守李峴爲都副大使盛王琦
充廣陵大都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
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傅廣陵
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都督
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
太守濟陰鄧景山爲之傅充都副大使應須士馬
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虢
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
並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

鎮置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
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
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
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
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彙秩之弟兄　安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
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慶宗凡
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殺之凡
八十三人或以鐵棓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己巳又
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
守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即日拜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渙玄暐之
孫也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忠
王遊忠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
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
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
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
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
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
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
止　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
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廏馬二千匹逃

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
者甚衆　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　安祿
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
使郭英乂擒斬之　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
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賊且
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
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己卯至
靈武上以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
招集吏民以震爲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
眞爲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
平崔器相繼詣靈武以諲器爲御史中丞綰爲起

居舍人知制誥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
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
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
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
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
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
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
改扶風爲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
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
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
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

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
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
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
巡縛槀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
之久乃知其槀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
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
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
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
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
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

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
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
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
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
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户 河北
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怒因
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
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
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
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
咽喉頃屬車駕南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

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
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家國爲念移據常
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
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
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
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
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
人相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
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
決承恩承玼之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
萬人南攻九門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

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傷其左脅夜奔博
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
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
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
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
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
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
戶部尚書北都留守竝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
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
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

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
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
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克之所殺
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萬餘
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
帥短兵三千掩擊大破之殺獲太半庭望收軍夜
遁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
吾復何憂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
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
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
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

明陷藁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
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
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
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
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
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
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
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
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
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

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
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祿山宴其羣
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欷泣下
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
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山
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
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
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
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
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
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

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

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

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俶入則泌在府泌入俶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爲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又發

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摠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專決於胸臆諸相拱手避

之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
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
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
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
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
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
死耳柰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
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
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為用韋
妃之故內慚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
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

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
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　第五琦
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
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
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
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
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
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既行又令兵部
尚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
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

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
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
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
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
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
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
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
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自以南
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琯敗大
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琯如初　敦煌王

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
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
使者而歸之　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
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
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
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暐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
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
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
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
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
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

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
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
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
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
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
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
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
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
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
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
如乘閒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

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若
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
者使之負擔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
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
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
奇將五千騎度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
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
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十一月令狐潮帥
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
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

皆盡春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
之晝夜死鬬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
於洛濱木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
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
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
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
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
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
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
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
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

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
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
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
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
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
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
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
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令狐潮李
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
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才千餘每
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

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誡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

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玠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

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
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搘之以木至期光弼勒
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
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
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
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
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
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
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

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
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
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
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
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
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
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
應　二月戊子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
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
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
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

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
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
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
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
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
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
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
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
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
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
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

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
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
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
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
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
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
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關內節度使王思
禮軍武功兵馬使郭英乂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戰不利矢貫其頤
而走王難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
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戒嚴

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以牛廷玠領安陽軍事張忠志爲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度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

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仁以鐵騎五千

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潏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爲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

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直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

逹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
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
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炅在
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
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犇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
日不能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拒其衝要
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子
儀爲左僕射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
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
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
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

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
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
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
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
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
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
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己者踰城來降
乾真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河南節度使賀蘭
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壬子尹子奇復
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
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

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
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
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
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鬬遂爲
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
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
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
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
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
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
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鎖鎖末置大鐶

㩻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
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
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
與爭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
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
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
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
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
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以張鎬兼
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八月靈昌太
守許叔冀爲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犇彭城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
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
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
爲巡死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
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
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於臨
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
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
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
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
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

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
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
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
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
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
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
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
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
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
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琯爲相惡賀蘭進
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

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
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
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
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
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
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
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苑門賊有
先屯武功者聞之奔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倫擒
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
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

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
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
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
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爲特進囚
之客省　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
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
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
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
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
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
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爲

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

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

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虢王

巨為西京留守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

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

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眥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

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

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幷舊兵步騎猶十五萬己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

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以瑱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

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爲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

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汚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

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己丑以回紇葉護爲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繒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爲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

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

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弈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爲南

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以張良娣爲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爲趙王新城王僅爲彭王潁川王僴爲兗王東陽王侹爲涇王僙爲襄王倕爲杞王偲爲召王佋爲興王侗爲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眾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臣猶曰

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
唯其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
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
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
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
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
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
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
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爲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
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
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

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
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
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
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
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裨將烏承
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
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
耳思明以爲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
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
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
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

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
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
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
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
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
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
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
以張忠志爲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
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
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
將令狐彰爲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

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爲唐
有矣　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崔器呂諲上
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
李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
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
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
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
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
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

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
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
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
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
扶上起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
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
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
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
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
上甚悔之

臣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
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
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
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
爲之陳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
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
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
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
爲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
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
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

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乾元元年官軍旣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
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
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
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
載爲年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
部來降以爲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
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爲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
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
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咼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

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
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
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
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　辛卯新主入太廟上
享太廟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
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
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
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
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
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
機五月罷爲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爲

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
謚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爲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
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眞卿
爲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爲普安太守
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爲
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裹以牛
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
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
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眞卿
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
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

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爲賊所掠泉明有
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
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
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
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眞卿悉加贍
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
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
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已
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
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爲信都太守以
郡降思明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

說思明降虜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
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
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
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
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
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
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牀伏二人於牀
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
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
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
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

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
名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爲此承恩謝曰死
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
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
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
承玼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
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
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
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
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
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

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
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
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
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
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
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
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
地烏承玼犇太原李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
軍使　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
毗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
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爲中書令光弼爲侍中

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
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
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
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
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爲事其大臣高尚張
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
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
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爲用以崔乾祐爲天下兵馬
使揔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
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
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

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
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
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
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爲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冬十月
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斬
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
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
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
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
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

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
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
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
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
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
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拒戰於
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
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
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
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
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　十一月

崔光遠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爲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爲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鬬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

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鎭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爲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鎭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

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麲及馬屎以食馬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

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鎭士

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度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爲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

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爲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

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

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爲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

順天立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摯
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
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潁亳節度使 觀軍
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
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
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
旗精彩皆變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
河北節度等使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
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爲四
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皐周摯自胡良濟河會

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
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
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
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
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
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
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
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
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
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

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陜退守潼
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
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
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
不敢西侵此猨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
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
損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
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
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
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
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

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
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
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
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
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
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
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
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陜 冬十月丁酉下制親
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
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
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

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裨
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
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
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
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
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
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
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
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
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
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

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
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
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
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
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
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
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
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
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
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
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

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度以
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
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
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
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
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
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
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
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
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
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

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
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
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
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
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
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
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
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
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
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
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

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
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
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
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
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
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
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
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
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
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

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
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
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
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
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
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
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
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
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
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
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

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
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
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
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
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
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
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
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
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
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
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

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
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
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十一月甲子
以殿中監董秦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
李忠臣　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十
二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
神策兵馬使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坂
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爲鎭西四鎭行營節
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
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

令餘如故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三月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爲司空　己卯史思明入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兗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

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

義將兵爲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爲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爲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

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爲之勿驚
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
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已不敢
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
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
值思明如厠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
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備馬乘之悅傔人
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爲誰
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
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

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
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
昌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
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
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以氈裹其尸橐駝
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
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幷
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
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爲
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爲
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
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

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
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
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
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爲滑
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
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
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
爲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
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爲河南
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

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鎭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
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
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
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
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爲奚所侵乃悉舉其
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
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于城下
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
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　建卯月戊辰淮

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爲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爲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强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兗鄆節

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登里可汗已爲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爲丘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

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　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爲判官給事中李進爲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

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爲殿自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于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

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表
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
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
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
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
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
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塡尚
書谷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
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
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
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

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
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
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
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
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
衣紙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
之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
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
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
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
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

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
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
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
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
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
爲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東京
及河南北受僞官者一切不問　丁酉以張忠志
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
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當山裨將王武俊
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鬭不可敵也且
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

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爲節度使
以武俊之策爲善擢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
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
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加
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
僕固瑒追之至臨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
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
戰于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
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
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

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

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竝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既食而去東犇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謡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謡讖請除之延恩因説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俟其釋兵赴鎭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

以展爲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

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鎭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摽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峘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

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鋭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峘軍聞之自潰峘奔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爲潤州司馬丹陽軍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

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李峘奔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爲潤州刺史李可封爲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温晁屯餘杭展以李晃爲泗州刺史宗犀爲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摽陷濠楚州王晅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晅不得西上屯廬州初上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旣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度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度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

州温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晅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晅於淮南晅引兵東走至常熟廼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濛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濛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張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

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
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穎陽謁見大喜
時事皆咨之　上以建寧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
李泌勸上用廣平王俶倓聞而謝之 事見安史之亂 上皇
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海分崩當
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
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鄰里之舊
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爲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
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
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

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
倓　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
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
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
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晩歲月之間
耳上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
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
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
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
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

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
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
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
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
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
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
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
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
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内
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
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

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
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
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
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
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
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上嘗就泌
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
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
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
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
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嚮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

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酖殺之立次子雍王

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　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　張后生興

王佋幾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

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
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
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
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
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
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
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
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
先詣輔國咨禀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
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
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

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
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
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壬
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
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
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
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自今一切須經臺府
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
人姦盜造僞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
與憲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鳳翔馬坊押
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

素出飛龍廄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又使御
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
與鎣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
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
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
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
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曄與鳳翔尹嚴
向皆貶嶺下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
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
對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
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秖益聖德

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
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
遜取容會佋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上皇愛興
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
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
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眞公主如仙媛內侍王
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
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
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

劒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眞公主如仙
媛爲之作主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
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
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
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
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
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
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
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
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
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

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
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
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
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
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
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
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
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
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
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
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

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
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
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
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
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
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
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
貶蓬州長史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
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玉眞公主出居玉眞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
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
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
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
猶豫不敢決
二年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
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
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
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
內　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
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
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上曰以卿

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爲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爲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爲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建巳月甲寅上

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還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剺面割耳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爲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

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幷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輔國等殺后幷係及兗王僴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叙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己巳代宗即位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廄副使程元振爲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

宰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
人皆流黔中　夏五月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
令　壬辰貶禮部尚書蕭華爲峽州司馬元載希
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　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
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
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
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道路相賀
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
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
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
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　上在東宮

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
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
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
刻木首葬之仍贈太傅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
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
有大功者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
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
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
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有保
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程元

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
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
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　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爲登里
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爲登里可敦時徵
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
恩往見之懷恩爲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
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

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
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
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
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
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
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
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
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
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
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爲兄
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

以纓頭絲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耶樂飲一
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
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
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
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
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説諭回紇再收兩
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
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
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祗迎仍
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

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
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
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爲同羅
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
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
顧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彊
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説諭回紇使赴急難
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
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
夙夜思奉天顔但以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
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

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羣臣不忠正爲回
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陛
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
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曾不
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遣遠近益加疑阻如
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
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奬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
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
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
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
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

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
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
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
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
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
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
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
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顔真卿宣慰
朔方行營上之在陜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
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説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

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眞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戊午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丁卯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

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鎭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鎭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

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爲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寘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

其既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眞言
有驗遷殿中少監　夏六月僕固懷恩至靈武收
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
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
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
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
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
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
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
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
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

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
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
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九
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
和吐蕃使　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
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爲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
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
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僕固懷恩與回紇
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
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
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

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
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
見大軍猝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
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
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
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
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
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其衆擊摧砂
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
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
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
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
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

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
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
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
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
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磨馬重英等自
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
同州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

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爲國大患上猶爲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

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

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

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
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
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
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
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
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
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
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
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
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
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

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
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
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
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
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
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
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
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
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揔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
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
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

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
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
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
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
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
之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
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
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
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
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
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

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
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
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
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
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
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
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
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
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
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
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

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賜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曆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户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冬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

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金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

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

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

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
抱玉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
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
盩厔隸抱玉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
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劉希暹頗
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
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
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
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
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
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

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
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
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
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
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
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元載既誅魚朝
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
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
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
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
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

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
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
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
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
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
威權動人如此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
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上悉知元載所
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
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
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
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

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
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
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
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
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
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
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
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
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上益厭元載所
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

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三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
黨浩妾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
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
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于邵等按
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
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
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
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

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事
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
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
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
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
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
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
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
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
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
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汙辱勿怪乃

脫穢韈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
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
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
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
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夏四月
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
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
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
及於貶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
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
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

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
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
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
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
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
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
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
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
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

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
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傔人孫誨入奏事自
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
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
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
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
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
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
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
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月
闕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三二五
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
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炅為河西節度使總
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
王昱為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
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　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
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
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
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闢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
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
遷左金吾將軍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

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
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
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
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
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
右節度使蕭炅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
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
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
遠敬宗之曾孫也　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三百六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三十六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彍騎救之
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二月金城公
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仁軍
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　冬十
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
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
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
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詡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
舒翰爲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充赤
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
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爲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
吐蕃有同列爲之副倨慢不爲用翰撾殺之軍中
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
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
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
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
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
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

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
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
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
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
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
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
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
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
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
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

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
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曏者恐爲大夫
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
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
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
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
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
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
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
事充河西節度使　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
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詧累薦

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
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
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
爲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
至特勒滿川分軍爲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
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
山拒戰礮檑如雨仙芝以郎將高陵李嗣業爲陌
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
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
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
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

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嶺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弟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十里仙芝急

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詧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謫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

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義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

皆爲左衽矣　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

戰兵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

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道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

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
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
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
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
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
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
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
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
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
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
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

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
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
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
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
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
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
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吐蕃懼
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
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
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
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

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
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癸巳以
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　己亥以
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爲陜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
刺史　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
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
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
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
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
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
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

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
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
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
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
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
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緣
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
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
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
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
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

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
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吐蕃還至鳳
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鎭西
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
赴難轉鬬至鳳翔値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
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
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懸門以待
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
會成渭之地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顔
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
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

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
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
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揔禁兵權寵無比
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
爲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
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
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鎭
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
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
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
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
拔當狗城　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
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　庚午嚴
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
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
鴻漸與盟於興唐寺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
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劍南節度
使嚴武以將軍崔旰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

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大曆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
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
唐寺　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
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鎭涇陽京師戒
嚴甲子子儀移鎭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
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
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
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

擊破之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

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

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又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五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六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

使于吐蕃　秋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瑊登黃菩原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為

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諶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汧隴

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初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爲寇載言於上曰四鎭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幷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

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元宗開元九年部括天下逃移戶口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

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

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

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劣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榷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

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
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
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
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寤資產
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
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流通蕃息之貨
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
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
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
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
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

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
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
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
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
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
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賦所入
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
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
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
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
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

絹調出繒纊布爲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
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
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
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
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
減耗損已多望勒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
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
錢折爲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
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
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

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
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
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其略
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
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
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有復優
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
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
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
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
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

恒因沮勸而潑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

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

以來檢責得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廄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

今春以來並不支擬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毁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

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譊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州長史銛爲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

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强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爲戶部尚書使職如故　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爲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

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

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襄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　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六月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使者論剌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夏四月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達擊破韓旻於武川亭　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上甚憂之以問陸贄贄具言吐蕃形勢事兩事並見藩鎮連兵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

瓛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吐
蕃遊騎及好畤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
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
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
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
因伏地流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
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
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
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
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
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

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
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
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
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
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
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
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
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
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月辛丑吐蕃寇鹽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
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犇鄜州吐蕃入據

之　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
帥衆去遂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
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
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
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
趣鹽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
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工部侍郎張彧
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
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爲
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
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

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
髮爲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
辭方鎭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
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
晟第謝結爲兄弟因宴飮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
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
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
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
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二月
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

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彊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

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爲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

乃儒者所爲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爲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衆乏馬多徒行者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

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爲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爲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爲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特進宋奉朝爲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既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

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渙覺玄佐奏言
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卧
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
抱眞抱眞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
皆憤怒解體不肯爲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
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
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
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
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
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
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

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
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
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
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
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
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
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
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
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
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
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

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
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
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
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
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
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騎所擒渾
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兵
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
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
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
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

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
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
者兵臨近鎭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
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以避
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
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遺尚結贊至吐蕃境
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
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
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

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宜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六月丙戌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　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

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

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

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

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
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
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
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
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
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
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
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
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
賞薨　秋八月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

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
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
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
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
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
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
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
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至圍隴
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
之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驅
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寘之彈

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
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
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
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
使韓游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
而屯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
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
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
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　夏五月吐蕃三
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

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
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
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
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
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
韋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
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
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皐命韋晉鎮要
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
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韋皐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巂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皐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　秋八月韋皐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九年　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

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擄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抵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者也開元天寶之間

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覬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

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

飈駭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

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皋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韋皋奏破吐蕃於峨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故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

郊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鄉城
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
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
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
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
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城
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
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
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
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
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

井何以聚人乎命浚舊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
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
里皆如其素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六月韋皋奏巂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
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
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
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
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巂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

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　吐蕃數
為韋皋所敗是歲其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
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
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
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己丑吐蕃陷
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
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
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
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

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
遂縱之上遣使敕韋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
紓北邊患皋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
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　九月韋皋奏大破吐蕃
於雅州　韋皋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
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
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檢校司
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
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
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

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
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太半維州昆明竟
不下引兵還乙亥皐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
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六月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玼以臨涇地
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
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冬十二月
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玼爲刺史

四年　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
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
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
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
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
徐復使吐蕃　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
騎至拂梯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
回鶻入貢還國者
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且
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

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
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
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
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
之將聞命鋒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
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
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
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
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
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

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
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
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
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
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甲午鹽州
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
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

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　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幷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鄭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　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　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　壬子吐蕃寇鹽州

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

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

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鋭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

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

大畜也隋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
可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藩鎮連兵 涇原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唐肅宗乾元元年冬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

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彼
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
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
書云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
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
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睥睨焉伺其上苟得
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
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
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
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
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

三百八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二

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
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
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
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
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
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
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寶應元年冬十一月史朝義之敗於衛州也鄴郡
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
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
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　丁酉以張忠志
爲成德軍節度使統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
寶臣初寶臣裨將王武俊說寶臣來降及復爲節
度使擢武俊爲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
没諾干
代宗廣德元年春正月史朝義往幽州發兵其將
田承嗣留守莫州以城來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
懷仙亦請降 事見安史之亂 閏月癸亥以史朝義降將
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
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幽州

四百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

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
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
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初長安人梁崇
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
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之入
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
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引
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義
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爲長
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

為師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夏五月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嬀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六月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閒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二年春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永泰元年夏五月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

大曆三年夏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知幽州留後　冬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

七年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眾怒伺閒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崿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後　秋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九年春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

度使田承嗣之子華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
驕慢　夏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
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仍爲之先
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朱泚入朝九月庚子至
京師　冬十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
使作亂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
崿帥其衆歸承嗣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
之崿奔洺州上表請入朝許之　乙巳朱泚表請
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
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衞州刺史薛堅爲洺

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內侍孫知古如
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
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衞州　二月乙丑
田承嗣誘衞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
家盡據相衞四州之地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
悉歸魏州逼孫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將士
割耳剺面請承嗣爲帥　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
昭知昭義留後　三月乙巳薛崿詣闕請罪上釋
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
己皆爲田承嗣所輕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
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

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
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鎭交惡及承嗣拒命
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
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仍命河東成
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
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即令進討罪止承嗣
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自拔一切不問時
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
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
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
拔之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衞

州　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
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
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
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田承嗣
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
請束身歸朝　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
州　九月李寶臣李正己會于棗強進圍貝州田
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
薄既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爲變引兵退
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衞州南度河屯陽武寶
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寶臣不

能克　冬十月盧子期攻磁州城幾陷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因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内戸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

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内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它服得免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嗣聞幽恒兵交即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内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兵

希先以瀛州降　十二月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爲之上表乞許其自新

十一年春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夏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乙未以靈曜爲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爲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秋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　李靈曜既爲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内八州刺史縣令

欲效河北諸鎮八月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爲之泣陳逆順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爲宋州刺史憑爲曹州刺史隱金爲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

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於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乘勝進軍汴州乙巳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

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永平將杜如江擒之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眞兼知磁邢兩州留後　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徙治汴州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眞仍領懷澤潞留後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冬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　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癸卯以納爲青州刺史正己用刑

巖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秋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爲魏博留後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爲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暠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上以其有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

領汴潁二州徙鎮汴州　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　五月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　六月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　庚戌以朱泚爲鳳翔尹　秋九月甲戌改淮西爲淮寧

德宗建中元年　初左僕射劉晏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正月甲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

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既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爲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　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徵秀實爲司農卿丁未邠寧節度使

李懷光兼西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移軍原州
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元載遺策語在吐蕃入寇
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爲忠
州刺史　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眞爲節度使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
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
將士怒曰吾屬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
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
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
李懷光始爲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
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爲戮今又來

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
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
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劉文
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
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
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
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
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内外騷然朝臣
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
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
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豈肯附叛

人必爲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
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
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
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
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
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爲發兵城中勢窮庚
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
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六
月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日暫有離宮之
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

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秋七月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
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
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
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八月丁未加盧龍
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
如故以舒王謨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
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爲留後謨邈之
子也早孤上子之
二年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寶臣欲
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

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併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眞士眞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得全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爲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

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爲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爲備至是悅屢爲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曏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爲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

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柰何無故與恆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成德判官邵眞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旌鉞庶幾可得惟岳然之使眞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柰何一旦棄之

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來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爲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它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之際皆言爲大夫盡死苟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爲功矣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

撓敗之際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爲將滔與吾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爲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爲乎爲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衛因言惟誠且令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

必悅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至悔之何及吾亦知爾素疏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其母妹爲李正己子婦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從政飲藥而卒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故城汴州正己懼

發兵萬人屯曹州田悅亦完聚爲備與梁崇義李惟岳遥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永平軍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爲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爲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爲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爲將者爲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爲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隱而未發乙巳遷炎中書侍郎擢盧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　丙午更汴宋軍名曰宣武　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爲閹宦所譖遷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吾成釁已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崇義懼益修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爲變崇義聞之請罪上爲之杖昔遠流之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爲陳禍福文喜因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至

襄州崇義惡之舟又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又遣使宣慰諸道舟復詣襄州崇義拒境不內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它使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為鄧州刺史　五月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洺縣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別將楊朝

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邢州刺史李共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臨洺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　六月張著至襄陽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詔不敢發馳見崇義請命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著復命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漢南

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荊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　壬子以

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芃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　秋七月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　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　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於臨洺時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伾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

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
於朝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眞討悅又遣李晟
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燧
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爲好語悅謂燧畏
之不設備又與抱眞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軍于邯
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
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
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令之曰悅
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却燧推火車焚朝
光柵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
至臨洺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

餘級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時平盧節度使李
正己已薨子納祕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
惟岳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
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
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
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芃將兵會之
　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梁崇
義發兵至江陵至四望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
希烈引軍循漢而上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
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
破之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

民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
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
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
判官蔡雄說孝忠曰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
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討河南
諸軍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
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
此轉禍爲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
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滔又上表薦之上悅
九月辛酉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
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爲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結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請討梁
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
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
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
遂據之爲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爲河中尹甲子
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請
單騎赴鎭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
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朞年
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
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
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　冬十月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説洧舉州歸國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幷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以爲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十一月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

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絶其背必敗之朝臣從之

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度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人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　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十一月李納宋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爲

密州刺史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芃引兵逼衛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既而復叛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上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鎭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

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鬭又破之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

里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輒拒朝命喪敗至此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提出城降馬僕射自取富貴無爲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

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爲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李納軍於濮陽爲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

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眞復說惟岳密爲表先遣弟惟簡入朝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既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爲大夫求旌節耳非爲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眞之言遣弟奉

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
大夫而至此邪若相爲斬邵眞則相待如初不然
當與大夫絶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
大夫之故陷身重圍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
魏博淄青兵彊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
爲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
對皂发斬之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鹿丙
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
而遁兵馬使王武俊爲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
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戰使武俊爲前鋒私自謀曰
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

甚力而敗朱滔欲乘勝攻恒州張孝忠引兵西北
軍于義豐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
宿將尚多未易可輕迫之則并力死鬭緩之則自
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
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於
是滔亦屯束鹿不敢進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
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
公委腹心於武俊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
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
欲使誰爲大夫却敵乎惟岳以爲然乃使步軍使
衛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眞將兵宿府

中以自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
納復攻陷之　王武俊既出恒州謂衛常寧曰武
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常寧曰
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爲朱滔所滅今天
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爲衆
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爲福如
反掌耳事苟不捷歸張尚書未晩也武俊深以爲
然會惟岳使要籍謝遵至趙州城下武俊引遵同
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眞閏月甲辰武俊常寧
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遵與士眞矯惟岳命啓城
門納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士眞應之

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
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詵畢華王它
奴等皆殺之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欲生送之長
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謀歸咎於中
丞乃縊殺之傳首京師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
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　二月戊午李惟岳
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
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納勢日蹙朝廷謂天
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爲易定滄三州節度
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
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鎭滔固

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已與康日知俱爲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爲朝廷不欲使故人爲節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先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鎭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

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鎭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又許以貝州賂滔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即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郅與許士則俱詣恒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爲大夫憤邑者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無敵恐爲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

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鎭連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它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即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且令知深州事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

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眞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眞代之士眞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眞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眞長卿爲二州刺史士眞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眞守德州且召士眞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用事　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定兵萬人詣魏

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救裴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温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眞爲恒

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太尉鄉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爲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李惟岳負恩爲逆謂孝忠歸國即爲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旣爲忠臣矣不復助

逆也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它日必相念矣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強寇之間莫之能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諠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

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爲馬僕射所奪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諠悖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爲乃曰敕使何得不爲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爲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栗乃復擧兵而南衆莫敢前却進取寧晉

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東
趣寧晉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
上問以河朔利害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
悅以爲恒冀團練副使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
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
大夫甚厚苟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
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它鎮深趙終爲大夫
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
華鼎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爲同列所忌至是
爲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
奏天子請爲内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

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
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
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大敗而還　時兩河用兵
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
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
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
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
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
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
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
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

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
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
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
也　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爲
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初李抱真爲澤潞節
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鉥
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真怒及同討田悅
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
軍逗撓久無成功上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
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
賊未除宜相與勠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

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
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
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
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真請玄卿爲刺史
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真又請兼隸燧以
示協和上皆從之　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
惡判官鄭雲逵言於朱泚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
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爲掌書記雲逵深構廷玉於
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滔
在幽鎭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
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泚不從由是

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　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

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

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　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　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滔營於愜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爲襲已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既立將爲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踏藉其積如山水爲之不流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懼遣使卑辭

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郎處之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距　李納求援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　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　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

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合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趨趙州王士眞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八月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爲節度使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眞卿欲出之於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冬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平章事　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爲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惬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鄭濡等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

爲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爲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爲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爲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門下中書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武俊以孟華爲司禮尚書華竟不受

嘔血死以兵馬使衛常寧爲內史監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　李希烈帥所部兵三萬徙鎭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客主日益

困弊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春正月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性傲敢大言好論兵中書侍郎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眇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

官周晃爲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甲午命眞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眞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眞

卿於道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割啗之勢眞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眞卿而禮之希烈欲遣眞卿還會李元平在座眞卿責之元平慙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眞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眞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

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眞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眞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眞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

希烈乃謝之　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

二月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據蔡山險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

蔡山三百餘里皐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
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皐遂進拔蘄州表
伊慎爲蘄州刺史王鍔爲江州刺史　淮寧都虞
候周曾鎭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欵
於李勉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
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眞卿
爲節度使使玢憺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
克誠將騾軍三千人襲曾等殺之幷殺玢憺及其
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
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
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周曾等有

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
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
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眞卿於龍興寺丁
酉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官軍
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
節及俘馘示顏眞卿眞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
是不復與人言　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
爲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
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歿並勒其子弟
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
人心始搖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

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爲之副以荊
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
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皐爲之副上督哥
舒曜進兵曜至潁橋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
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却之　五月乙未以宣
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李晟謀取涿莫
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
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累月不下滔
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爲留守將步騎萬餘守魏營
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
滔還軍瀛州張升雲奔滿城會晟病甚引軍還保

定州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
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
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
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二兄必
相疑惟二兄所爲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
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責讓實
無它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
之滔乃悅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六月
李抱眞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
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
知大夫宿著誠效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

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眞陰相約結

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

西沔鄂湖南黔中劒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

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秋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康叔夜所殺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今兩河淮西

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傍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

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廐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

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謂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

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

固上不能用　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誼為荊襄等道行營

都元帥更名誼以戶部尚書蕭復爲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爲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爲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　上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旣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

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鬛突入亂兵呼曰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爲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小民聚觀者以萬計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

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旣誅宦官不復典兵有竇文場霍仙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曖之弟也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之帥

麾下四百人從乃使建居後爲殿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郎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頎頔之從父兄弟從一齊賢之從孫也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巳出宜人自求富遂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

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夕不
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
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
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
泚於晉昌里第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
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戊申旦泚徙居白華
殿出牓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不閑朝禮輒
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太尉已權臨六軍應
神策等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
不能往者即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
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

稍稍遁去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
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
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
衆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絡驛不絕張
弓露刃欲以威衆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幸奉
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
弁良嗣之兄孫也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
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
安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
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
使之附泚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

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
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
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
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皆爲時人所
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
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
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
所歸反謀遂定以源休爲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
爲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衛咸擬乘輿辛亥以
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爲
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爲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

候侯仲莊爲左衛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朱泚以司
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數十騎召
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
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當以
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
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
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遂有披猖使乘
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
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
闕此莫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與己皆
爲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

原都虞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
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
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
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
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
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
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
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
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
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
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

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溆退而告人曰食
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
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
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溆於客省尋殺
之溆湊之兄也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
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
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
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
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
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
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

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
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
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
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
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
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匈匈左右
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
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
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
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以
三品禮葬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亦

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
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鳳翔節度使
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
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
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
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
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託事不時
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
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
死映自水竇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
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

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
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
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
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
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朱泚自白華殿入宣
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
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郎樊
系為禮部侍郎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
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

掌朝政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
勸泚誅剪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
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鎮為門下侍郎李子
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懷刀欲自
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
竄匿者以脅其餘鎮力救之賴以全者甚眾樊系
為泚譔冊文既成仰藥而死大理卿膠水蔣沇詣
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
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　右
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
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

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京兆馮
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
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
械百餘車通夕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
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
況為行軍司馬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
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
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
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翃謀陷之翃言於上曰
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久之不至有顧
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

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翃使盩厔尉康湛
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杞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
為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
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
之乃赦其家　朱泚遣使遺朱滔書稱三秦之地
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
滔得書西向舞蹈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李
懷光帥眾赴長安馬燧李芃各引兵歸鎮李抱真
退屯臨洺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
言為元帥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

留守仇敬忠爲同華等州節度使拓東土以扞關
東之師李日月爲西道先鋒經略使邠寧留後韓
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
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
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
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
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
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
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
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
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

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
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曳車塞門縱火焚之
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
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
寺以爲梯衝韓遊瓌曰寺材皆乾新但具火以待
之固侃之玄孫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
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
於奉天普潤戍卒亦歸之有衆數萬上與陸贄語
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
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
志壹區宇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

結行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洎
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
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
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
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
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
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

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
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
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
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
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逮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
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
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曉占書則明致
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
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
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

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湯滌祓氛旋復宮闕而已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眞於臨洺抱眞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恒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

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當時宰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

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密與抱眞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閒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聞難引兵入援與泚衆戰於見子陵破之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　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却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

卒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　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初朱泚鎮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皐領隴右留後及郝通奔鳳翔牛

雲光許疾欲俟皐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帥其衆犇泚至汧陽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皐中丞玉說雲光曰韋皐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皐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㹠耳雲光從之皐從城上問雲光曰鄉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雲光曰鄉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復來願託腹心皐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皐書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皐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入弃詣奉天復遣使求援於吐蕃　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皐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皐鳳翔節度使皐斬之　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

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休顏夏州人也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帥衆將犇命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恒州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

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士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度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惲之孫也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敗泚將仇敬遂取藍田可

孤宇文部之別種也鎮國軍副使駱元光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衆所服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即以元光為鎮國軍節度使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泚恐民間乘弊

抄之所遣兵皆晝伏夜行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傃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塡塹而前矢石火炬

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便與卿別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

退於是三門皆出兵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爲裹瘡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爲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塡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身中數十矢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癸巳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

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朱泚至長安但爲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或謂泚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爲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

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涇原卒驕悍不爲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　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翃贊以告盧杞杞懼從容

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脩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

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度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口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強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趣武關皋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　上問

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鄉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

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

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

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
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踢
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
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
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
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
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
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
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
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
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
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
思亦無它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
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
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
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
見從前已來事秪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
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贄以人君臨下當
以誠信爲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
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
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
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

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
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
竊以斯言爲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
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
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
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
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
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
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
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
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
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
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
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
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
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
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它唯善
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
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
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
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

辯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為下
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
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
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
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
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
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
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
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
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
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
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
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
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
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
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
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
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

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
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
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
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
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
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
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
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
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
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李懷光頓

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
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杞為新州司馬白
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宦官翟文秀
上所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　乙丑
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郎陸贄為考功郎中金部
員外郎吳通微為職方郎中贄上奏辭以初到奉
天扈從將吏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夫行罰先
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
則功不遺望先録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
辭上不許　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
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

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
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
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
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度河共取大梁悅心不
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
琯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㝷等議之
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
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
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瑀謀殺希彩而
立泚泚既為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雖勸
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

瑀之徒有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
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
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紇
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
王兼魏國之兵南向度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
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
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它故遣將
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
倉猝之憂矣扈㝷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琯適
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與以宰
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

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
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
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
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為虜
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
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為
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紿滔云從
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
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
十里　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
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

累月外救不至將其眾萬餘人奔宋州庚午希烈
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
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
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
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
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
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
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　以給
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
北宣慰使　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
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

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搆

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皃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

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
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
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
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
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
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為恒冀宣慰使
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
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
烈自恃兵彊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
真卿曰老夫曾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
希烈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

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綬李元平同
平章事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
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
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希烈
又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史張建
封建封執峯徇於軍晝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
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
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
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
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少誠
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

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少誠入寇曹
王皋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
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
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少遊懼厚斂所部
以償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
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
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
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
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　朱滔引
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悅供承倍
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遣王郅見

悅約會館陶偕行度河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
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
破戰守踰年資儲竭矣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
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
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
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因遣其
司禮侍郎裴抗等往謝滔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
賊曏在重圍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
赴之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
我辭不受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即日遣
馬寔攻宗城經城楊榮國攻冠氏皆拔之又縱回

紇掠館陶頓幄𡚁器皿車牛以去悅閉城自守士
午滔還裴抗等還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　朱滔
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
纔范陽又回紇兵大掠諸縣又拔武城通德棣二
州使給軍食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
州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
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
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鬭志上疏諫其略曰天子與
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
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
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又曰頃者六

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
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
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
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
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默能無怨咨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
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
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
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

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即命
去其榜　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
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
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
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
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
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
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
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
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
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

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
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爲之悵恨累
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卿知蕭復如何人其不
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爲復痛自脩勵慕爲清
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
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願陛
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
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
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
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
辨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

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　辛卯以王武
俊爲恒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眞張孝忠並
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右僕射以山南東道
行軍司馬樊澤爲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
日知爲同州刺史李納爲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
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
勉悉以其衆授之　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
謚曰忠烈厚恤其家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
其能直言也　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
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刺史李澄密
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

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共攻寧
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
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昌
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栖曜
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
入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驚
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朱泚既自奉天敗
歸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不受
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
剽掠之罪斬之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無
敢動者遂并將之軍勢益振李懷光既脅朝廷逐

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
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
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
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
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
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
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
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
晟軍終不敢受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上屢
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
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

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
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
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
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
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
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
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
戰鬭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
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
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
減之遂止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

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擁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

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況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

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迴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它由所患太彊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秖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

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難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

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鬭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且更俟旬時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 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劒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

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券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彊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

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

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爲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盬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

然蕘火於壁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
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
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
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
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
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
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
取族滅衆皆讋服勛送用誠詣梁州褒杖殺之命
副將領其衆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李
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
元將犇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

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懷光以韓遊瓌朔
方將也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
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遊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
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
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璘河中有呂鳴岳振
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
也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
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
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
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
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而將之足以

誅泚況諸道必有仗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
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
達奚小俊燒乾陵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昇
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上命瑊
戒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
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
已反遂乘城拒守朱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
卧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
知不可誘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
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歔欷而返
迺聞上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

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
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
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懷光遣
其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
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三將曰彼使我為不
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因目增曰
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紿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
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由是百官從
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
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

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搖搖晟以孤軍處二强寇之間内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而未忍擊之晟曰畿内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歛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田悅用兵數敗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

父爲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爲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既歸國内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孔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既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既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竊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即帥左右執刀立於中門之内夾道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㟧判官許士則都虞候蔡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既明事泄乃出門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緒疾呼謂衆曰劉忠

信與扈㟧謀反昨夜刺殺僕射衆大驚諠譁忠信未及自辨衆分裂殺之扈㟧來及戟門遇亂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㟧等皆歸緒軍府乃定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五兄雖悔怒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李抱眞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即遣其執

憲大夫鄭景濟等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出剽掠滔別遣人入城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迫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内已定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掾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盤强其亡可跂立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

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上之發奉天也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鄉李景略曰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因頓首懇請至于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今日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

春裝既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曹俘掠衆許之懷光乃謂景略曰鄉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一旦陷於不義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

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遊瓌曰殺旻則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爲右廂兵馬使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夷不可與兵懷光囚之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始懷光方彊朱泚畏之與懷光

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爲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及富平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叛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鳴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刺史李紓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

撫之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團七百圍之嶠請降詔以覦爲渭北行軍司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　庚寅車駕至城固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爲爵位恒宜愼惜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

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

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

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爲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使掌轉餉事甚修辦　初奉天圍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

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南至漢中欲以渾瑊代
楚琳鎮鳳翔陸贄上奏以爲楚琳殺帥助賊其罪
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
内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遥駱谷復
爲盗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襃斜此路若又阻艱南
北遂將夐絶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
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
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楚
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
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使足
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

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
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
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
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上釋
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丁酉加宣
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
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
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　庚子詔數李懷
光罪惡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
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并朔方等
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授太子太保其所

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
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　夏四月壬寅以
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
行營兵馬使戴休顔爲奉天行營節度使　靈武
守將甯景璿爲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
尉逐天子而景璿爲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晟家
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
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
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與
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

無叛志乙巳以陝虢防遏使唐朝臣爲河中同絳
節度使前河中尹李齊運爲京兆尹供晟軍糧役
　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爲魏博節度使　渾
瑊帥諸軍出斜谷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
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
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
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卒七百從
瑊拔武功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等攻武功鍠以
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會曹子達以吐
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旻僅以
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

安　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
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
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上問
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
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
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
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
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
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
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
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

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
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
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
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
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
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
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
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
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
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

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
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
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
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韓遊瓌引兵會渾瑊
於奉天　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
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
魏復値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
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
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
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關中喪
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
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
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
軍尚相疑明日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
止之抱眞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
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
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
備以待之抱眞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
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
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

兄名高四海鄉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葅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爲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　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吐蕃既破韓旻等大掠而去朱泚

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婪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遣

人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

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乙亥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

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餉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筭思為大王立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

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眞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命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抱眞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眞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悉棄所掠資貨山積兩軍

以霧不能追也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既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版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

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宇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紿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　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

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
期皆爲邏騎所獲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
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
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
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
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
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
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
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鎭國
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
下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乙

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丙申晟方自臨
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
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
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
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
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
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
華門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丁酉晟復出兵
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
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
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

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牙前將史萬
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麏村晟先使人夜開苑牆
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
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
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佖演引騎
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
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
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
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
皆驚潰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
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

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光晟
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
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令諸軍曰晟
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
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晩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
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擅取賊
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
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
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聞泚西走分兵邀之
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

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
國寺以鎮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入人
於市　王武俊旣破朱滔還恒州表讓幽州盧龍
節度使上許之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
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淸宮禁祗謁寢
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
社稷非爲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
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
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
旣克長安乃謂之曰鄕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
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

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
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
所授也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
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
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寧
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
射泚墜阬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
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草詔
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爲
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
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

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
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乙巳詔吏部侍郎班宏充
宣慰使勞問將士撫諭蒸黎丙午李晟斬文武官
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又表守節
不屈者劉廼蔣沇等己酉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
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以檢校御史中丞田
希鑒爲涇原節度使　詔改梁州爲興元府　甲
寅以渾瑊爲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
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擒獲丙辰斬之　上
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
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爲如此則事同脅

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
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
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
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
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
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
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不
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
暇安敢輒有旅拒役勞誅鉏哉戊午車駕發漢中
　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自請至鳳翔迎扈上
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

懷光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琵請理其罪　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副元帥判官高郢李鄘勸李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太保敕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　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邑從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爲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閒日

輒宴勳臣賞賜甚渥李晟爲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曹王臯遣其將伊愼王鍔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臯遣別將李伯潛逆擊之於應山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愼爲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鄉走之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讙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噉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　初肅宗在靈武上爲奉節王

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爲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爲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爲左散騎常侍亞爲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朝野皆屬目附之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爲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

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眞卿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鎭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先是上

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爲所敗不能進時度支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州牙將毛朝敭守隰州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鎮國節度使駱元光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

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常上喜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旣至藉府庫而歸之　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爲左金吾大將軍　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朱滔爲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　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今爲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己亥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俟道

路稍通即時給之　李勉累表乞自貶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　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

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詣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并其子萼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

衆歸國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　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恇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鬩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珏為汴州刺史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應尚為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絶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

固聞之其子皐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使之歸覲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

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
臣節韋皐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皐代少遊鎮
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
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從一詣復曰欽緒宣
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
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
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
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
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
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
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

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劉洽
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
歸順少遊聞之慚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
賻祭如常儀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
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
亂吾即日全軍度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
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
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
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丑贈顏真卿司徒謚曰文忠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
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
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
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
更命它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
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
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
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
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
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
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

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
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
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杞小
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
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
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
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高恕
已之孫也　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戊午以汴滑
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　以代宗女嘉誠公
主妻田緒　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

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連坐僚佐高郢李鄘懷
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慚隱懷光
囚之鄘邕之姪孫也馬燧軍于寶鼎敗懷光兵於
陶城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夏四月
丁丑以曹王皋為荊南節度李希烈將李惠登以
隨州降之　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
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
瑊為招撫使　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　韓遊
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
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柰何以白
刃相向乎語甚讙晏遽引兵去懷光知眾心不從

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
是得復踰旬月　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
史　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
　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
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
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
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
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
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
回紇南有淮西皆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

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
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敘勳行賞今府
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
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
五百芻藁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眾且其軍中大
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
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它日之悔哉又請發
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
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
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　壬子
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八月馬燧至行營

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
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
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
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
富貴可圖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
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
第堅守勿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
逼河中至焦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
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

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為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

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

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

原其子朝晟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又曰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滂流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

以請罪覲獻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曰襃討
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襃以百萬之師而力殫
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
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
活而不圖王又明矣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
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捨彼於死地而
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
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
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
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
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

耳而聽覲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
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
態復興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
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
能不爲之動心哉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
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
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
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
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
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
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

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
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
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
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
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丁卯詔以李懷
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
及尸使收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
卒賞賚各有差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
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
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駱元光殺徐庭光渾瑊

鎮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是分矣
盧龍節度使劉怦疾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
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怦尋薨
二年春正月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
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　三月李希烈別
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
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
毒殺之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甲申
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　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
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
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

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
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
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爲嘉瑞人乍飽
食死者復伍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初上與
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叙府兵自西魏
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能安居田畝每府
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
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
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
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

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
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
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
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
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
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
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
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
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
及李林甫爲相奏請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
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

鄉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
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
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鎮海節度使韓滉薨　夏六月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年春二月李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
旣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
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
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
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
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

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
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
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
與之往復問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
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
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
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
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
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
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

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
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
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
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
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
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
如曩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
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
無揚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
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
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
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
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
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
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五年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
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
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府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
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七年春二月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八年春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皐薨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其母雖貴日織絹

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
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玄佐薨
夏六月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
古知留後
十二年春三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
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爲副大使夏四
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
乙亥發喪推季安爲留後
十七年夏五月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秋七月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眞爲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伾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

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

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適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宫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

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

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

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

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

而出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

仇怨　癸丑韋皋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
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
躬痊愈復歸春宫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
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
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
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庫之積以賂權門
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
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
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
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
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皋同

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
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
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
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
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
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
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
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
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
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

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
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
母喪去位　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
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
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
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
軍既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
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
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
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
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疢

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内外共
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
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
卿杜黄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
書侍郎竝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
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竝
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
泣不荅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
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宫誥改元
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
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

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
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
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壻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
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
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
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
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爲虔州
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

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
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
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
赦無得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
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
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
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
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
宗元曰播州刺史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
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

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
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
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
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
州刺史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
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
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
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

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爲刺史已復還幕
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既實時寬
其民三年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
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
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
滋爲劒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
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
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　十一月劉闢
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
爲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
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

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
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
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
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
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
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
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
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顧
左右曰眞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闢

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
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
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
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
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
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
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
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
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
及藩鎭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
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

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
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擧綱紀宜稍以法度裁
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
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
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
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
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
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
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
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
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

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
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
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綏其士
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
使知節度事　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
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
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
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
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
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七
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

凡西川繼㴑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
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
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
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
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
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
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
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
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
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
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

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
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
容指撝一境皆平初韋皐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
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
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皐參佐房式
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
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贍而
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
人式琯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
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
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

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
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
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
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
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
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
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
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
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
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
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

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
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
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憲宗平吳 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為
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
廄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
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
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
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

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灋事
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
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
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
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
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
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
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鎭海節度使
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
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
三百九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一四　上五　刻字
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
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鎭惕息多求入朝鎭
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
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
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
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
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
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
反王澹旣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
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

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
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
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
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鎭
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
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鎭將姚志安處蘇州李
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
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
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
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
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潛募鄉
四百六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一四　上六　刻字
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
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
京口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
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
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
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
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
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
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
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
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

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鬬子良等舉兵怒鬬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

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幷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

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内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

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

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
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
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
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
然則鄉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
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
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
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爲不必
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
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
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

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
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
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
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
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
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
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
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
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
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
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

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
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
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
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
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
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
犯副大使守朝廷灋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
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冬
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
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
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

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
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
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
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
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
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
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
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
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
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
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

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
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
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
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
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
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
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
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
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
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
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

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
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
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
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
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
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
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
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
行朝廷灋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
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

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
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
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
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
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遣田懷諫于京師辛巳
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
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
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

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
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
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
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
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
使言而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挾與節鉞朝廷
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
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
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

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鎭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

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處它日分割或潛相猜嫌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

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
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
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
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
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
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
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
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
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
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
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
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
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
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
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閒窺窬其爲憂患
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
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
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
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
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
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

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
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
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
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
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
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
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
棣二州以明懇款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
戌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
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
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
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
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
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
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
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
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
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
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
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
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

相應遼寬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
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
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
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
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
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上遣
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
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
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
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

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
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
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
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
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
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
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
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
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
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
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

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
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
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
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
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
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
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
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
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怫意則毀龔
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
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

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
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
兵招討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
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
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
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
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
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
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

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
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
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
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
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
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
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
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
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
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
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

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
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
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
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
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
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
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
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
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
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

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
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
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
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
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
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
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
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孰
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
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

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
武義武四軍爲恒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
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鎭官軍也
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
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
湟鎭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
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
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
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
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
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鎭竟不能過

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

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犇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效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

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

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

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鎭昭義會吐
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
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鎭蟠結朝廷惟恃
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内誠國之寶地安危所
繫也曏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
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
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
人爲重鎭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
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
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
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

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
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
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
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
陳其情狀幷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
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
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
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
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
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
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

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伏順成功一旦自逆
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
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鎭乃愜衆心
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
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
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
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
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
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
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
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

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
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
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
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
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
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
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
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
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
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
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

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
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
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
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
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
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
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
使中外相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數以疾
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
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

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
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
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
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
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
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
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
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

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
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
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
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
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
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
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爲禮部尚
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
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

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
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輩之詔以
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　事見憲宗平淮西
乙丑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
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上雖絕王承
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
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
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冬十一
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十
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

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横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鵶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鄉　冬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摇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強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説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

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

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廳事令左右不得謂已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鎭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旣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鎭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鎭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

三年　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騾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

擊之斬濯超獲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
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
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
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
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
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
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
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
朱旻曹濟奔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
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
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
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
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
霍山殺鎭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鎭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
邵國朝鎭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秋
八月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
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涚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
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涚爲

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涚欲棄城走營田副
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
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
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
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
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
寧與上官涚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
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
之無得脫者　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
進兵討之　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
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

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
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　山
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愼知壽州事
王宗與上官涚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
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
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
潰於小溵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
始議置招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恒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
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
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

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
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　韓全義素無勇略
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官
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
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
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
戰于溵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
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　秋七月
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
遁保溵水縣城　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溵水
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

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師
所部留軍溵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
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
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
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
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
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冬
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
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
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荊楚以翦
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

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
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
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
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
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
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
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
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
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
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
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
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
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
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
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
以少陽爲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

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
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
務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
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
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
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
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
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
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
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
河陽軍之爲喜也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

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
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
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
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
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
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
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
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
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爲備元
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將董重質
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　李吉甫言於上

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
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
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
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
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
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　冬
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
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
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制削
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

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
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
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
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
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
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
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
李聽屬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
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
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
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

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沉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

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群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

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士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

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

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氊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

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

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

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

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顔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顔多謝相公光顔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顔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㴩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

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荅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夏四月庚子李光顔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　五月壬申李光顔烏重胤奏敗淮西兵

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為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

州為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九月乙酉李光顔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顔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顔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

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
愬聽之兄也　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
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
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
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
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
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
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
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
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

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
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二月李
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
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
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
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
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
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
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
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
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

服器械署爲捉生將　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
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
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
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
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
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
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
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衞之　三
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吳秀琳以文
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

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
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
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
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
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
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
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
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
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
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
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

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

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嫣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　癸卯嫣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

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

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

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

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摠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

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　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

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

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

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

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餔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

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庚辰裴度遣馬揔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

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

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戌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

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　裴度以馬摠為彰義

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　庚辰以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

艱難況師道復滅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
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
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書及㓗藥師古謂判
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聞於子我
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
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善
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
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爲已能果堪爲帥
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
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
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

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
申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
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
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
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
趣壽春欲爲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
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蔡　夏
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　秋八月李師道置留
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
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

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
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
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躡其後不敢迫賊出
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
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
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
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
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
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
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
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

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
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
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
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
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
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
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
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鞫訾嘉珍門察
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
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
上言近日藩鎭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

誅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絶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温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栅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

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潜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内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　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柰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潜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説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

柰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内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曏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

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

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

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　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為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沐因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武寧節度使李愬

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既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　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　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灋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

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

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

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讙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而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

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趣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

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即行矣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旰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旰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旰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

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
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
沮撓官軍有司伺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
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
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
案乃知歸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
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
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
許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摠爲鄆曹濮等
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
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

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　橫海節度使
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
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
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
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
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
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
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
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
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
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

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付內京兆
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
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
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成遂竊以
爲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
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
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
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
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沂海兗
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
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

常行者每罵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
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怒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
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
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
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
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
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
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
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
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朝廷
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兗密

觀察使　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討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鎭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鎭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

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屛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爲變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睊睊如寇讎聚處得閒則吏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

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皐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閒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

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
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
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
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
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
月己卯奏乞棄官爲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
士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
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
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
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

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劉總奏懇乞爲僧且
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
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
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
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
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
之境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
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嬀檀爲一道請除
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
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
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

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
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
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
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
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
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
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
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
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
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
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

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
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
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
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
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
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
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
灋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
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
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
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

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
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
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
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
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
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
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
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卧家自辭老病請使
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
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　甲寅幽州監
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己未再貶

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
使悟以朱克融方強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
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初田弘正受詔鎭成
德自以久與鎭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
從赴鎭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
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鎭各自有
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
魏兵歸倰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
兩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
魏鎭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
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

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
性果悍陰狡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尚
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
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
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
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
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鎭帥臣左金
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
害及鎭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
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
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

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
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
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
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
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
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劒玉帶遺之
曰昔吾先人以此劒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
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劒帶徇于軍報曰願
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
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
之鎭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

屛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産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

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爲幽鎭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

冬十月以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鎭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　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　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

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

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
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
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
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
解翰林恩遇如故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
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
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為横海
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
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
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
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

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
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
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横海節度使杜叔良
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
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
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
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
北平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
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
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

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
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
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戊子義武奏破莫
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
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
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
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
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
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
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

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
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
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
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
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
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
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
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
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
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
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

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
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
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
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
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
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
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
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
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
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

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
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
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
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
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
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
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
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鎭本相表裏及幽鎭
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鎭軍于南宮上屢遣
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雪度支饋
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

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
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
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　有詔分魏博軍與李
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
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
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
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
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
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
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
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
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
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
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乃
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
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
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
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
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
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

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拒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餽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

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

何有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
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
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
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
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
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
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
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
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
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
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
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
功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
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
歸許州許之　壬子以裴度爲淮西節度使餘如
故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
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
章事代度鎭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
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
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　夏
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
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
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
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
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
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鞫之　戊午幽州
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
其直充犒賞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
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
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
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
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
使李寰爲節度使　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爲
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
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　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
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夏六月上
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
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
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禀朝算
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

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閒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將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　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文宗大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

請遵朝旨　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
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
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
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
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秋
七月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
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
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
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
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
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

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昏姻及同捷叛密
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
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
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
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
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
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
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
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
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　十二月
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閏
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
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
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
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
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
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
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九月丁亥
王智興奏拔棣州　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
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

以寰爲夏綏節度使　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
命諸軍四面進討　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
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　冬十月魏博
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　十一月癸未朔易
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
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
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
淮爲之耗弊　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
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　十二月丁巳王智興
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

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丌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丌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丌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丌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甲辰昭義奏丌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置之洺州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

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李祐尋薨　壬寅揚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為達表章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丌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

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
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
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
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王庭湊因鄰
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
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
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
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
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

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
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
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
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
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
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
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
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
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
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

輔弱撫服而徵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
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
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
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
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
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
御天下之道哉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

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
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
不以爲意　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
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
身并批荅賜之文穎不受而去　夏六月乙巳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
　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
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
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
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

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
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
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
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
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
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
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
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
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

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
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
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
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
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
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
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
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
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
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

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灋
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
為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
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
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勃者則撓削
灋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因
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
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
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兵亂
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
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

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
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
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
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
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
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
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
仰給橫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
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
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
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

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
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奇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
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
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
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
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
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
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
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
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
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

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
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
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
羊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
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
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
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
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
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
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
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嘗

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
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
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
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
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
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
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
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
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
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

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
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
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
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
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
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
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
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
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
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

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廟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指縱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

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

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群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

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嶲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閤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閤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閤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

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嶲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閤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

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師使千里沃壤復爲國
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
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
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
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
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
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
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
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
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
封之爲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巂州獲西
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
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
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
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
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
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斂重數又奪其險
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
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恵澤無賦役異
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
使韋皐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

蠻求內附皐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
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
分其勢上命皐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韋皐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
使詗伺導達雲南　六月韋皐以雲南頗知書
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
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
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
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

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
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
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
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
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
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
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
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
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皐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
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

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皐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韋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皐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爲質雲南

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皐遣三部落總管蘇峞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皐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皐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皐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賛普義弟日東王皐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皐遣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

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獻地圖土貢及

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皋雲南安撫使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巂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爲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

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忷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穎始捕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弑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鏄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鏄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鏄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

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异皆錢
穀吏倖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
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
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
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
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
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
宜為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
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
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
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

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
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自知不為衆
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
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
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
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
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
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
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

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
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
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
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
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
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
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
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
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
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

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
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
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
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
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
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
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
潾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
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
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

孝謹以侯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

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

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謀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冬十月壬子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

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

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
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
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
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
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
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
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
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
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
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

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
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
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
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
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
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
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爲巡
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
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
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
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

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
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
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
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
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
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
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
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
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
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

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
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
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
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
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
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
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足矣上崩于寢殿癸酉以
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自
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

今日賜緑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絶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晏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闔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

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恟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灋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敬宗寶曆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

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
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
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
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鶩流湎
舉白浮鍾魏敎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
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蹶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
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冬十月上
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
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
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

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
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
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
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
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
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
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
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
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
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

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上遊
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
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
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
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
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
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
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
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
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
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

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
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
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
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
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
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
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
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
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
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
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

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
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眞等諸術士及
敬宗時倖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
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
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
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
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
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
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
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

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
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
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
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
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
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
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尊
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
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

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
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
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
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
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
治於前當治於後旣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
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
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
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

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
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
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
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彊
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
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
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灋宜畫一官宜正
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
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灋出
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灋殊也又
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

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
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
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
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
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
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
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
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
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
植崔璵王式崔愼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

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歎服而畏宦
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
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
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
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
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愼由鼎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
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
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

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秋
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
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
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
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
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
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
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
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
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宰相至延

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
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
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
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
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
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翃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
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
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
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
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
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

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
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
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
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
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
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
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
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
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
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
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
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
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
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
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
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
詐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
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
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
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蝡
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

弘楚詗伺往復再三元素不　以金帛厚遺注而
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
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
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
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
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
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
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
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
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

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
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
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甘露之禍)　秋九月
辛亥徙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
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丙
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
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
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
賜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
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
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

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

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

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户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

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爲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虚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

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使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

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梧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

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

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
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
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
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
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
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
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
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
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
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
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

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
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
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
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
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
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
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
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
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
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
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

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
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
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
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
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
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
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
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
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
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
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

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
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皐訓之再從弟也訓
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證家
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溵
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
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
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
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
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
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
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

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
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
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
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
泛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
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
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
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
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姦人所汚可送我詣兩
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
鄣面單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

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
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奔
鳳翔爲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
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
貴矣聞禁兵所在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
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户部侍郎判
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
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
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
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
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

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
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
之謀横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寃臣獨以爲不然夫
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禄訓注小
人窮姦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
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
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
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蓋天
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沭
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

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
沭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
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沭適在其第與涯俱腰
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
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
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
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
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
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
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
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

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
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
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
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
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
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
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
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屛其從兵於坐取之
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
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
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

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幷殺副使錢可復
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
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
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
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
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
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
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
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
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
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
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
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
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
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
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内懷姦罔雖兵衛
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
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
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
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

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
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
之有瓜葛親或暫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
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怒訓
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
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
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
聞之皆犇散有不及束帶韤而乘馬者鄭覃李石
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
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
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鎭之庶幾可定若宰相

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詿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内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横京

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

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内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

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恟疑臣欲身詣闕廷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内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

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
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奏揚仇士良等罪惡
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
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
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
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
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
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
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

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
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
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
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曏使遇漢昭帝必無此
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
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愼微爲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
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
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
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
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

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
彼有公清奉職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
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
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
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
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
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
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
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

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
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
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太子永之母
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
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
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
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
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至於
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
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
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

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
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
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
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
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
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
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
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
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巳皆殺之上
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

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
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
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
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
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
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應軍國
事權令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
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
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
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

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
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
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
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
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
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
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
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
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
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心
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

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
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
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
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　冬十一
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
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
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
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
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
士良屢譖弘逸季稜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

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

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珏爲昭州刺史

裴夷直爲驩州司戶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

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　十月上

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
無罪詔皆雪其冤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
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
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
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
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
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
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

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
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
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
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
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
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起播之
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
年

二年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
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之子

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
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
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
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
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
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
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
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
之怨愈深　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
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
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

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
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
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
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　韓愈李紳入
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
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四年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
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
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
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

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
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
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
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
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
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
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
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
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
以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
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

四百九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四十八　何校

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
不利於上　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
月癸未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
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
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
新不敢多讓衆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
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爲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
林學士龐嚴爲信州刺史蔣防爲汀州刺史嚴壽
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
還敕書人爲之懼曰于給事爲龐蔣直冤犯宰相
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奬

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爲
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
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奬
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
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
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爲太子
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
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爲
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爲拾遺時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
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

四百九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四十九　張孝

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
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
出乙卯升鄂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
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
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
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
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
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冬十月前河
陽掌書記李仲言坐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

二月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外使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冬十二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文宗大和三年秋八月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

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徒棄誠信有害無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城歸吐蕃執悉怛謀歸之吐蕃誅之於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事見吐蕃叛盟

六年冬十一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

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

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

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
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
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
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
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丁未
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
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
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
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閔
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
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

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
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
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
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
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
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
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從弟也
七年春二月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
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
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

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
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
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
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為相仲方
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　庚戌
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它日
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
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
色丁巳以蕭澣為鄭州刺史　夏六月壬申以
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
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

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
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它人不欲聞惟陛下
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
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
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乙亥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
八年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
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
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
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

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顔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别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

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寵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禀宰相意邪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　冬十月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

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

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九年　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

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同平章事充鎭海節度使趣之赴鎭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巳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黄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曏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恨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久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　初李宗閔爲吏部侍

郎因駙馬都尉沈䕭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癸丑擢爲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又貶左金吾大將軍沈䕭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戊寅再貶沈䕭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

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
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
送楊虞卿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
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
素踐言死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
廬州刺史羅立言爲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
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
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
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
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
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

恐爲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
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
問人情稍安　冬十一月李訓等謀誅宦官敗
死（事見宦官誅逆）
開成元年春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
州刺史　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爲
衡州司馬凡李訓所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稍
收復之
三年春正月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
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
在外宜與一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

移近北數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
行曰宗閔曏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
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
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
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
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
爲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
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
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
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五年春正月文宗崩武宗即位　夏五月己卯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　秋
八月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罷爲太常卿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
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
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
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
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
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
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
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
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

閭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致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

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與之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

武宗會昌元年秋八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

二年春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夏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四年秋閏七月壬戌以中書侍郎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九月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爲信然河南少

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爲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爲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　冬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李宗閔長流封州

五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爲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爲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爲無與

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
亦不付灋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
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晦昕之弟
也　李德裕以柳仲郢爲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
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
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冬十月李德裕秉
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
者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
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
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
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

六年春三月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
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德裕奉冊
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
毛髮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壬申以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
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
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
賞爲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爲崖
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
度使李紳薨　八月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爲衡
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宗閔未離

封州而卒　九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
都留守解平章事

宣宗大中元年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
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
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
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秋九月乙酉前永寧
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李德裕相表
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
對辯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冬十二月庚戌御
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
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
司戶

三年閏冬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武宗平澤潞

穆宗長慶二年春二月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陵
轢節度使劉悟數衆辱之又縱其下亂灋陰與磁
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
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入
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
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
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三月上詔劉

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
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
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
趙弘亮在臣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
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
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臣等面論
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上
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
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
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
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

以為養子今茲囚縶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
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
得出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加劉悟檢
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招聚
不逞章表多不遜
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
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
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
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
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
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

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冬
十一月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
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
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
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
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
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
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
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
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
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其將士必

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
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
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
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宣示軍
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
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
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
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
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計利
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
定竟不用絳等謀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

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二年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文宗大和六年冬十一月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
諫入朝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
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它鎮既
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
故歸而益驕
開成元年春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
涯等罪名（語見宦官弑逆） 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
月劉從諫復遣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因暴揚仇
士良等罪惡（語見宦官弑逆）
武宗會昌三年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
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上即位
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
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
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歲
入錢五萬緡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
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
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
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
與我死它人立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

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
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
兵馬使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
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
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揚庭洪州人也從諫
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正當如寶曆年
様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
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
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往問疾稹又逼監
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
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
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
加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
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
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
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
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
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
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
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
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
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

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

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它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

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

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故使唐州兵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

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
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位寶曆多故因
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
劫之必不用命令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
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
壘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
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
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
亦頗采牧言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
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
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

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
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
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夏五月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
善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步兵一
千五百軍榆社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
守臨洺掠堯山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
守冀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
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
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
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

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
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
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
詔討之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六月
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
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
千拒之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
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
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秋
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
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

祖之八世孫也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嚮日
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
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
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
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
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
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
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
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元德
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
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
罪惡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
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
敬亦為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
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
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
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擊堯
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
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
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
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

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
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
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
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
可稱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山險未能進
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
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
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
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

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
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
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
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
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
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
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
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
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
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
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它處今魏博未

與賊戰西軍閡險不進故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
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望詔王宰更
不之磁州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
兼可臨制魏博若慮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
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甲申又奏請敕王宰
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之上皆
從之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
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
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
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
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茂元困

急欲帥衆棄城走都虞候孟章遮馬諫曰賊衆自
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
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彊留茂元乃
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
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
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
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
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
病困亦免它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
使　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稹牓
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

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
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
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
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
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
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
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
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
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
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

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翼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
城以備侵軼　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
烏嶺破五寨斬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
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
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
市有男子磨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
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
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
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
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
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辛未徙

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
節度使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
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
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
懟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
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
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
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
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
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

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雕黄嶺郭傑守石會康良
佺守武鄉傑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與劉
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
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關洺州
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
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
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
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欵冀以
緩師稍得自守復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
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
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欵先求解

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
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内自
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上怒貶
碣鄧城令　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横水栅
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
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
皆出從軍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
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
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武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
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
旦而行監軍吕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

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
頭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
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
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吕義忠遣
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
言遊奕將得劉稹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
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
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
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
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

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
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
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
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
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
與李晝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
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
許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置章
表於衙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毁除實恐非是况稹
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
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

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
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
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
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
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城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
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
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
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兖海步兵二千討
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
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説臣已斬
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

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
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
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
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
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
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
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
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
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
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

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
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
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
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
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
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
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
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
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乙卯呂義
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
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

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
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
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
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
敢進或爲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
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
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
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
河中節度使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辛
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

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
原而戍兵先取揚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
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
腋之下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
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
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
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　夏四月
王宰進攻澤州　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
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
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
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

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
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
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
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以獻德宗召問其故
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
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上
曰亦大是奇士　閏月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
高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
潛抽諸處兵聚於一壘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
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
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

如此數四空歸自然沮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
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
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
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
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
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
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授穗舂之以給軍
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
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
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
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

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
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
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
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
在寨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
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
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
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
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
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

必不爲稹用但劉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
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
劉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
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
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
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
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憂
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
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
成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
爲洺州都知兵馬使劉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

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劉辭以
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慚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
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爲
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
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
不能充皆忷忷不安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
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
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
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
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幷告刺史崔嘏嘏從
之丙子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

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先是使府賜洺州
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
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政非己
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以慰勞
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
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劉遂閉城請降於何弘
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
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
皆殺之八月辛卯鎭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
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
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

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請以
給事中盧弘正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鎭魏請占三
州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
度使盧鈞乘驛赴鎭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
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
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
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
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
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
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
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

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
留後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
門自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
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
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
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
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
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
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
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聽誼拜謝稹已
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

數千攻誼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
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
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
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
出牙門至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
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
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
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盡
殺之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
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
家并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

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
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凡
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
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
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
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但遣盧弘正宣
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
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
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
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
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謡言杜悰以

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
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
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
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
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
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
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
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
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鎭於是閱
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
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

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晚
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悉執
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
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
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
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
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
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
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
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
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

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
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
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
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
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
向有功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
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
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
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
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

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
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
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
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
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
有異志　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丁巳
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
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
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
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
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

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
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
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
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
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
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
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
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
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
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王羽

賈庠等已爲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
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宜告中外識者非之
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
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
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
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
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
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
使賜城内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
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裘甫寇浙東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冬十二月浙東賊帥裘甫攻
陷象山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有衆
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
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懿宗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
桐柏觀前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
徒千餘人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
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
滿三百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
得孱弱者祗德遣正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
鎮將李珪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

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
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
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既盡於是山海
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
分爲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勇力推
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遥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
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
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　鄭祗德累表告急
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
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
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

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
將士請土軍爲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
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
水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
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
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
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
名聞遠近可任也諸將皆以爲然遂以式爲浙東
觀察使徵祗德爲賓客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
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者侍側
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

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式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餘姚殺丞尉

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

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

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屛語賊皆知之式陰察之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

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
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
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久羈
旅所部遇之無狀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
妻子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
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
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
遠近衆寡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
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
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
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

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
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
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
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
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
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
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甲辰拔
新昌寨破賊將毛應天進抵唐興　五月辛亥
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
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
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

從之三道軍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
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
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
戣將四百人益東路軍斷賊入湖州之道庚申南
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戊辰官軍屯
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
劉平天寨破之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
暀謂裘甫曰曏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
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悉收斬之曰亂我
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
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

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
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思益
等遇賊將劉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
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
惟黃罕嶺可入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
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
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畈村賊將王
皐懼請降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
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以緩追者跌跌
戣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
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

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茍捨我我請爲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以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

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耳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

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龐勛之亂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

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

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

四年冬十一月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

五年夏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

九年　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

闕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
卒乃止剽掠　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
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
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
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
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
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
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
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
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
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

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
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
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
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
杜慆饗之於毬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己擒優
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
而止慆悰之弟也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
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
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勛
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
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

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
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
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内矣然後遵
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
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
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
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
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
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
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逆旅中申狀稱將
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苻離尚未釋甲蓋

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
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
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恟
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
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
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
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
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
溫庭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
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
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

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若
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
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何以
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命
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黨
銀刀餘孽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
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
則銀刀之黨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
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
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
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

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
石俱焚矣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
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
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戊辰元密發
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
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
人變服負薪以詗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
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
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
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復引兵退宿於城
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

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
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
午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
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
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
勛自稱兵馬留後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
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
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
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
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
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

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
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以千縑賂張郜思
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
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
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
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
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涫
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
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
以彭城人情討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
亥龐勛引兵北度濉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

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
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兖州
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
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
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
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
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
儉刳而剮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盛陳兵衛文武
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
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
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

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
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
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
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
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
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
制翦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
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
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
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
揮戈東戰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

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
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
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
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
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
淮浙兖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閭閻郭邑有日
聞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
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
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
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
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

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
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
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
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慆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
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
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
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　初朝
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
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
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
中丁壯悉驅使乘城館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

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
表附道符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
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
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
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
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
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
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
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
至城下讜乘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
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爲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

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龐勛募人爲兵人
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鄆道聞勛拔徐州各遣兵戍
守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
破魚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
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
或說勛曰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
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
國忌猶行香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
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
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

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
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
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
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承訓奏
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渾達靼契苾
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
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
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
州至洪澤畏賊强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
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
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

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
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
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
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
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
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
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
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
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
行讜舉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

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
便讜逐之攬得其髯舉劒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
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
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
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
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陷於
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
還龐勛遣其將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
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鎮
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
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

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
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
都梁城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遂
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
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
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
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
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
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
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
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

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
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
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
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
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
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
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楊州見令狐綯甲辰
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
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
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
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

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
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
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
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
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
軍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
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
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諭許爲奏請
節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
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

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
絶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者遂
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
乎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
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
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
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
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
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
晏權兵數退衂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
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皥遣其
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滕沛尤軍
於豐蕭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
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
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
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
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將識勛
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
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與其勇使爲前鋒
新軍既與魏博戰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
遣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

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
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徐賊
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
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
散亂伏兵發盡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
破斬獲數千人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
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
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
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
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
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

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
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
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
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
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
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
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斂避之遂得入城
二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
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
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
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

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
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
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
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
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
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
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
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
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
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賞一

敗而誅之衆功録過爲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
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得數百
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三月
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
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
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
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
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犇宿州宿州守
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
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
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

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
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
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
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
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
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
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
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
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
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
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

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
勛辭王爵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
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
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
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
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
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
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
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
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龐勛
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

軍方燿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
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桉而受之時魏博屯豐縣
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龐勛夜至豐
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
城者屯數千人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
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
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潰曹翔
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兖州賊悉毀其城
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
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

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
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
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寢面目皆生瘡　龐勛
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
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
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
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
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
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淮
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
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

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
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
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
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
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
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
寨兵屯第城驛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聚衆三千
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
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
　六月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
遠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

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
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
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
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舉遣別將度淮擊
之斬獲數千人平其寨　曹翔之退屯兖州也留
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
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
於兖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
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
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秋七月康承
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

翔拔蘄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賊抄掠者過之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十里賊莫敢近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衮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　初龐

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即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

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

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

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之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賊知有備捨去度汴南掠亳州沙陁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陁所逼不暇飲食至蘄將濟水李兖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故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守軍深塹重圍以守之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

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夏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兖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

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嚮因攻守結讎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冬十一月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回鶻叛服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默啜恃勝不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斬之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而死其弟登利可汗立

二十七年秋七月登利從叔判闕特勒攻殺登利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等部落

天寶元年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回紇葉護骨力裴羅遣使入貢賜爵奉義王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揵山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其後又併拔悉蜜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四載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肅宗至德元載安祿山之反也回紇可汗遣使請助國討賊宴賜而遣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豳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于回紇以請兵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　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十一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

二載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宴賜勞之惟其所欲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大軍入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

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二事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十一月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乾元元年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郎

鮮于叔明爲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寧
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
上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
坐帳中榻上儀衛甚盛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
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
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曏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
宗室女爲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
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
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爲
可敦舉國皆喜　八月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
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
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二年春三月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
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賞賜有差庚
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夏四月回紇毗伽
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
登里可汗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爲殉公主曰回紇
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
必結昏萬里之外邪然亦爲之剺面而哭　秋
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寶應元年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且
徵兵討史朝義回紇已爲朝義所誘有輕唐之志

上遣僕固懷恩往見之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
討賊詳見安史之亂　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
元帥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雍王
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從數十
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
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可汗
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
子今爲元帥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
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
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
歸營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

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前鋒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
詳見安史之亂
代宗廣德元年春閏正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
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門司不敢遏　回紇登里
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
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
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
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
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
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
奇之　七月冊回紇可汗爲頡咄登密施合俱

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
伽可敦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　僕固懷恩誘回
紇吐蕃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大暦三年回紇可敦卒秋七月庚辰以右散騎常
侍蕭昕為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
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
唐已報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入
寇逼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
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
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四年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
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
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
涵奏祠部郎中虞鄉董晋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
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
視晋晋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
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
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
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
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晋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
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
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
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　秋
七月癸巳回紇使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説至
含光門街奪其馬説乘它馬而去弗敢爭
八年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
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
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絶於鴻臚至
是上欲悦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
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八月壬申回
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有司以
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
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
戊子命市六千匹
十年冬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州將梁榮宗破
之於烏水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
十一年春二月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
十三年春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
掠其輜重因大掠坊市　秋七月戊午郭子儀
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
瑊將兵鎮振武軍從之回紇始去
十四年秋七月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

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暴橫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誘取妻妾故禁之

德宗建中元年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

登里之從父兄也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牛馬數萬可謂大捷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待冊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秋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它物稱是縱樵牧者暴踐禾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彊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類自離許之上以陝州之辱（寶應元年德宗爲元帥時見回紇於陝州）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所輔以彊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

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二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

三年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可汗遣其宰相頡子

思迦等迎之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加以血洗血汙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絹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己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四年兩河之用兵也王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

光等糧道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金帛賂之滔娶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許之

興元元年夏五月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回紇達干見朱滔請戰回紇敗走事見藩鎮連兵

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

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

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召少華輩對曰以臣觀
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
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
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固邀臣至其營
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
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
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
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
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
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
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當時觀者十

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
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
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
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
是之時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
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
擾可汗毋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
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
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
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
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

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
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曏來宰
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
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
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
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
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
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
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曏在彭
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
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

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
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
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
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
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
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
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
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
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
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
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

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四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跌跌都督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因詈辱

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號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五年冬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祿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回鶻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六年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

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召楊襲古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還朝既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而西州猶為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

據高壟而坐拇錄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
代助爾哀慕拇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自是回鶻
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
鋒始自回鶻還
七年春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鋌冊回鶻奉誠
可汗
十一年夏四月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
相骨咄祿爲可汗骨咄祿本姓跌跌氏辯慧有勇
略自天親時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
既爲可汗冒姓藥羅葛氏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
汗以上子孫幼稚者皆內之闕庭　五月庚寅

遣秘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
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
順宗永貞元年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
杲臨弔冊其嗣爲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
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
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三年春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三月
回鶻騰里可汗卒　夏五月丙午冊回鶻新可
汗爲愛登里囉汨蜜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八年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

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邊軍
戒嚴
九年春二月李吉甫奏請復置宥州以備回鶻上
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
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
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
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
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
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
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
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
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

二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
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十二年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
緡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
鶻摩尼僧等歸國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
以緩其期
十五年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
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穆宗長慶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嗣君爲登囉
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

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迎公主　癸
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
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靑塞堡鹽州刺史李文
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
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二年裴度之討幽鎭也回鶻以兵從朝議以爲不
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
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
寅始還
四年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寶曆元年春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
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
昭禮可汗
文宗大和六年春三月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所
殺從子胡特勒立
七年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
沒蜜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開成四年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
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
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
立㕎馺特勒爲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
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
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乾元中爲
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
牙靑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
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
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爲
黠戛斯所敗詈回鶻曰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
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可
汗立㕎馺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
攻回鶻大破之殺㕎馺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
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
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沒
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帥其衆抵
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丙
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
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
武軍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武宗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
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秋八月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
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
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

者皆以爲嗢沒斯等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
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
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
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
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
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以借寇兵
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
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
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
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
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

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
回鶻情僞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
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
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
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
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
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
將乎沒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
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
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
於社谷渾等部中小有鈔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

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
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
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九月戊辰朔詔
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李德裕請
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
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
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
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
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
萬斛振之　冬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
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

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
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
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初黠戛斯既破
回鶻得大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
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
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
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
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
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
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
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

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選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鄘之子也

二月河東節度使符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鎭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回鶻復奏求糧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三月戊申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

時河東節度使符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羇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誠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間且欲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

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悉收降其七千帳

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没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羅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没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没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没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嗢没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秋七月嗢没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杷頭烽北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

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嗢没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

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而乃聘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事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

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
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棄回鶻人
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
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
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
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
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
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
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
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
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

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
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
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張仲武遣牙將石
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
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
仲武不受曰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
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
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
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
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惟
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

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逼回鶻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
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
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
五世孫　冬十月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
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
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姦人所隔今出兵求
索上天入地期於必得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
鶻故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十一月
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步兵五千
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

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
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爲甚不循
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
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
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
不得以姑爲詞　十二月李忠順奏擊回鶻破
之
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
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
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
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

數十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乞幷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上從之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辛未黠戛斯遣

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

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遠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

回鶻所鬬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呼沱河不肯從命已盡

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六月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温仵合入貢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郞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鎭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

四年春三月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鎭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内亂議復河湟四鎭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 秋九月李德裕奏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賜仲武詔諭以鎭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五年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爲冊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冊黠戛斯可汗爲宗英雄武

誠明可汗

六年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爲可汗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宣宗大中元年春二月庚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屢破回鶻也 夏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二年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及張仲武大破奚衆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其別部厐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

十年春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婚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可汗奔亡

屬奸臣當軸遂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尾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冬十月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爲嗢祿登里羅日没密施合俱録毗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十一年冬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黒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懿宗咸通四年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暦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七年冬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暦日

僖宗乾符元年　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爲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文宗開成三年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武宗會昌二年冬十二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劉沔奏移軍雲州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豫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

曰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説三部落得萬騎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

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州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
枕籍
三年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
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
彊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寛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
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忌婢婢恐
襲其後欲先滅之六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
千里不絶至鎮西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
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
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遇天
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而

不爲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
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闔境之内孰不向
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
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
藩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
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恐熱得書喜
偏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
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
厚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
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九月吐蕃論恐
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

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
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
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
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
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
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
熱單騎遁歸
四年朝廷以吐蕃内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
濛爲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糗糧詗吐蕃衆寡以聞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
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

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爲木柵圍之恐熱突
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五年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
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
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曰汝輩本唐人
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爲恐熱所獵如狐兎也
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宣宗大中元年夏五月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
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
將代北諸軍擊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
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二年冬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三年春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　夏六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可贍邊隴委度

支制置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祿山之亂河右暨鄯武疊宕等郡皆沒于吐蕃代宗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隴德宗貞元二年陷安西北庭隴右州縣盡矣

四年春二月以秦州隸鳳翔　秋九月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罷子燭盧鞏力將兵據氂牛峽以禦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罷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罷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二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則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五年春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唐人皆應之吐蕃守者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　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其衆或散歸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册我爲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

日胡客勞賜遣還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犇于廓州　冬十月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

七年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内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十一年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爲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内地爲唐百姓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

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即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奕使統其衆居之

懿宗咸通三年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二月置天雄軍於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隸

爲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爲天雄觀察使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
克復涼州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論恐熱寓居
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爲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爲
仇敵無所自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
引兵擊破之　閏三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
弘宗拒却之　冬十月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
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傳首京師
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
南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蠻導南詔入寇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初安南都護李涿爲政貪
暴彊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
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峯州有林西原
舊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
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
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
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
牙由獨遂帥其眾臣於南詔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六月蠻寇安南
十三年　初韋皐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使

由獨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
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如是
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
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
杜悰爲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
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還又索習學
子弟移牒不遜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
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怒曰
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
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
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册禮酋
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冬十月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
人乘虛攻交趾陷之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
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
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
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朝廷以杜氏
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
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　秋七

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於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鎭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户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鎭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　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册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峽關穆遂不行

三年春二月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授襲以禦之兵勢既盛蠻遂引去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威衛將軍分司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虛費饋運蓋以荒陬路遠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從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稱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　秋八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户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

冬十一月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鄭愚節度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遏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

人赴之時南詔巳圍交趾護㝎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逮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詔兩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

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東西道　二月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　夏四月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秋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

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溇渠灕水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　冬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五年春正月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

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三月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巳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

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水小校再三力
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
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
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
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
月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
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暱營小校不遷一級由
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秋七月西川奏兩林
鬼主邀南詔蠻敗之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
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
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

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以容
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
州別爲經略使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
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
代之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
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
六年夏四月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
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
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
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鎮南軍於洪州　撫州刺史
喻士珍貪獪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巂州兩

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　壬寅
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鎮南節度使譔震之孫也
秋七月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
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
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
繼之九月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駢
掩擊大破之收其所穫以食軍
七年春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爲西川節
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
其城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
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

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
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
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
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
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
勞而遣之　夏六月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
楊緝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以范昵些
爲安南都統趙諾眉爲扶邪都統監軍使韋仲宰
將七千人至峯州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
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
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軍不進上

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衮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暗懦動稟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爲之用遂解重圍

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冬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一切不問　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爲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八年春二月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西川近邊六姓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爲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爲讎朝廷賜姓李除爲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冬十二月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嶲州以邛州爲理所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嶲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并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

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秋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

十年　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十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舂烏部破之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

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
之隔水相射九日入夜蠻密分軍伐木開道逾雪
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
軍覆沒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
江岸呼船已濟將卒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
榮二州之境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
對岸刺史楊忞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
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
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
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
清平官數人詣滂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

度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滂懼自經於帳中徐
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
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
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不若乘夜攻之
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
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遂進陷黎雅民竄匿山
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邛州軍資儲偫皆散
於亂兵之手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詔左神武
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
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各不過一

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
澄而飲之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
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修
守備選將校分職事立戰棚具礮檑造器備嚴警
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至是揭榜
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
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
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
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
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
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

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
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南詔進軍
新津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
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
遣使告急於朝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
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爲宣諭通和使蠻
以耽待之恭亦爲之盤桓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
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
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
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皆以王者自處語極
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

居驛信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是日蠻
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奕使王晝
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
人巳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
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
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
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
欲西川相繼陷没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
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弱未易
遽前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
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内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

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
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投火
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
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
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
所奬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
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蓬
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斲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
然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
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
顔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

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曩日詔旨異矣且朝廷
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
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庚寅復進攻城辛卯城中
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
訴以無甲弩皐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
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皐破吐蕃有
功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
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
貶竇滂為康州司戸以顔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
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蠻分
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

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
震野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會右武衛上將軍宋
威以忠武軍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
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威進軍沱江驛距成
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
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
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
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
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
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
比明官軍乃覺之初朝廷使顔慶復救成都命宋

威戎綿漢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造橋未能成狼狽失度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甕門城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

十二年夏四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為西川節度使

十四年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敢棄城奔荆南荆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荆南節度使

僖宗乾符元年冬十一月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

詰朝俱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鉦鼓聲聞數十里復寇大度河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兵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寃抑之事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即東上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蠻兵及新津而還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至劒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駢曰吾在交趾破

蠻三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門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度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修復邛崍關大度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道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大度河失守腰斬之駢又奏請自將本管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從之

三年春三月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

冬十月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還城十里內取土皆劃丘垤平之毋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工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四年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灋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灋好田獵酣飲委國事於大臣閏二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贏瘵息肩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

齎書牒送嵯寶還南詔但留荆南宣歙數軍戍邕
州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五年夏四月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
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
之禮部侍郎崔瀣等以爲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
達大體反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
恐垂笑後代高駢聞之上表與瀣爭詔諭解之
五月邕州大將杜弘送段嵯寶至南詔踰年而
還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
於南詔　冬十二月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
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

使安潛荅之
六年春正月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從
者死亦太半時辛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
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
物故柰何吾子旣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
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
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
而遣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
禮受副使以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
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表貢方物驃信
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夫

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旣
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於驃
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
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
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
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
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
待雲虔甚厚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
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
爲西川節度使代崔安潛　安南軍亂節度使曾

衮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趙宗
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
議爲是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今遣使
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來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
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
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
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
師三使內庫由茲虛竭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
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
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
尚有冀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

末下自餘戍卒多已自歸晉宵客靈文減其半冬
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支梧不若且遣使臣報
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
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
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
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
內使共賚詣南詔
中和元年秋八月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
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二年秋七月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詔報以方議
禮儀

三年秋七月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
敬瑄以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
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冬十月以宗
女為安化長公主妻南詔

李克用歸唐

唐僖宗乾符五年振武軍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
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雲
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
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
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
各擁兵眾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
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眾以為然君
立興唐人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會大同防
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代北荐饑漕運不繼
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
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
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
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
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
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二月庚
午至城下眾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壬申盡忠遣
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

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臠而食之以騎
踐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
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
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
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
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諭使詔國昌語克用令
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又以太僕卿盧
簡方為大同防禦使 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
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
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
必無以拒也 李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大同

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
軍進擊寧武及岢嵐軍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
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
押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戍代州
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
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冎虔牀舁其尸
入府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
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爲都
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朝廷以澣
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東節度
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　冬十月詔

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
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
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十一月甲午岢
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
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
季康救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
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
還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鴉
鳴谷走歸上黨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
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

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　夏
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爲蔚朔等州招討都統
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　以李琢爲蔚朔節度
使仍充都統　六月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
降琢將兵萬人屯代州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
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
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
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
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
琢開門迎官軍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秋七月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

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
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
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
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詔以鐸爲
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
刺史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
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赫連鐸
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
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
心服又置酒與歡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
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

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

中和元年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瞿稹李友金說陳景思召李克用（事見黃巢之亂）　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招討使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給其資糧累日不發李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資給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去　夏六月李克用遇大雨已亥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秋七月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韓彩斬之滅其族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二年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幷汾爭樓煩監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昏姻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當與河東大同共討之　行營都監楊復光說王重榮使以朝旨諭鄭從讜召克用使平黃巢王鐸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討黃巢（餘事並見黃巢之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黃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

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它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為戶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　初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眾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

芝所敗冤句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羣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中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瑑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渥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渥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眾讙譟不已仙芝畏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

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
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州殺節
度使薛崇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黃
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
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
州甲寅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
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
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
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
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

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乙卯王仙芝陷隨
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
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
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
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
間道逃歸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
仁裕遣人約還　冬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
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以為自王仙芝
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
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
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

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
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為辱臣竊
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逼兵盡付它
人良將空還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
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
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
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
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
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
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
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十一月招討

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
等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
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
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
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
城遂陷濮州詔潁川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以
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
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賊已至城
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溫猶

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皁裘而行
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
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
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
之俱至荊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
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户至是死者
什三四　壬寅詔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
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勑以宋威
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爲招討使潁州
刺史張自勉爲副使　二月貶楊知溫爲郴州
司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

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
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
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爲官
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
爲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
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荊襄
黃巢自濮州掠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
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
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宮闕
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

將三鎭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
也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
轘轅伊闕河陰武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
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
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黃
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詔
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
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
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
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
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

濟辭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丁酉
鄭畋盧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　六月王仙
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
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鎭海節度
使　秋八月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
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
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
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
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
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鎭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

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
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彥徐州人師鐸冤句
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
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
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
營招討都統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
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
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土團屯
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　五月黃巢與浙
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
節度使二人爲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

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
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
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黃
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
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
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
可草巢殺之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
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
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十月癸
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
陷之係奔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

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
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
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
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
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爲羣盜
　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
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
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
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至江陵俘斬其什
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
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

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
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
都將段彥謨代爲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
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
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爲太子賓客
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爲都統至
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爲門下侍郎
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
之

廣明元年春正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
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

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黄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

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黄巢軍巢退保饒州别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爲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爲振武節度使　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爲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絶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

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黄巢别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黄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

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黄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九月黄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

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
問之對以供備踈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
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
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辱徐卒
也遂逐之能將犇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
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
兵還兗州於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
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
月以諸葛爽爲夏綏節度使　黃巢陷申州遂入
頴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
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

黃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　初
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
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
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
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
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
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河中都虞候王
重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
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
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
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

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
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
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
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
搆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
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
不能守潼關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
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
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
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
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

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爲兵馬先鋒
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
珂爲句當寨柵使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
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
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
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
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
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
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
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
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允章

廼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陜州奏東都巳陷壬申以田令孜爲汝洛
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
以神策將羅元杲爲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
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
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
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
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
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黄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
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
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

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爲繼援上曰卿輩
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
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
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
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
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
克讓軍皆絶糧士卒莫有鬭志是日黄巢前鋒軍
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
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
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
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権征税謂之禁阬賊至

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
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
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
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
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
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顔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
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
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
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黄
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
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

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
塡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
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賊已入矣
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
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
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
募新軍衣裘温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
餒遂掠之更爲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
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廪爲東道轉運糧料使廪稱
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户黄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
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以巢爲

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
徽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裴澈爲工部
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爲太子賓客分司田令
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
之薦徽澈爲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
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
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
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
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
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
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

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
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
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爲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
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爲盜久
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
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
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
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
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
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

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爲
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
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皁繒爲
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
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
著黃家日月以爲已符瑞唐官三品已上悉停任
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爲皇后以尚讓爲太
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
事孟楷蓋洪爲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爲
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爲翰林學士璆邠之
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

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
橋巢使溫誘說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爲河
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
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
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
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甍傷其面自
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
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
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
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
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

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

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温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

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　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内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八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

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爲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爲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戎因戍鄧州以扼荆襄 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 辛酉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

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爲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

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爲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爲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鎭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鎭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鎭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

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詣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
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皆
繫白繻爲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
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
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
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
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
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
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
棄長安皆帥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
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　賊衆上黃
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
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
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
内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己未出
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
不利竟不發　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
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
臣賊將不利於内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
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
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柰何捨

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
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
爲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
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
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
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
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
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
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
八都與朱溫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黃巢將
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黃頭
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爲二寨
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
千人益之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
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
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
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
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
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

無厭頗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
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
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
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
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
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
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
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
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
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
出奔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

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
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
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
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
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
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
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
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
況疏冗乎儻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
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

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
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
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晏安臣躬被寵榮職
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
奏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
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
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
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秋八月高潯
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
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

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
恭與尚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高駢
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
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
有隙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
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
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
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會駢使人約寶面
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
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
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之曰

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浚為大臣我宣坊門卒邪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

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為推官司勳員外郎裴贄為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曾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

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

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栅之民鬻之直
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
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
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
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
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
之開毁又曰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
二儒生能戢强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
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
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
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

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上命
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
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
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以
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
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
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
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
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惟增悽惘又曰謝
玄破苻堅於淝水裴度平元濟於淮西未必儒臣
不如武將又謂宗廟焚燒園陵開毁龜玉毁櫝誰

之過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
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
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魁首
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
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
名分所宜遵守未可隳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
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絶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
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
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黃巢
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
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

親將胡真謝瞳勸温歸國九月丙戌温殺其監軍
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温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以
温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
李詳以重榮待温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
殺之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　以朱温爲右金
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冬十
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
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
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
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
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

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澈而西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柰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

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鴉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于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

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奉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黃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

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
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
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己
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
揆棄城走　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
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
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
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
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
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

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
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
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
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
爲節度以王重盈爲節度使又建延州爲保塞軍
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爲節度使克
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
第一兵勢最强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爲黃巢相首尾
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黃巢使其驍將孟
楷將萬人爲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

敗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
長安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
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爲仇不可不爲
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
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
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犨
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
之巢聞楷死驚怒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
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
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況吾家久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

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
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爲
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生投於碓
磑幷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
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兖等數十州咸被
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
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
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
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
討使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
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

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爲太子太保　九月感
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
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
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
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
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
橋不完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
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
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黃巢

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
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
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
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黃巢聞之
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
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
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屠尉氏
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宣武將豐
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
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
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

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別將臨
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從
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
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
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
兗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
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
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
萬人悉縱遣之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
萬人追黃巢　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
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

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
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　秋七月壬
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
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
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
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
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宮室焚毁
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
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東藩鎮

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
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殁制以昌符爲鳳翔節度
使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
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
東都孟陜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
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
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
出江淮州鎭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
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
三百九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三十七　餘杭
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
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
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藩鎭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
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
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鎭各專租稅河南北
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
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
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
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
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
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
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鎭有不附己者
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
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
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
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
度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
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
赴鎭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
四百九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三十八
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
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
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鎭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
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
鎭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
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
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鎭相攻）
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
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
吾[illegible]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
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

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
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
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
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
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
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
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
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
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
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
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

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
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
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
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
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
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
楊復恭為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
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
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
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

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
之子緯巢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
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為亂兵所掠衣裝殆
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
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
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
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
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
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
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

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親
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
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
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
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
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
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
雞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
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
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
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

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
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
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
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
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
上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
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
上表請誅田令孜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
度使石君涉柵絶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進山
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
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

遘等疏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
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爲
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
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丙申
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
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
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
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
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
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
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

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遥領壁州刺史
將帥遥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
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
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
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
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
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
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
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
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
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

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
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
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
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
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
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
于石鼻驛玫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
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
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以鄭
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
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

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户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悦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户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

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黄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

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黄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説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

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忷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鋋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

瑑等勸進於襄王熅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
貞遥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
至成都請尋醫討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
州以蕭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
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
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
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
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
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
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
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

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
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
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熅
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
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
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
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
使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
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

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
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癸未詔
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
於岐山時朝士受熅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
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
度使李昌符以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
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
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
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
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

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
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
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
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
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寅朔李茂
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
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
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

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褑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

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訪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

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
腹心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
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
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
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
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
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
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
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
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
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

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
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
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
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
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
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以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
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
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
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鎭國

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
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
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
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
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重
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
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二鎭相表裏者宰相相顧
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
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
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
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

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
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
死頗怨憤西門重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
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
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
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茂貞又取興
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鎭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
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
滿存奔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鎭興元詔
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爲未宜與之(太上御名)怨

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

一言二鎮久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報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副之　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

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皐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太上御名)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

詔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

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者爲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

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慘

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

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谿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

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　初王行瑜求

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邠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曹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

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師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

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

（珂珙事見諸鎮相攻）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

行約棄同州走巳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巳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

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樓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

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郗延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

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

使求和於克用[illegible]王戒丕丹王尤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　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　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鐇爲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　辛亥車駕還京師　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　以護國留後王

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　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　九月癸亥孔緯薨　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　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

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昭緯爲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康寘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上還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

請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　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

佐子孫並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鄉者王行瑜輩縱兵

狂悖致鑾輿播越百姓犇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太上丹名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

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為行宮建

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

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

為硤州刺史崔胤恨扆代己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　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

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錯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

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
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
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
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
江南遂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
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
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
止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
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
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改名裕　己亥罷孫偓鳳
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
節度使　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
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秘書監
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
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
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
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
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　覃王赴鎮
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
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

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
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
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
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
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
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
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儀睦濟
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
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爲南州司馬秘書監朱
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户　九月以彰
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
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
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右拾
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
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
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
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
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
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詔罪狀道古宣
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
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

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奬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糜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

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眞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

駢得之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
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
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
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
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志白
駢崇大其廟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
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
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
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
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
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

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
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
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
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
閭巷間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
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榜掠取服殺
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
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
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
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
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

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
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
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
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
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拜
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
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
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
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
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

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
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
事朝廷因而命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
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
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
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常欲手刃
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爇其
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
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
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
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

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
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疏呂用
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
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
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
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
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狀示用之用之曰
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
澞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慚遂禁澞出入後月餘以
澞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澞求救於廬州楊

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
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
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
宵遁神福洺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
州澞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
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
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
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
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
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

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
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
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
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
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
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冬十
二月壽州刺史張翺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
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
敗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雅
奔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

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
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黄巢降將常自危師鐸
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
往見之師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
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
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
以爲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
劍時府中藉藉亦以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
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
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
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密

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欲因此相圖已
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
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知曰無之師鐸內
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
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
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
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
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
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
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
晚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

南節度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
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以此數賊以謝淮海
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
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
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
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
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
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
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
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
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

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
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
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譟聲左右以師鐸之
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
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討尋退散儻或
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
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
慘沮久之用之慚懅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
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
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
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

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
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
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
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
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
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并酒殽出勞師鐸師鐸
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
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
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
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
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

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

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撤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

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曰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

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

就使乜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塡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

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劒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劒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鎭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劒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之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　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

中曰賊近告我才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麴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麴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

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菫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顰蹙而已外圍益急

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惆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辛

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
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
至揚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
殺神劍於其第揚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
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
族之於是數萬户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于廣
陵戊戌霸與弟暀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
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爲兄弟置其
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
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揚行密欲遣
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

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使之天長是自絕其
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
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
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暀出走
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揚行密曰
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
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
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
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
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
用之爲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裂立盡幷

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
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
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
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指揮使
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朱全忠
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揚行密以行密爲淮
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
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
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
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幷死乃誣

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　張
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揚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
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張廷範至廣陵
揚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
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
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白行密未可圖也甲
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二月朱全
忠奏以揚行密爲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
儒襲揚州克之揚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
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
之　秋八月揚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

州表龔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爲趙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

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龔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愼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爲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奔孫儒　九月楊行密

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冬十二月己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行密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

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

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

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五月楊行

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
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
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
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
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
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
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
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
西千里掃地盡矣　秋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
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
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

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
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
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
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
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
閒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
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
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
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
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
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

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
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
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
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
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
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
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
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八月丙辰楊行密
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

守久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
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
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
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　冬十月舒州刺
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
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
討畏杜洪之逼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
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

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内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　丁亥行密圍壽州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勗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忷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

國晉主　國通鑑唐書本紀卷二十七　八十九

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及金帛往說之許以皆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曰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

國通鑑唐書本紀卷二十三　九十

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弈棊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

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
敗棄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
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
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
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
敗亦棄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
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
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
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
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
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
四百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九十一
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
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
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
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
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
邳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
宣諭使書御衣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

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
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加
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
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
濬之子也賜姓李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
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
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人造戰艦工人曰馮
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為
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
頵弘鐸從之帥眾南上聲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
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辛巳頵帥舟師逆擊
四百六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九十二
于葛山大破之　馮弘鐸收餘眾沿江將入海楊
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公徒眾猶
盛胡為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
眾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
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常
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
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
廼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廼大言曰公不見
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廼曰頗記求
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
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為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

福爲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
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
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
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
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
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
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
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
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
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

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
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
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
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乘輕舟至
灄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
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
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
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
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
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

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勞浪之類甚衆掌
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
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
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
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
遁鄂圍解矣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　五月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
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
於荊江口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
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李神福聞其將至
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

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
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
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
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詣
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爲巡屬行密不許行密
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頵怒曰吏知吾將下
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頵兵
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
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
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
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

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頵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尚公廼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泝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揚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矣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

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周渭顧闓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

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　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畨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偽走頵追之遇伏大敗犇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頵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文昌為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

四頁九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六十七

頵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璙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頵之婦弟也頵敗傳璙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　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涟陽劉存代為招討使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以其子渥為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挾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

四頁九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九十八

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
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王建據蜀

唐僖宗廣明元年春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
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
也初崔安潛鎭許昌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
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隷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
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
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
杲鎭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
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夏六月庚寅陳

敬瑄至成都

中和三年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
中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王建韓建張
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田令孜密遣人
以厚利誘之二建帥衆數千逃奔行在令孜皆養
爲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
駕五都

光啓元年秋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爲三川及峽內
諸軍都指揮制置等使

二年夏四月田令孜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
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
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

三年春三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
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
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鎭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
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
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
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
兵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
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
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
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

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
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
民以觀天下之變建皆從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
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
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己

冬十一月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
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
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
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
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

子宗鐬假子宗瑤宗弼宗佩宗弁俱西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髠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

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文德元年春三月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夏五月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師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鎭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爲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帥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　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十二月丁亥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　冬十二月甲子王

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行能犇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大順元年春正月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塼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

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州事　夏四月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鉥代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僰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　六月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　秋八月壬建退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棰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咸不聊生　九月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李公鉥舉城降建

二年春二月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夏

四月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軍民強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

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稱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

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鷂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軍勢方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秋八月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

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歸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擕兩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爲父子如初壬寅敬瑄開城迎建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

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　九月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十二月以顧彥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其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

宗弼救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
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
守厚七砦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
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景福元年威武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
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
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建遣行營都指揮
使李簡擊堯斬之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
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
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
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晟徑趨成都營

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
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
大至引兵宵遁　三月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
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
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
王建　楊晟遣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使攻東
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
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
泄顧彥暉斬之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
盤桓綿劍間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
西川將李簡邀守忠於鍾陽斬獲三千餘人夏四

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
人守忠守厚皆走　秋七月王建圍彭州久不
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
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有軍士王
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北
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
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偽署觀察使與之
共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
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
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
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

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
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
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
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
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
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而返曾無守
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乘
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
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
百負薪土塡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
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不暇相

攻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瞿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内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衛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勝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貍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illegible]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理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後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踴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

山時多瘞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瘞麻糵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糵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秋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　冬十二月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二年春正月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已奏請更賜彥暉節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田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叔孫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

於閬外先機恐失於夢中消循之孫也
乾寧元年夏五月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
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
于女牆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衆力戰刀子
都虞候王茂權斬之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
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
忍復戴日月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
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
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
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
降王建

二年秋九月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
難甲戌軍于綿州（楊王　把截）　冬十一月雅州刺
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　十
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渠
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　王建奏東川
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
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與兵討之戊子華洪大破
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　丙申王建
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顧彥暉畜以
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

昉　閏月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
夏五月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
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荊南節度使成汭與
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
王建肇棄黔中收餘衆保豐都存又引兵西取渝
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為黔州留後存為萬州刺
史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與存皆降于王
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
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奈何殺之建使戍蜀
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
厚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

秋八月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
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謹
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
玄武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庚申
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
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
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未宗
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
史馬敬儒峽路始通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
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夏四月以

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
彥暉　五月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
都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
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建兵累歲不聽詔
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
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
諭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見建于張杞砦建指執旗
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
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
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
困於輸輓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

為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
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
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
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
使同平章事　冬十月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
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將
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建攻梓州益急
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
歸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
殺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
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州留後　十二月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光化元年春正月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
充東川節度使　夏五月朝廷聞王建已用王
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
以宗滌為留後　秋九月己丑東川留後王宗
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
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言之
　冬十月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夏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
事　秋七月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

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天復元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
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閏六月道士
杜從瀴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王建遣王
宗顥將兵會東川武信兵討之　龍臺鎮使王宗
侃等討杜從瀴平之
二年春二月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
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
置使　秋八月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
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
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

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宗
播令兵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
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
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
潰鏃出王宗播屯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
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繼密
請降遷于成都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
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
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萬弘終日縱酒
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
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

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
紅樓建以為宗滌姓名應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復
構以飛語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
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
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
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
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

九月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冬十月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
州刺史

三年夏四月王建出兵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

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
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
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
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
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建本騎將
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
及茲數 秋八月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
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

天祐元年春二月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
時朱全忠劫車駕遷洛陽 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
指揮使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
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

表聞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
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
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二年冬十一月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
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
謀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蜀之將士世受
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皆不報尋有
士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
方日夕枕戈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
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卿乃還

三年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秋九月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己亥即皇帝位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

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粗曉其理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諸鎮相攻

唐僖宗廣明元年冬十一月以忠武大將周岌爲忠武節度使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爲節度使即以宗權爲蔡州刺史先是秋九月周岌逐節度使薛能自稱留後至是遂授以節度使

中和元年秋八月武寧節度使支詳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人入關討黃巢溥至東都自知留後溥送詳歸朝璠殺之詔以溥爲武寧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　忠武監軍楊復光奏升蔡州爲

奉國軍以秦宗權爲防禦使　秋九月昭義十將成麟殺節度使高潯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方立邢州人也　冬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

二年秋八月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節度使諸葛爽於脩武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　九月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　冬十月韓簡復引兵擊鄆州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簡攻之不下

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以朱溫爲右金吾大將
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十二月以
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事見李克用歸唐）
孟方立既殺成麟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
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
不受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
銳爲潞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
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
矣　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　初光州刺史
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餘衆歸諸葛

爽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
復襲取河陽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
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
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
爲部下所殺己未以行達爲魏博留後　以王鎔
爲成德留後　三月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
使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夏六月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
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
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　昭
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

漸弱之九月乃遷治所於邢州大將家及富室皆
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
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脩請復軍
府於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爲
方立所敗又遣李克脩擊之克脩克用弟也辛亥
取潞州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
山東三州之人半爲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春正月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周
岌時溥朱全忠以黃巢兵尚彊共求救於河東節
度使李克用夏四月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
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全忠就置酒聲

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
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宣武將楊彥
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
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
思等十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
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
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
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
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爲後拒
戰死克用登尉氏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
百餘人皆爲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

則乘馬見乘馬者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
忠前全忠射之殪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
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
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
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今汴人
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
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
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
不之知朝廷自遣使將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
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
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

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
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
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丙子克用至許
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
晉陽　夏六月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
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
勇冠軍中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
窘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全
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朱全忠擊秦
宗權敗宗權于瀵水　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
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

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以下從
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全忠仍牓東都
陝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
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
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
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
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
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
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
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上累遣楊復恭
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

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辨曲
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又奏請以弟
克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
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
隸河東從之　冬十二月義昌節度使兼中書
令王鐸過魏州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
卒數百人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彥禎奏云為
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光啟元年春正月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
焦夷　三月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武寧節

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
之彊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
娶克用女又河北諸鎭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
恐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
之餘也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
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
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處存告急於克
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夏五月
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
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成德

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拔新城成德兵
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
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盧龍兵以爲
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
忠走李全忠既喪師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
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全忠自爲留後
秦宗權陷東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爲盧龍
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
鎭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
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
宜復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

疏傳於藩鎭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
尋賜死　秦宗權攻鄭州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
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
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爲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
之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
二年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　八月盧龍節度
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爲留後　九月李克
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鎭武
安臨洺邯鄲沙河以大將安金俊爲邢州刺史
冬十月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　十二月

秦宗權遣孫儒將兵攻陷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
留後　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自
稱留後朝廷因以瑾爲泰寧節度使
三年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全
忠所敗恥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
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
期以初夏而還　夏四月朱珍至淄青旬日應
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
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
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
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

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爲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爲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蔡將盧瑭屯于萬勝夾汴水而軍以絶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五月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朱全忠求救於兖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秋八月朱全忠欲兼兖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兖鄆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兖鄆始有隙　九月朱珍攻濮州

朱瑄遣其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橋斬之　冬十月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將郭詞爲刺史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賓代總其衆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朱全忠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

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
德諲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
去遺民纔數百家
文德元年春正月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朱
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
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
忠節度　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灋發
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
凶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
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爲之籍籍不安從訓懼
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
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
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爲僧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
後事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玣不出戰衆復殺
之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引兵出與
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衆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
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
魏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
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
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
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

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
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
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
傅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
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
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
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
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
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
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朱全忠聚糧於宋州
將討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
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
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
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
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南面招討
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
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
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　夏四月朱全
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
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
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
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

留後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晝壽春人存節博昌
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已由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
戰全義主給其糧使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
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
以寇鈔爲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
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
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
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
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
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
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加

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荊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
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
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
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
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
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
寨以環之　六月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
義爲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
陽丁會擊却之　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爲節
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九

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
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
官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
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
信將兵襲遼州李克脩邀擊擒之　十一月時
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
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
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
於全忠全忠表叢爲蔡州留後
昭宗龍紀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

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
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
權全忠以璠爲淮西留後　二月朱全忠送秦
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
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
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逖之族孫也三月加朱全
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
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加蔡州節度
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爲治所
　夏五月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
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

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爲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爲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爲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兵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劒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

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大順元年春正月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洺團練使　二月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克脩慙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

汴滑孟三軍與河北三鎭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它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

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
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七六杜讓能劉崇
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
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
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
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
悔無及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
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
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
危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
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

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
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
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爲河東行營
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
度使韓建爲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爲
南面招討使王鎔爲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爲北面
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爲行營判
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英武之舉橫挑強
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
孺之孫也　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
克脩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

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
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
以遷爲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居受等咸怨
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
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
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
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
水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爲霸所傷歸于潞庚
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
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爲留後附于朱
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爲野人所

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
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
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
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
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左右言於上
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爲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
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濬酒濬
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
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
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
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

於晉州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驍
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
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
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
應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
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二
千使揆將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
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
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
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刀黃嶺盡殺
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紖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

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
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紖以獻於克用克用
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
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
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
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李
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
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
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
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

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
士卒可令肥者出鬭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
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
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
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
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
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
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
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
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
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平殺其軍使劉

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
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
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壻俘
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
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嗣源但以
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冬十月乙酉朱全忠自
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
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
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
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
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

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
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禁軍自潰河
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
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
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
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
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
張濬宰相得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
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
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冤
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
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
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
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
呂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
立功之臣獨不懼陛下它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
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
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
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
然方且輕騎叫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
座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

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
陽撤民屋爲柎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
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鎭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
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
於鎭魏鎭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
翔鄜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
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
月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
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
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

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
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孔緯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
鄂岳觀察使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
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
事昭緯慎由從子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
孔緯於長樂坡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
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
自已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
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
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再貶孔緯均州刺

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　再貶張濬繡州司户　三月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夏四月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

會攻宿州克其外城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景福元年春正月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　二月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皆死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

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它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　三月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二萬餘人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夏四月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

秋八月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

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三百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還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　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

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

二月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辛巳攻天長鎮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　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言儻實屯軍

鄴下顒望降臨必欲眞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稾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

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爲全忠家僮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鎭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眞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

故致失地迎歸鎭州爲築第父事之　夏四月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兵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李匡威在鎭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訓士卒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其土風潛謀奪之李抱眞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

王氏在鎭久鎭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振匡威入東偏門鎭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鎭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并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踈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

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　六月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彊以報殺匡威之恥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山壬申進擊鎭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李存信屯琉璃陂　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九月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

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鋭邪存孝以爲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　十二月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

乾寧元年春正月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三月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

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陣萬人辟易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洺節度使　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　六月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　秋八月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

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冬十月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　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紖之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

盧彥威利其輜重及妻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
俘其衆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爲子丙辰
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
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
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二年春正月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
用入府舍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
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瑄自鄆
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盡奪其餉擒
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二月李克用表劉仁
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

思繼兄弟有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
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憚之
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繼兄弟以法裁之
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
弟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
子置帳下厚撫之　三月加王鎔兼侍中　夏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
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
巳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　九月朱
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瑄敗走還鄆　冬
十月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

之癸卯圍兗州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
其子節度副使郜爲留後　十一月齊州刺史
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瓊瑾之從父兄也　朱瑄
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何懷寶將兵萬餘人
襲曹州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丁卯全忠自
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屠殺殆盡
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
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
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
兄已敗何不早降　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
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符印願使

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
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
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以瓊弟玭爲齊州防禦
使殺柳存何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　朱全忠
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
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
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
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
而還　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
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大將史儼李承
嗣將數千騎假道于魏以救之

三年春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兖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絶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絶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兖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子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　二月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

忠且言濬朝爲相臣則夕至闕廷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三月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遂抵其城下　夏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殺魏兵萬餘進攻魏州　五月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留龐師古攻鄆州

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克用引軍還

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及兖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兖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兖鄆由是不振　秋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乘勝至魏州北門　冬十月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追至觀音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四年春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

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辛巳潛決壕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爲天平留後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兖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兖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兖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爲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留

武寧節度使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爲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　秋九月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

輩克用瞋目曰可及輩何足爲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　冬十月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爲統帥以討克用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光化元年春三月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

青山口　丁未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
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夏五月葛從周攻邢
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
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秋八月上欲藩鎭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
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
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
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九
月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
紹威知留後　冬十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
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壬寅

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
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
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
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
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臨高布陳左右指
晝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
退德威馬邑人也　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十
一月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爲節度使　十二月
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李罕之擅引澤
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
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鎭撫取王裁

旨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顥請降于朱
全忠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
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
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
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三月朱全忠遣其
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癸卯全
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
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
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

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
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
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
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
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
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
館陶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
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
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明日汴魏乘勝
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
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

可勝紀鎮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倫河西胡人也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脩好於河東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紹威復與河東絶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尉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内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德威微服往

挑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撾擊之墜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　夏五月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

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　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　秋七月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三年夏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兖鄆滑魏四鎮

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仁恭遣使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黄澤攻邢洺以救之　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將精兵逆戰於老鴉隄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内丘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黄龍鎮

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
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　朱全忠以
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
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
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
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
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
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
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
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
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

代時推忠孝人人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
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
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
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
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
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
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
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
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
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
拔莫州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

趣幽州道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
州殺刺史楊約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
郜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處
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
昔幽鎮合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
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
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易
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
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
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
盡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

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勲封疆密邇且昏姻
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茲改圖全忠許之乃
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
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
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
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
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
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進攻河
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
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
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天復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
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
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庚
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
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
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
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
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
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
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人先
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
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
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
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
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
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
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
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
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
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二月甲寅朔河
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
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

心離貳會浮梁壞流凘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
數百人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
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
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
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
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
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走白全
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戊辰至虞
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
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
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
禮出迎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爲護
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
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
中東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
雖遣使報之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加幽
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宿州刺
史　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
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兗鄆
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
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

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刺史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

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　六月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二年春正月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　朱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旋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等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潰擒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殆盡

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襃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

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耶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盜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灋不若養人改作寧如舊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灋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

王強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錢穀有句刑灋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迎密多正則人無諸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於密閭閻定閭架增麴糵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云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

朱溫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

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東與師範見之泣下謂參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兖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兖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

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撫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兖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王師範遣

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賞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兖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五月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

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為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

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
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
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
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
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
問降者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
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
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
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虔裕殊
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
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

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
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
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
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為
密州刺史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
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
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
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
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
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
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

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
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為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
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劫天子西去欲迎
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
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
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兖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
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兖州劉鄩使從周母乘
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
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
攻城為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
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

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
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
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
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
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
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
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
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
丁丑始出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
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
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

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兖州量何
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鎭將吏皆功臣舊
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鄩
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爲保大留後葛從
周以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
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
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
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
爲河陽節度使

朱溫篡唐　崔胤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
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
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
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鎭爲援
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
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
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
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
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已愈
恨之及出鎭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

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
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
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胤爲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
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
又貶崖州司户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
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
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
其憤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
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
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

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
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
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
岐華兵爲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
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
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
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
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
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
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
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

使罷名銜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陳藏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

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

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illegible]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

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

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立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因希度奉本還振如京師詗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太子即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没爲姦

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

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橈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

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袤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毋得復賣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爲仇敵矣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

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

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遂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

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

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

兵鬬於闕下百寮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
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　韓全誨聞朱全
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
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閱
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爲
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
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
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
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閤
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
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

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帳幄法物
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
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
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
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
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
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
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
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
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
避亂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

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
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
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
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
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
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
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
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
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
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
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

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
田家磑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
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
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
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爲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
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
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爲全
忠以巨川常爲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
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
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
節度使趙珝爲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

買輜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
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
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
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討事全忠復書曰
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
句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
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
復班辭於臨皐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
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
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

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
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
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
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丁
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
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
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
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
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
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

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静難節度
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
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
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
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
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
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
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
遷于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
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

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
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
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
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
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
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
諸州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
將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
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
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

全忠不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勸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

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

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秋七月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

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

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
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
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
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
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
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
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
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
入城爲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
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
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迎之景請因此

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
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寂如無
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
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
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
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
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
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
不復以詔書勸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爲宋州
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
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

內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
圍步兵犇于汴軍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
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
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
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
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
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績
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
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
縋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
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

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二月
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
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
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
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它
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
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
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
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璙
勍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
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

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
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
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爲人所咼市中
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
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
削漬松柹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排城外草以困城
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
相尤怨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
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
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

乃欲以此相汚邪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
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
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
以自贖遣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
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
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
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
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
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
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
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

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
門詬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爲軍容輩數人
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
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
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
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
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
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
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
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

養師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
五可範爲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爲右軍
中尉王知古爲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爲下院樞密
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
韋處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
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
鄉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
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
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
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
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

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懇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秘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李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

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

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鎭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

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鎭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

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躐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

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寃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

僖昭六世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

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愼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

致禍賈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
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
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
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
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
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
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
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
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
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
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

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
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
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
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
它囚以應詔　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
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
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
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宦人宋柔等十一

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
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
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
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
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
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爲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
惡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
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
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
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
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
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
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
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
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
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
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
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
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
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

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
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
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
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
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
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
以朱友裕爲鎭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
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
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
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遍於禁衛及京輔戊
戌全忠辭歸鎭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

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
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
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
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爲人
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旣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
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
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
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
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
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

召募於市　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
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
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
諒代典宿衛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
全忠旣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
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
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
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
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
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
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
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
離間君臣幷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
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
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
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
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
募兵竝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爲中書侍郎翰
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爲右諫議大夫竝同平章事
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
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幷

亂所親厚者數人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還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繈屬

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

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旣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爲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鎭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　夏四月辛巳

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

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赦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

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

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

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

臨刑大呼曰幸負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歸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

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

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眾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

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
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
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
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
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
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
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
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
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
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

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
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
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
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
為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
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
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
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
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
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
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

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
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
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
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
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
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
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
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
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
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
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

上辛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
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
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
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
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
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
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
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
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
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
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

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
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
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
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
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
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
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
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
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
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
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

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
朝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
外聚衆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
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
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
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
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
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
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户甲寅斬璨
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
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
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
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
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臥府
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
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
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
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
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
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
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

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
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
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
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
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
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
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
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
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
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
趙光逢副之師百官備灋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

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
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
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
寧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
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
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
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
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
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
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

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
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
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
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
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
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
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
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
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
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

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
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
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
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
哀皇帝

郢王篡弒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
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
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
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

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
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
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意
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
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
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
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
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
不改圖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
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
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

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剌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

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

康懷貞爲河西部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于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

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歷　郢王友珪既得志遂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

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
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
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
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
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
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
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
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
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
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
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弑汝輩
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

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
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
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
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
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膴
乃定象先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
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
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啓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
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
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
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
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
出軍討楊守亮（並見宦官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

彰義節度使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
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
月韓全誨等劫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
茂貞出兵拒之（事見朱溫篡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
四鎭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
解迎車駕還京（事見朱溫篡唐）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
全忠自以官爲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
復以茂貞爲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

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于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眾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

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　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眾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聞變以其眾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

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
使李彥博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
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
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　五月
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辭之以闕
食乃召還　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
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
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
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
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爲軍民所留遂以

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
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　帝
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
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
之　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
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
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
軍繼至蒼皇失圖乙卯夜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
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
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

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俸祿
而已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
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
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
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
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
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
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
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
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
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

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
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　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
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
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
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
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
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閤
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

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佖請行蜀主以宗佖爲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佖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道襲擊却之　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　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

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佖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佖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兕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

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拔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

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變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

擒其將李彥巢等衆勝趣秦州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絳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儔爲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犇于蜀軍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　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爲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爲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爲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爲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犇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侃爲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

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始上表稱

臣帝以其前朝耆舊且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
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兼中書令遣還
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
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二月辛巳進
岐王爵爲秦王仍不名不拜　夏四月秦忠敬
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
五月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
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夏六月
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爲之誅柴重
厚　秋九月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鳳翔
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
徙從曮爲宣武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
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
遮道請復以從曮鎭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爲
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
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
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
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鎭
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唐僖宗乾符五年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淩文舉臨平曹信各爲之都將號杭州八都昌爲之長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都知兵馬使 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遂劫庫兵作亂

六年冬十月黃巢之抵潭州也荊南節度使王鐸留其將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鐸既去劉漢宏大掠江陵帥其衆北歸爲羣盗漢宏兗州人也 事見黃巢之亂

廣明元年夏五月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詔東方諸道兵討之　六月劉漢宏南掠申州　秋七月辛酉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　冬十一月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

中和元年秋九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召石鏡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爲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爲杭州刺史

二年秋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軍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冬十月劉漢宏又遣登高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錢鏐復夜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

三年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冬十月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四年春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光啓二年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

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鎭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

三年春正月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三月鎭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鎭海軍鎭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

言鎭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鎭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鎭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　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逃入海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于

陽羨　冬十月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丙寅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　秋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昭宗龍紀元年春三月丙申錢銶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五月潤州刺史阮結卒錢鏐成及之錢鏐與楊行密爭蘇

常事見楊行密擾淮南

景福元年夏四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

二年閏五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

乾寧元年夏五月加鎭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冬十二月義勝節度使董昌爲政苛虐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它物稱是用卒

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貢奉爲天下
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
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
命民間禱賽者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爲越
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
貢獻無筭而惜一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爲越王
曷若爲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塡
門諠譟請昌爲帝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
時至我自爲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
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其始賞之
以錢數百緡旣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

巳昌曰讖云兎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
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
二年春正月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
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
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
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爲滅族之計乎碣寧
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
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
待而先求死也幷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
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乃
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

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
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鎭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
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爲乎浙東僻處海隅巡
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
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
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衮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
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吳越間訛
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
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將僭號曰此吾鸑鷟
也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署城樓曰天冊
之樓羣下謂已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

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
瑜爲相又以吳瑤等皆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
爲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
爲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
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
富貴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
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
兼將相柰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
過耳若天子命將出師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
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
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

引兵還以狀聞　夏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亦遣使詣昌使趣朝貢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秋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執送同惡不當復伐之　冬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潤州團練使安仁義

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三年春正月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袁邠守餘姚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三月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夏四月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殭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復稱節度使　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趣西陵備行密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柰何垂克而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

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幷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賑貧乏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甲寅以門下侍郎王摶充威勝節度使　冬十月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爲吏部

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　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四年春正月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夏四月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　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兩浙兵追敗之頵衆死者千餘人　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庚戌

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九月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其衆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

光化元年春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三月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　秋九月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于皇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卻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冬閏十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十一月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　十二月楊行密遣成及等歸兩浙以易魏約等錢鏐

許之

二年春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

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　秋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天復元年夏五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秋八月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

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李神福與顧
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內神福謂
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
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爲殿使行營都
將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
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
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
秦昶帥衆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
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
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壠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
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

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夏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
錢鏐大喜遣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
王錢鏐進爵越王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
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
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之
不從鏐如衣錦軍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
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
罷役不從丙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
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先還杭州及
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

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
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
鏐還及龍泉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
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
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
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
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
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綰伏兵擊殺
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爲
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
以隱言爲驗　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

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
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
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
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
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
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
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
傳璙微服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
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璙清麗將以十僕易
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
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

府廨以相待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
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
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
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
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
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其
子傳璙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冬十一月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度江
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十二月楊行
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庚辰
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

質將妻以女鏐謂諸子孰能爲田氏壻者莫對鏐
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
請行吳夫人泣曰柰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
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傳瓘從數人
縋北門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
球內牙兵印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
自疑帥步兵三百犇衢州刺史陳璋納之溫州將
丁章逐刺史朱敖敖犇福州章據溫州田頵遣使
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
三年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鏐舉兵攻蘭溪
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

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犇得建
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
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
者直入卧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冬
十月田頵叛楊行密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
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
州田頵之叛事見楊行密據淮南　十一月田頵敗錢傳瓘歸
杭州
天祐元年春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
武歸錢塘　夏四月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爲之言於執政

乃更封吳王　冬十一月錢鏐潛遣衢州羅城
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
于楊行密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
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
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犇告之雅安
卧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
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虜鎰及球以
歸　夏四月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
鏐遣其弟鏢將兵救之　秋八月錢鏐遣方永
珍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

剌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十二月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三年春正月陶雅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庚辰錢鏐如睦州　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秋八月兩浙圍衢州衢州剌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冬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是歲吳楊渥怒宣州觀察使王茂章以兵襲之茂章奔兩浙更名景仁

後梁武帝開平元年春三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　夏四月盧佶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溫州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爲溫州制置使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柰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己卯以吳王錢鏐爲吳越王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秋八月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二年秋八月吳越王錢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陳取淮南之策　淮南遣周本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淮南陳璋帥柴再用等復取東洲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蓺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

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
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
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
二百為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叛附淮南舉兵焚義和臨
平鎮吳越王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
四年春二月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
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
麾下五千人奔吳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
錢鏢為刺史　秋八月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
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
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
于吳
二年秋七月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均王乾化三年春三月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
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
湖州刺史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
州刺史傳璙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
東洲以分其兵勢　夏四月千秋嶺道險狹錢
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
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五月吳遣宣

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
德將復寇衣錦軍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
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九月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及大同節度使傳瑛
攻吳常州營於潘葑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
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
吾遠來罷倦未能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
自它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
敗斬獲甚眾
貞明二年夏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
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　秋七月

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
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
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
三年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四年春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五年春三月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
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
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
之　四月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
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
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

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焚戰艦四百艘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吳都招討使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于香灣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錦衣之役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秋八月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解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鏐不從

龍德元年春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塘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徐溫以濤

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二月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表疏首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　冬十二月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二年冬十月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幷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三年秋八月丁亥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閏十二月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吳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獨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鏐尋還錢塘　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
三年秋八月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爲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四年　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帝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冤皆不省
長興元年冬十月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爲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吏自便
二年春三月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鄉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三年春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

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秋七月己丑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四年秋七月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爲吳越王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二月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爲庶人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球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球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夏四月吳越王

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為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鎮海節度判官休鼎掌教令　十一月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四年秋八月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冬十月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軍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眾妾生弘偡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

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五年夏四月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僔卒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六年秋七月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　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

三年

齊王開運二年冬十一月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昭達建徽之孫也與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眾王亦惡之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

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旣而
復以它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毋
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
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旣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
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位與己侔意所忌者
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胡進思重厚寡言昭
悅以爲戇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溫其使
證仁俊之罪搒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
擢爲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加弘佐東
南面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

賓客畜兵器二月吳越王弘佐斬之釋錢仁俊之
囚　夏六月忠獻王弘佐卒遺令以弘倧爲鎭
東節度使丙寅弘倧襲位　秋七月吳越王弘
倧以其弟弘俶同參相府事　八月制以錢弘
倧爲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十
一月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
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
多少之限邪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
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
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
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

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
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弘倧問進
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
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
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
此進思以弘倧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
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弘倧責之進思
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
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爲進思黨盛
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
謀告進思　十二月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

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
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
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
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
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
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
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發簾德昭乃拜
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鎭海鎭東節度使
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
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
侍鹿光鉉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

可殺昭券其子也奈何害之

乾祐元年春正月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遣匠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

二月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弘倧由是獲全　八月乙未以錢弘俶為吳越國王

隱帝乾祐二年夏五月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　秋七月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　冬十月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三年冬十月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顯德元年秋七月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二月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主有詔撫

安江陰吏民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幷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

王氏據閩中

唐僖宗中和元年秋八月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表爲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爲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四年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爲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合衆攻福州巖擊敗之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爲福建觀察使巖爲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光啓元年春正月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秋八月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捨之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羣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潮推前鋒將爲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爲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爲主

誰敢先之相推讓數四卒奉潮爲將軍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爲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

二年秋八月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爲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

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
景福元年范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
都統弟審知爲都監將兵攻福州民自請輸米餉
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
二年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暉求救於
威勝節度董昌昌與陳巖婚姻發溫台婺州兵五
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
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
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
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
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

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潮
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
厚撫其家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
降潰　冬十月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
觀察使
乾寧三年秋九月庚辰升福州爲威武軍以觀察
使王潮爲節度使
四年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爲觀察
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
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
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

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冬十月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
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
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以王審知兼侍
中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
均王貞明六年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
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州十七年
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

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
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夏五月閩王審知寢疾命其
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冬十二月辛
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汀州
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
等將兵二萬討之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閩人破陳本斬之　三
月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爲威武節度使
夏五月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　冬十月昭
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驕淫殘暴己丑自稱

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

弒先王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

二年春正月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　夏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守中書令琅邪王

三年秋七月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冬十二月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四年冬十二月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

長興二年夏四月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

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六月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為宮主

冬十二月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三年春三月甲辰閩王延鈞復位　夏六月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既為六十年天

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四年春正月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

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夏四月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五月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秋七月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胷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

九月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主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

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一月閩主尊魯夫人黃氏為皇太后

十二月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叛族誅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將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

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
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
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
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
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
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
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
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爭
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疏
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鋌內向動輒觸之車
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將延徽攻建州垂克

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
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
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
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
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二年春正月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
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
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
使　夏六月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
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初閩主有幸
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

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
言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
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
有喜色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
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中外震驚庚辰閩主
疾少間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
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
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
其苦爲絕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
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
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即皇帝位更名昶

謚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
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
鷰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使宦者
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掌國信漢主賜以大
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
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
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
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閩皇城使判
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
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
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

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
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犇吳越詔暴倣弒
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以建王繼嚴權判六
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
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
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
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
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
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
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
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

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
春鷰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
禮奈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從由是疎之未幾復
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
歸永泰以壽終　十二月閩主賜洞眞先生陳
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
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三月閩主昶改元通文立
賢妃李氏爲皇后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二年夏四月閩王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
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夏

六月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
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
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
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
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
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
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
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
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
皆重征之　冬十月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
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三年冬十一月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以左散
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
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
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
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
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
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四年春二月盧損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
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
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
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

其鄉不禮其賓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　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使與師壯士就第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初閩康宗以太

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人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爲長夜之飮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

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得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踈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陀莊飮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犇吳越延羲自

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色將逃兵人殺之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主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冬十月庚戌閩主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輿運久歷年華見北宸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

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
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還歸
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
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十二月閩主作新
宮徙居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
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
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
辛未詔釋元弼等　閩王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
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
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

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
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
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
攻之敗其戍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
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
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
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
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
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
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　丁

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
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
誨殺師逵其眾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
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
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
四月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
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
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
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
責吳越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
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

詮等夜遁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
曦及王延政　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
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
故　閩主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
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六年春正月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
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
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
富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夏四月
閩主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
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

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夏六月閩王
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於
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
善或告沂豐與繼業通謀沂豐以侍宴即收下獄
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時年八十餘
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
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
貶漳州司户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
南安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
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

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
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
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
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
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
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户口多寡定
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閩王曦自
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
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鎭武節度判官晉江
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
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

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
顧聲色愈厲閩主曦以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
罷歸酖殺之　九月閩王曦以其子琅邪王亞
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冬
十月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
同平章事李敏卒
七年春正月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
女也嗜酒剛復曦寵而憚之　三月閩主曦立
長樂王亞澄爲閩王　夏六月閩富沙王延政
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又遣其將林
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欲乘虛襲

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爲二軍聲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
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
遇於尤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
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
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八月閩主曦遣
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
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
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
減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
候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

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閩鑄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齊王天福八年春二月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延平鎮為鐔州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鎮禮

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郛既而敗歸　夏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

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詣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縣諸庭樹久之乃絕　閩主

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春正月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殺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衮冕帥羣臣北面再

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曦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　夏四月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　秋八月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冬十月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泉州散員指揮使姚林留從效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

執紹頗斬之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請主軍府
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
淮陳洪進齎詣建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
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吾倍道逆嗣
君於建州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衆
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
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
漳州將程謨聞之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繼成權
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
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
殷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

王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
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
鉦鼓相聞五百里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
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
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
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
翰林待詔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
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
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
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
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

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
自建陽進屯蓋竹閩泉漳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
張漢眞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
臧循屯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
州斬之　閏月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
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
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
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
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
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十
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

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
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踴躍從之遂斬文
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二年春正月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
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
鎮福州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
之林仁翰至福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
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
以拒唐　二月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
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

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將兵數千
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
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
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
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
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
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
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
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
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
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

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光州人
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
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弑
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
居福清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
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
人皆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
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
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
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
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

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
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
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也相
與迎之三月己亥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以袞冕
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
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
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夏四月閩張
漢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
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眞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
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又遣使迎
其父於莆田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

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
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
也吾儕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
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
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
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
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
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
歸仁達　五月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
明臨視仁達陰敎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仁達
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

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奏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并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膾其肉以歸爲食唐邊鎬拔鐔州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爲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爲附庸以求救　八月唐兵圍建

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歛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冬十月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三年春三月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　秋八月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恥無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延魯先遺弘義書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覺以劍州刺史

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仔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九月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以弘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辛丑福州排陣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

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義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爲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冬十月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劒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爲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爲當救弘佐曰脣亡齒寒吾爲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

用之諸君但樂飽食安坐邪壬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爲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元仔倡之子也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爲法

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爲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彊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爲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及還閱簿籍撫案歎

日未數年而府庫所耗者半其能久乎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三月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

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南接嶺海瘴癘之鄉地險土瘠

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夏四月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已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已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

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曰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上表待罪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已爲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

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　秋七月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既而孺贇悔懼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倧從之　冬十二月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是日殺孺贇夷其族己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

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鎭饒州

劉氏據廣州

唐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二月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鎭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以薛王知柔爲清海軍節度使

三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僞許之託言親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知柔表隱爲行軍司馬

光化元年冬十二月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隱討斬之

五年秋九月以太保門下侍郎徐彥若充清海軍節度使代薛王知柔

天復元年冬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

二年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留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光稠自

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天祐元年　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三月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

平章事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劉隱兼侍中
仍以隱爲大彭王
二年冬十月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以
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
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三年夏四月庚子以劉隱爲南平王
乾化元年春三月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
平襄王劉隱病亟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
丁亥卒巖襲位　夏四月甲辰以清海留後劉
巖爲節度使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爲刺

史刺史無武人　冬十二月癸亥以靜江行軍
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
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
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
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
均王乾化三年冬十月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于
楚楚王許以女妻之
貞明元年秋八月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
節度使存逆之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
令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表
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

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
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癸巳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
位於番禺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
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節
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
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
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冬
十月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且勸
吳王稱帝
四年冬十一月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五年春正月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殷
之女也　秋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
王鏐討之鏐雖受命竟不行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
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二月甲申詞至魏及
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
通中國　冬十二月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
元白龍更名曰龔
明宗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
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

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章
至賀江沈鐵絙於水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
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
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
水射之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
練使
長興元年秋九月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
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
進守交州
二年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
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

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將兵救之未至城陷
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
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
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
弘暐為恩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
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昭為宜王弘政為
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
潞王清泰元年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
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
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

過矣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
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
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
之不召遂卒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春三月漢主以疾愈大赦
四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
自馬后崩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
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
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
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年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
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
卒
六年冬十二月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
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七年春三月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
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
射兼西御院使王翷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
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
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丁丑高
祖殂高祖為人辨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

天子爲洛州刺史領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
殿悉以金玉珠翠爲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
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
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
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中
宦者大盛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
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秋八月
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齊王天福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
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
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

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
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
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
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
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悅
之丙戌與諸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
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漢主因拉殺之盡
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
諸弟臨於寢殿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改元應
乾以弘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
政事循王弘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

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
訩訩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
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
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
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
忌之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鎭懼禍求
入朝許之　冬十月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開運元年春三月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
昌謁烈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漢以
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六月乙巳漢主

幽齊王弘弼于私第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
鎭王弘澤于邕州
二年秋八月漢主殺韶王弘雅　九月漢主殺
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翷嘗
與高祖謀立弘昌出爲英州刺史未至賜死內外
皆懼不自保
三年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秋九月
特進鄧伸遺之漢紀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此書
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
及伸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

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辯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乾祐元年秋八月南漢主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　冬十二月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爲開府儀同三司西北

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逃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

隱帝乾祐三年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冬十二月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

三年秋九月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荊王保興爲祥王崇興爲梅王　南漢大赦

顯德元年夏四月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爲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求宿衛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世宗顯德二年夏六月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

使通王弘政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

三年春三月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

四年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旣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時世宗取淮南）

五年秋八月辛巳南漢中宗殂長子衛王繼興即帝位更名鋹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

官玉清宮使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
備位而已　冬十一月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
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六年冬十月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潛府舊
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
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
之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
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
卽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
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
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

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
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
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
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
語之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
南漢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
是宦官益橫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
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
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
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
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

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爲門外
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高氏據荊南
唐昭宗天復二年秋九月朱全忠表親從指揮使
高季昌爲宋州團練使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
僕夫也
天祐三年冬十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屢寇荊南
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
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
千戍荊南以備吳蜀朗兵引去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癸未以權荊南留後
高季昌爲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
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
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事見馬氏據湖
南

二年夏四月淮南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
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　冬十月依政
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
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
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
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

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
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乾化二年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
外郭增廣之　是歲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
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
貢路絶勍兗州人也
均王乾化三年秋八月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九月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
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朝廷浸不能制
四年春正月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
南興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
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
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季昌縱火船
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絚拒之船不得進
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季昌乘戰艦蒙以
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以遁荊南兵
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
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貞明三年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
五年夏五月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
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趨
潭州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信等至

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
州鮑唐
龍德元年冬十二月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
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責功程之慢杖
之季昌女爲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
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
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
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
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
不從　十一月己未加高季興守中書令時高
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
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
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
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
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
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
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
去十二月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
不免虎口
二年春三月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
王

三年冬十月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既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使請魏王降是歲莊宗滅蜀

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六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

二年春二月高季興既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劉訓兵至荊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四月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五月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餉糧於行營竟不能得庚

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　六月西方鄴敗荊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　秋七月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　癸酉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皆賜死

三年春三月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

夏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荆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

使廖匡齊出與之鬭拉殺之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　秋九月辛巳荆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　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

冬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吳主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夏四月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荆南兵于石首　高季興之叛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六月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荆南招討使

長興元年春三月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吳遣兵擊之不克

三年春二月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

二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

蹄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
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
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
國敗家喪身之有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
反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
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
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荊南節度使高從
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

遣使詣河東勸進　夏六月帝遣使告諭荊南
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
而不受　秋九月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
數千襲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
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乃絕漢附于唐蜀初荊
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
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
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為愧
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
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
無賴

乾祐元年夏六月高從誨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
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
慰撫之　冬十一月荊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南
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高保融
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保融知留後　十
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冬十月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
融兼侍中

徐氏篡吳

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之拔濠州也軍士掠得
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行密

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
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
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
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
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
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
及長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
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天祐元年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
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
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佗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

令書愼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昭宣帝天祐二年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惷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

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　冬十月楊渥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三年夏四月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　秋七月秦裴至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　九月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王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黑雲都指揮使呂

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玆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師周楊州人也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爲射場顥

溫由是無所憚渥之鎮宣州也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檛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二年夏五月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張顥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

知可求陰附温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
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
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
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
温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
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彭城翟虔
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
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温始暴
顥弑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
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
歸廬州公之恵也温曰張顥弑逆不可不誅夫人

宜自安初顥與温謀弑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
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
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
温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爲左右牙都指揮使
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温性沈
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
皆中情理先是張顥用事刑戮酷濫縱親兵剽奪
市里温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
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强暴舉大
綱軍民安之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
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秋七月壬

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
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鍾泰章
賞薄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
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温曰是吾過
也擢爲滁州刺史　是歲弘農遣軍將萬全感齎
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
三年春二月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
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
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四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岐王承制加弘
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

乾化二年春三月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
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
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將秉政内不能平李
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
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温使玠說遇
入見新王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
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温
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
入朝之罪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
檀于宣州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
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五月李遇少子爲淮

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遇由是不忍戰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

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威由是為帥府所忌或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以溫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溫遣威雅還鎮

均王貞明元年夏四月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

秋八月庚戌吳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四年夏六月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

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事禮之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

家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已不平知
訓惡瑾位加己上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
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
冬貯於幄夏貯於幬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瑾
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
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
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
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
馬相踶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
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
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鄣面走入內曰

舅自爲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
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
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
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
難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瑾已死因撫定軍
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
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瑾之殺知訓也泰寧
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
歸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
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
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幷其

諸子　秋七月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
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
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
於雷塘而葬之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
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
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兼江
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鎮金陵
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
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
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
餘俟豐年乃輸之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

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
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
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
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
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
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
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
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以
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
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
言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

莫得而知也　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

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臘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堯敬之之孫也　秋七月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嘆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六年夏四月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帝[illegible]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illegible]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己丑宣王殂六月

戊申溥即吳王位尊母王氏曰太妃

龍德元年冬十月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秋七月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溫

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
誥曰壽州邊隅大鎭徵之恐爲變不若使其入朝
因留之温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徵爲
右雄武大將軍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冬十月吳王如白沙觀樓船
更命白沙曰迎鑾鎭徐温自金陵來朝先是温以
親吏翟虔爲閤門宫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
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對温名雨爲水温請其故王
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温曰公之忠誠我
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宫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温
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

撫州
三年夏六月吳鎭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
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
帛相屬於道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温請以所生
子爲嗣
明宗天成元年春三月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
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
二年冬十月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
道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温
卒初温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

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温曰汝
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温以
知詢代知誥温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
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柰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
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鎭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
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
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問至
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
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　丙子吳主尊
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鎭

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
事　十二月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
鄱陽公澈爲平原王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
三年春正月吳王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
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　夏
四月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四年秋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
還江都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
兵二千人于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鎭鄂州徐
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
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彥忠吾妻族獨不

得邪　冬十月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
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徐知誥
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
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
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
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
附知誥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
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知詢典客周廷望說
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
於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
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

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
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
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
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
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
始專吳政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兄為人子初
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為
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
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
元大和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

國節度使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
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
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
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
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
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
長興元年春三月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冬十月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
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
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二年春二月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

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
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
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
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致
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秋九月吳鎮南節
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
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
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
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
王於地下乎　十一月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
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

度使鎭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以
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
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同平章
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爲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
通　十二月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三年春二月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
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秋
八月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　冬十
一月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
得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太師

四年夏五月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
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
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　吳人多不
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
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二月丙子
吳主還宋齊丘知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
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
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
曰國家安而吾老矣柰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
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

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
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
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
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
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
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己丑復入府舍　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夏六
月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
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
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
之　秋七月吳徐知誥召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
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
園給之　冬十月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
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
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爲鎭海寧國節度副
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
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
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二年春三月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
子嵩論議好相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

衣而起子嵩挽衣留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
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
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秋七月吳潤州
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
城西躬自貿易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誥責
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
傳於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
治有能名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
厚　冬十月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
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
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

受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
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三月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大尉副元帥
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
司馬　夏四月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
即帝位　冬十一月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
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十二月徐知誥以
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
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
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

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彊之不得已與
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册
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
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
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二年春正月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
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
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
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
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册命齊王王

受册赦境內册王妃曰王后　三月吳徐知誥
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
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
名誥　夏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秋七月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
誥謙不受　八月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午
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以德
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
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
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
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采石追廢

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
和州詐歸罪於悰貶池州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
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
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
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
癸丑令謀卒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
齊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
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
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
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

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
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
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唐主宴群臣於天
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
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
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
皇改東都官殿名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
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
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
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
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

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
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
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
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
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
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
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
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十一月乙卯唐
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
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
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

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三年春正月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
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
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夏四月甲申唐宋
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
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
以為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
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
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
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宋齊
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

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冬十一月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四年春正月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

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嚮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褘有功褘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廟號及諡　夏四月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
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
殷隸軍中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
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
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
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
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
南走洪州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以行軍
司馬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
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
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
酒犒師殷使説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
興翼軫間今將十萬衆精鋭無敵而君以鄉兵數
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
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士卒皆懽呼
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
潭州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

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内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
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屯定勝鎭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
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
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
建鋒私之贍袖鐵檛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
司馬張佶爲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
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寛
厚樂善吾所不及眞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
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彦章説殷曰公與劉龍驤
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
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
留攻邵州徑詣長沙　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
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
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爲行軍司馬代殷將
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軍留後馬殷判湖
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
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
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
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

誰與爲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
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内七州賊帥楊師遠據
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彦謙據郴州
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
五月湖南將姚彦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
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瓊及秦彦暉爲嶺北七
州遊弈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
遠引兵趣永州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
爲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
蠻伏兵千谿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
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
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
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彦謙斬之進攻連
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
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
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彦暉李瓊等
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
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
怨之請爲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

五十里僅通單騎彦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
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絏
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
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
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
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
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爲桂州刺史
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
跋扈請殷絶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
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
可輕絶也殷從之

天祐元年　初馬殷弟賨性沈勇事孫儒爲百勝
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
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殷之弟大驚曰吾嘗
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
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常得見
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
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賨至長沙殷表賨爲節度
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賨曰楊王地廣兵彊與
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
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

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爲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

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遥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爲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逃歸彥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

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雷彥恭攻岳州不克　八月辛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制置使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荊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

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彥恭引沅

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
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
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
恭輕舟犇廣陵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
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
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湖南
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
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
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
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

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
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
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
賀梧蒙龔富六州殷士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
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
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
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袁州刺
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以周本為西南
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

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
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
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
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
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
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
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
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
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
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

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
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犇楚楚王殷
表玕為郴州刺史為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
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為左相存為右相殷
遣將侵荊南軍于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
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
鄴破漵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
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
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

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襲宋鄴　冬
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
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
楚楚王殷以鄴爲辰州刺史師益爲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
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
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
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
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
救荊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

屯吉州爲璋聲援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
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
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
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
至楚兵引去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
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
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
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

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
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
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
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
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
棄袁州遁去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
獲而還
龍德元年辰溆州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
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

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
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
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
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
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
南民不事蠶桑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
民間機杼大盛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使史光憲入貢還過荊南

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荊南）

月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荊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

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詔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揔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變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榜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

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寃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横罹寃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置劒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

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旣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

位　九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爲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爲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爲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爲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

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旣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四年夏四月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開府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獎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

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
人為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
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為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
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
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
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
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溪錦深山乙未遣其
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
地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

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
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
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
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
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
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
者八千人為銀槍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
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
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腳長丈

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每遣使者行田
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
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
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
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
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彊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
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
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
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
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

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
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
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
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
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
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
謂客將區弘練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
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
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
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

湘陰處士戴偃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爲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爲諸道兵馬都元帥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皐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

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永州來奔喪乙巳至跌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萼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

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爲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爲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皐等固爭以爲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爲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

貲引兵還賫環之子也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萼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　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秋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

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

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

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詣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

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
王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
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希萼引兵繼攻岳州刺
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
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
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
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
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
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
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
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朱進忠自

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
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以馬
希崇爲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
駞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
柳橋扼栅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
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彊
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及朱
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
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
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岳
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

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
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啗許可瓊許分
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
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必不負大
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
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
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
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數曰眞將軍也吾何憂
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
爲內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
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

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師暠退歎曰
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
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
於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
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
拜求福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以
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
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
潛入禮寨手劒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
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
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

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張暉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臠食李弘皐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　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

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之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

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秋九月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爲蒙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

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于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

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

父節度巡官臣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户及鄉人悉爲兵與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斷江爲柵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

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悦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

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爲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爲帥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楚靜

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内侍使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彦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彦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内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彦暉戰於城中彦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

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昏姻詎兹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犇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十二月唐主以鎭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

書令鎭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鎭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鎭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

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

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己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

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
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
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
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
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
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
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
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爲備唐主召劉言入
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
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
馭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
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爲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
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倣蒲公益朱全琇宇文
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爲指揮使部分
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
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
溆州酋長符彥通爲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
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吾兵以義擧往無不
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爲後
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爲羣蠻所憚補西
境鎭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
以孫朗曹進爲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

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
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
士擧小舟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
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
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
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
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爲亂兵所殺丁酉旦
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
敬眞爲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
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
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
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
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
爲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
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
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
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
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
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

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
安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
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眞
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
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
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
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挐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
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辭歸
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
彊疑逵使敬眞伺已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
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眞朱全琇恥在公下

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
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
言遣敬眞全琇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
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眞爲南面行營
招討使全琇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
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
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
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
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
州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
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夫帥命械公歸西府

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
敬眞以徇未幾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眞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
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
於王逵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
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夏
六月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
殺指揮使鄭珓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
于別館　秋八月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
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
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

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逵還
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
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
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
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
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
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
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
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

於人又足效乎

晉王滅燕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處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墐泥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

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

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兵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為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為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陳前

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械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除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破偽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九月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墐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啖鬃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

飼以麴麩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爲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爲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

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鎭定求尊己爲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册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爲六鎭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鎭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彦羣册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册儀乙卯僚屬取唐册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彦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啗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

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主

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　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于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遂降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

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

使其弟行周爲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
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
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進
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
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　壬辰燕主守光遣
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
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
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
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巳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
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四百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　四十一　紀事本末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
議軍事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
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秋七月甲子晉五院
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
拔瀛州　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　九月燕
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　冬十月己巳朔
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
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
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
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
不救守光籌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

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
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
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
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
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
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
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
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
無它也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
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
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
四百八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　四十二　紀事本末
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
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
　冬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
兼侍中以李嗣本爲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奔滄
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
匿坑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
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
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主人
何避客之深邪幷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
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
布遣人曳之　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

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逆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　壬子晉王以練紵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

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

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槖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　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進

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

蓨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

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度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

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　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

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

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　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　夏四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

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冬

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洛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内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

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外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忷忷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

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爲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

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

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眾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

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

城守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帝賞
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
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
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
行營四面招討使　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
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
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鑿地道陷

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
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師厚擊
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　鎮定自帝踐阼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
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
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
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强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
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寧
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
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為先

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
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
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
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
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
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
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
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
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
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
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

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
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
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
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
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
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
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
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
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
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
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

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
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
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
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
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
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
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
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
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司天
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
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
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
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丁丑王景仁
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
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
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
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
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
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
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
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
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

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
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
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
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
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
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
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
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
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
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
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
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
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
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
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
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
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
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
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
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

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比不儲芻粱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粱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粱兵疑有伏愈不敢出芻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粱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粱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

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粱兵爭進而譁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粱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粱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粱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

東陳已走爾何久留粱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粱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粱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粱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粱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坑之城

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粱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棄

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淸攻貝州拔夏津高
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
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
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
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
追之至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
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
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
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
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
將兵三萬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
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
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
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爲憂鎔捧卮爲壽謂晉王爲
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爲盟許妻
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
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
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
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
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
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

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曰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
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
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朝城帝以夾寨柏鄉屢
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
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
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
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
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
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衍宗
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

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
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
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
遠後更名凝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
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彊
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
袁象先圍蓨縣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戊
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
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
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
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

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
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失石將雖謀出降
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蔑如裂肯
命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
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請降李周
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曰
某既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
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以擔擊周彝首踣地左
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
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
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

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
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
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
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
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
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
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
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
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
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

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
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
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
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
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
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
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
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游騎耳帝不勝慚憤
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
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

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
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
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
咽絕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弒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于臨
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
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于大梁　三
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

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
州刺史劉守奇將卞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
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
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
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
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
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
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
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
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四年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　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

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
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
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
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
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
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
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
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
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
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

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
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
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
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
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
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
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
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
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
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
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

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
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
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
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
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
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
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
許但以優詔荅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
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
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

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
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
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
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
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
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也晉
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
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
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
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

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
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宜竭力為吾爪
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
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
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
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
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帝
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
楊劉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
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
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

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貫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
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
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
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為
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
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
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
之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
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
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
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

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
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
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
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
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
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
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
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
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
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
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為澶州刺

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
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
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
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
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
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皆曰適足
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
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
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
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
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
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
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
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
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
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
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
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
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
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
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

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
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
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
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
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
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
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
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
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
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

拔之執刺史嚴遂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
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　晉王
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
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
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　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
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
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
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
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
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
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

退保莘縣葺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
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
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
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
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
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
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
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
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
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
於前令飲之眾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

之河可勝盡乎眾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
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
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走還晉人逐之
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
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
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
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
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
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
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

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
詰旦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
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
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
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
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
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
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
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
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

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
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
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
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
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
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
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
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
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
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
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

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
以策非己出故全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
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
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
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
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
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爲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
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
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
使袁建豐爲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
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

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
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
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
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
以李嗣源爲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
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
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
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
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
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
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魏州晉王從李存審爲

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
以安重誨爲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
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
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
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其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
盡啖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
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
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
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爲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
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

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
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
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
日不克而去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
守責之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
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
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
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
冰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

二月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

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兖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

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

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
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
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
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
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柰何自輕如
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
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
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
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
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
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

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發隄伏兵發圍
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
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
為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
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
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
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
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
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
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
冦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冦憑陵利

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
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
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
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
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
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
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
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
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
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
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

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
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
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
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
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
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
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
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
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
未具乘其疲之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
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

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

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

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證之曾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

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夾河築西城
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
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
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
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爲河東魏博中
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
爲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
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
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
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
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
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
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
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
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
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
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
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
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
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
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

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
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瓌
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
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
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
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
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
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
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
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
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
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
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
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
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
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
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
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
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
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塘與梁人
戰于河壖梁人擊敬塘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
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

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
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
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
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
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
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
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
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
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
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
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則

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
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
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
屯河上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
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
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
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
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
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
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
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
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
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
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
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
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
出晉人軍于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
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
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
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
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

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
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
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
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
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
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
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
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
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
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

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
社稷爲心愼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
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
司市玉造法物黄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之
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將
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將
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
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
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
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
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

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
吳西取蜀汛掃宇内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
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
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
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群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
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
月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
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
月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
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

[illegible]射[illegible]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
[illegible]文[illegible]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
[illegible]詔[illegible]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
[illegible]月[illegible]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
[illegible]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帝信之鄩既
[illegible]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
[illegible]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
[illegible]鎭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
[illegible]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
[illegible]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
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

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
受晉命内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
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
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
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
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
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
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
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
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
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

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

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賓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閒嗣昭環馬而射之鎭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箙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鎭州號令如一鎭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慙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

乙酉晉李存進至鎭州營于東垣渡夾滹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鎭州城下兩不相遇鎭兵及存進營

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于橋上鎭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鎭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鎭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

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鎭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

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

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

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

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己巳王彥章段凝以

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絶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歸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絶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

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檥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

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
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
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
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
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
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
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
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
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詾詾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
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

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村自
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
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
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
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
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
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
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
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
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

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
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
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
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
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
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
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
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
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
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

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
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
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
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
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
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
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
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
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
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
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

散雖盡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

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

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幷擒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

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

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
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
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
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
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檝亦難猝辦此去
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
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
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
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
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
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

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
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
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
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
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
急矣卿勿以爲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
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
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
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
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
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

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
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
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
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
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
陜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
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梁主召還與其
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
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
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
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

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
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
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
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
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
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
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
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
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
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

不負我遂舞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
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
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
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
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
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
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
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
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
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
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

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
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
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
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
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
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
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
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
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
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
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

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
眾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
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
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齧其
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
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
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
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
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
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
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

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偽
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
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
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
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
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
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
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
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帝出箭示之
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
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

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㬚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為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將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為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豭喙齞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

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
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
弟蜀主怒命貶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
中潘炕爲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
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
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
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
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捶之
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
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
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

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
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
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
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
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
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
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
犇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己酉旦太子出就
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
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
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

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
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
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
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
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
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
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
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
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
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
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

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
置僚屬至境上而別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
使潘峭爲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
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
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
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
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
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
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

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
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
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
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
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
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
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
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
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
五月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

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
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置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
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
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
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
王宗弼輩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
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
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
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
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
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

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中外
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
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
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
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
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
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
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
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
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
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天雄節

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
道崇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
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
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
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
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
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
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
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

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宋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

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艷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

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沉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侮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

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暱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諤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

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事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鎭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

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

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　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蜀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彊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

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强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

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

倍於宅軍宅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

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

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

及後宮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群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栢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

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敎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

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

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

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幷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

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

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鍇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

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人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
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
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
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
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
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
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
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
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
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

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
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
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
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
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
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
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
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
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
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
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

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
權倖人主旦夕車馬塡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
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
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
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
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
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
别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
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
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
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

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誘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
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
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
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
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
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
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
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皇后生
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薪蘇果茹
皆販鬻之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
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

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勑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揔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

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

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

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

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

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

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

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王出降（事見莊宗滅蜀）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

楲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
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
表璋爲東府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
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
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崇韜怒曰
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
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
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
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
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
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

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爲
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
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鎭蜀
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
請己爲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
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
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
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　丙子以知
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
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
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

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
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
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
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
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彥瓊本
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
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
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
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
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
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

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
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
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
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流言怨
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
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
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
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
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
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
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

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税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税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

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巳爲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巳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筭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佗志則遣還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巳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

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鎭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匃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巳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内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

正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

園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

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摠軍政　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於是朝野駭惋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

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爲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

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
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
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
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
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
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
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
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
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刼仁晸曰主上
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
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

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
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
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
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
又刼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
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
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
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
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
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
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

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
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
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
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
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内應則事危矣彥瓊
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
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
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
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
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
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

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
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
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
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爲魏博留後
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
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
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爲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
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
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
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
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

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已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効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柰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

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眞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

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偏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唯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

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

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 邢州未下滄
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
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
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
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
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
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
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
薦久乃許之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
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
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

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
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
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
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表
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
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
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
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
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
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
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

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
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
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
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
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
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
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
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
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
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
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

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
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
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
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
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
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
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
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
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
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
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

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
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
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
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
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　李嗣源之爲亂
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
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
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
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
李紹眞所將鎭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
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
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重誨
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
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
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
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
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
也　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
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
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
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
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

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
以李紹眞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
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
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
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
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
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卽欲
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
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
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
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
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
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
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
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
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
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
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
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
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

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泰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眞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

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

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

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

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泰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内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

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

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

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遥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

歸藩爲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
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
散欲入朝自訴又爲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
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
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
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
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奔晉陽　辛卯魏王繼
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
命呂鄭二内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
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

史李彦超爲北都巡檢彦超彦卿之兄也莊宗既
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
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
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
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奔晉
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内養謀殺憲及彦超據
晉陽拒守彦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
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彦
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内養及存沼於牙
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
彦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

官二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
宫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
宗後宫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
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宫中職掌不可
闕也監國曰宫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
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
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宫人亦準此　監國
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
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
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
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

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
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彦超不納走至
風谷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
逃散俱盡存霸削髪僧服謁李彦超願爲山僧幸
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彦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
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
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
繼嵩繼潼繼蟾繼嶢遭亂皆不知所終惟邕王
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　戊戌李紹榮
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
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

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以石敬瑭爲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内句司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内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内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眞紹眞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眞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内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邪紹眞由是稍沮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爲溫

韜段凝並放歸田里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吏部尙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袞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僞餘

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三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温悉誅之從温帝之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貲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

人也仕梁爲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

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

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已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戸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鵠魏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

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爲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爲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爲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

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强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鎭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

卿一鎭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鎭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使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去何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玨請致仕己未以玨爲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之得之大梁厚結王德妃

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促令歸
鎮
四年皇子右衛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
不爲之屈帝東巡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
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
戌賜從璨死　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爲留
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
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
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
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
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

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
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
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
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
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
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峹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
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
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
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
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

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
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
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
暇時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
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
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
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爲
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
朝從珂止于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
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
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

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
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
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
所構馳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
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
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
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
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爲發
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
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
言之上曰朕昔爲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

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
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
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丙
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鎭承重誨旨
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
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
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
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
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
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
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

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
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勲舊
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
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
相泣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
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
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九月重誨內憂
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
矣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
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

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鎭浮言願賜一鎭以全餘生
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
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
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
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
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
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
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十二月天雄
節度使石敬瑭征蜀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
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

大鎭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
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
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
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
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
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
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
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
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
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
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

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　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爲左衛大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已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

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檛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檛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秦王之亂 兩王叢鏃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爲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

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守交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

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詣從榮奏之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効也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委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

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鎭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

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爲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爲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爲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爲潞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

丁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

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

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

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眾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

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
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
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
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
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
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
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
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
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
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
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

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
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
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
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
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
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
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
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
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
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
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

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
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
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
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
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伉岳嘗爲之極
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
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
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
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
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
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

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爲
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
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
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爲從榮
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
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
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
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
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爲庇
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
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

傳劉瓚友蘇瓚記室郤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
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
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
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澣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
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
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
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爲
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
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虛物無競登極之年已
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

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
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
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與之
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
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
受王恩當時不爲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
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詗
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
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
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寧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護國節度使
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爲彰
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
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
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
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
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
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

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
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
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
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
其典禁兵己亥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
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
月丙午尊皇后爲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爲太
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
且欲召孟漢瓊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
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
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

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
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
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
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
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
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
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命召不俟
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
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
立少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
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

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
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
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
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
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
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
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
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
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
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
行營馬步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

怒之出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
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
州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
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
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
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
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
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
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
翔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
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

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　乙卯諸
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
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
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
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
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
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
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
大詬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
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自
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

節度使勿以為防圍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
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
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集棄甲投兵而降其
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
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
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
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
關遂雍鄩之子也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
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潞王始憂王思同等
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
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

至者即給賞令過此潞王至前軍賞遍皆不入城
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
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
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
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
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國事皆委諸公朕
於兄弟間不至椽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
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
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
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
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

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
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
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
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
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
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
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
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
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
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
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

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
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
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
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
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　壬戌
潞王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
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
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
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
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
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

攺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貲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

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請

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

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閉門不行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侍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

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

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皆

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德至澠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

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

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爲李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贄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横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王巒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

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誅藥彦稠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有司百方斂民財爲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爲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胷杖背出財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

皇帝于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恃其强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黄頭室韋還七部刼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

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

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

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

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

所以不留王檉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
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
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
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靑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
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
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
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
置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
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淸野堅
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

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爲田園力戰
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
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
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
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
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
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
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
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
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
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

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
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
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
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
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
大爲契丹所敗奔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
有衆百萬氊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敎之攻城
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
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
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
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

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
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
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
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
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
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
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
于淶水閻寶以鎭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
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
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
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

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

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

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

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朞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之養爲假子任爲刺史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後唐滅梁　契丹主既許盧文

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鎭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敢敵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鎭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

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
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
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
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
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
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
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茍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
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
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
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
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

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
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
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
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
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
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
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
騎爲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
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
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
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

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
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
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
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
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
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郁縶之
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
嬀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
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
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

臥病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
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夏閏
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
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
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
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
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
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
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
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

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横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渤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渤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効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効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

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十二月癸巳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鎭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鎭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誘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眞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

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

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

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李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穽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幷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

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

市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
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
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
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
及先所得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
懷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
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荝剌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
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
三百七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　七十三　何祖
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
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荝
剌契丹之驍將曏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
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
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
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鎭羣臣皆以爲不可
上曰吾與其父約爲兄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
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
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
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

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
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
不忍其殘奏離婚爲尼　五月契丹使者迭羅
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
遣荝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荝剌自是數
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
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
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
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
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
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
四百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　十三　張涤
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
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孟知祥據蜀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
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
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騎
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
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
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
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又
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九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彊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

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爲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爲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爲東川副使李嚴毋賢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　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二月帝遣客省使

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鳳翔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

威將三千人往墳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
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
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
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
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七萬緡仁矩帝在藩鎮
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
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
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
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
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

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
其從者彥珣奔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
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
兵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
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
芻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亡
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
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
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
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

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
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
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知祥
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
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
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
大謀短終爲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
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
祥知祥詰之無狀　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
王行本腰斬之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

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
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
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
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
裕窺其所爲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因之
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
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
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
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　辛卯許之　董
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十月戊辰兩川以朝
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

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閬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

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奬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取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

州其師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令董公僻處閬州遂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丁未族誅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彦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渝合巴蓬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

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彦溫據而守之暉劍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

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

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彦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

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劒門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

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奏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劒州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劒門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遺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恐

人情有變宜徵使還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專政）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他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劒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

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詔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劒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

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妷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爲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塡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

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妷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

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成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衂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

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

陳於鎭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
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
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
我輩何爲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
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
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
揮使毛重威左衛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皆爲
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
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
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
都指揮使元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

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
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
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
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
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
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
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
于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
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
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
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

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
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
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
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降丙戌知祥入成都
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
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壬
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
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
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
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
賞將士旣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鎭

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
愕然退命李昊草牓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
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鎭今二將不讓
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
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
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
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
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
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
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
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

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鎭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鬭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鎭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鎭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鎭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鎭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盧文紀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

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
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
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
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
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
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
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
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
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
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絶

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　回
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生之處回至仁罕第仁
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
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
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
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石晉篡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
事明宗爲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
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

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爲之言而鳳翔舊將佐多勸
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爲趙延壽在汴不宜
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
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爲天子非石郎
尚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
鎮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
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
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
分時敬瑭二子爲内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
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

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冀
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
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
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
總管府糴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
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
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
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
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内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
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
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

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
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春節
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
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
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
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
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
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

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
親但求莂剌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莂剌等
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
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
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
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
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
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
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
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

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
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
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
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
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
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
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
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耶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
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巵
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
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

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佗鎮帝與執政議
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
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
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
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
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
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
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
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
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
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制出

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

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

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犇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犇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

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踈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壽國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閒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 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

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閒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閒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

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

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
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
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
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
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
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
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
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
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
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
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

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
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
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
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
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
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
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
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
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
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
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

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
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
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
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
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
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
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
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
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
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
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

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
方略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
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
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
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
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
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
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
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
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
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

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

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栢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大赦勑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

白水寶負國爲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
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
揮使延廣陜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
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
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
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
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
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
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
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
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

寇邀君但恐犬兎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
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劒詐云德鈞遣
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
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
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
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
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
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
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
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
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

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
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
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
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
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
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
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
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
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
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

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
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
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
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
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
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
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在近圍
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
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
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
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

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
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
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
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
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
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
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衞之敬達不知其故謂
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
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
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
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

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
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
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
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
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
思立憤惋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
剌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
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
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
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
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爲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

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
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
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
以楊光遠爲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
保義節度使侍衞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
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
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
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
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
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
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

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
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
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
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
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
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
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
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
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
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
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

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慚自是鬱鬱

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苻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

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度河奔于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

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

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

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三月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三月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六月左拾遺張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

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勑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

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

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樞密使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

鋭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　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鋭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

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

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

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奔吳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奈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

有彼我僕巳引斜謂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荊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鎭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討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鎭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

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
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
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
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
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
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
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
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
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
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
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
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
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
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
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
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
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
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
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
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楊光遠表乞

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己巳制以范延
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
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
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
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
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
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
奔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
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
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
母　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
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
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
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初郭
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
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
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
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
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
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
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

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

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貲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洛汴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就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

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爾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荅攻鄆州以應楊光遠辛亥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並見契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

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
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
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
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
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
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
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
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
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爲天
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
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

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
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
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卒
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契丹滅晉　劉知遠據汴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
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
壯則爲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
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
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瓊不受
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
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
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
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決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
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

七月徙遇爲昭義節度使
五年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
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
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
犇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
吐谷渾在幷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
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
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

騎掠幽州南境，屯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
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
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
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
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
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
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
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
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
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
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

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
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
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
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
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
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強，吞噬四鄰，
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
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
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
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

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
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
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
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
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
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
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
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
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
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

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
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
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
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
勿以爲憂。　秋七月，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
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以
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
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
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
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
詔愈驕。閏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

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使于契丹彥珣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珣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

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韃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内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

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爲馬步都虞候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

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珣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爲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

重貴爲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爲已功始
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
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恐
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
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
也大臣議奏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
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
陛下如此它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
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
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

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
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
都乙丑至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爲
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
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
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
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
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
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

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
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
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
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白
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
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
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幽州不得見桑
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帝以延
廣爲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
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
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

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
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
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
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
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
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
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
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
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

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

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往復慰諭之(事見范陽之叛)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

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

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

將孫鄉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遇於戚城先是景延
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
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
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
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
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
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
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
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
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西南面
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

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
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
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
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
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
平不進　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
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
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
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
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
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

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
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
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
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
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
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
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
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
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
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契
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

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
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
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
丹泰州拔之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
資一卒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
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
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
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
延廣既爲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
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
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強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劒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

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土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忷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

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
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
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
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
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
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
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
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渡漳水
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
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

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
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
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
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
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
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
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
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
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
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
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

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
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
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
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
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
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
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
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
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
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
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紛人無固志五百弊

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
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
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
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
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
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
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
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
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
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
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　北面副招

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
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
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月壬辰朔帝至
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
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
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
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州還以羸兵驅牛羊
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
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
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曰沈使君吾之故人
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

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
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
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
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
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
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
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
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
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
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
韜侍帝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

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
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
當盡去之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
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
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
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
實之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
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
廷謙舉州降甲寅取蒲城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
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
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

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
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
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
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
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
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
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
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
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奚車
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
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

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
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
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
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鬭者勝此風
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
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
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
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
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
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
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

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
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
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
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
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
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
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
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
鬭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
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
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

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
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
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
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
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
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
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
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
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
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
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

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
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
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
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
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
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
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
求姑息及彊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
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
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
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

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
威至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幷
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
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
以爲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
天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
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
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
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
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
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

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
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
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
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
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
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
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
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
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

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
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
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
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
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
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
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
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
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
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
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

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
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
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
皇弟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
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
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
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爲開
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
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
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
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

耳曰儒生安能反王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
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
衆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
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
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
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絶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
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
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
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
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

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
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
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
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兖鄆滄貝之閒盜賊蠭起吏
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
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
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
之備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
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
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彦
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

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
使臨清王彦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
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彦韜方用事視
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彦韜必知
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内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
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
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
以厚利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
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
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
延壽與爲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

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捧餘
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既與契丹絶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
朝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
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
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
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
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
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
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
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

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
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
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
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
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
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　張彥
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
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
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
廷發輕兵襲之己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
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

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
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
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
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
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
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
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
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
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
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
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

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
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
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泰寧節
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
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
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
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
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
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
仍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
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

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
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杜威
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
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
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
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
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
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
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束城等數縣請降
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
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貝

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忷懼翰等至欒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舅也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

走馬上之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

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淸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
皆奪氣淸洛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
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
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
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
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
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
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
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
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
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

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邪佞猜忌於己聞者
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
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
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爲太
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
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
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
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
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
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
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

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
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
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
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
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
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
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
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
通事傅住兒爲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
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
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

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
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
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
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
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
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
宫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宫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
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
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
開宫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
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

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
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
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
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
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
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
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
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
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
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
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

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
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
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
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
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
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
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
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
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彥澤素與閤
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
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

其逃於海濱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
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
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
足下昔年之懼也曏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
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殺張式決口剖其手足斬之彰義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抗論其罪）甲戌
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
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
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
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
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
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

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
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
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
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
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馮玉佞張彥澤求自
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
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
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
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
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

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眞以詔書詰帝使獻眞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摠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却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

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汝昔鎭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幷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

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
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
兼侍中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
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
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
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
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
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
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
厭勝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
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

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
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
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
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
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
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
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
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
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
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
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已而南及河契

丹主以晉兵之眾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
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
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
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
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
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
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
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
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
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
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

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
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
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
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
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
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仇讎北向與吾戰辛
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
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
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
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
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

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
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
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
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
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
敢進謁者獨濱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
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度橋
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
哭而去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
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郎
伍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為橫海節度

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
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
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
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
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
勢稍沮　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
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
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
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
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
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

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愛契丹遣契丹將述
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
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
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
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
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
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
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
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
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
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為名分番剽掠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
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
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
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
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
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
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
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
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

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上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

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

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

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

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
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
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
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
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
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
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强吾軍威
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
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
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
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

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　契
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
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
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
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
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
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
監軍奉暉爲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
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
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

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
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
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
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
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
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
自殺不果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
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
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
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
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

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
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
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
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
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
釜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
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遣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
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
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
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
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

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

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

兵敗為契丹所殺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

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
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
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
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
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
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
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　辛
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
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
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
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

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
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
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
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
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
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
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
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
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
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

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
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
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
人救之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
爲前驅又遣譚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
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
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
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
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
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
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

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
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
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
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
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
太爲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嵩山賊帥張
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衮冕以衣之帥衆
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
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
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
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

明會昌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
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
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
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
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
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
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
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
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
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
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

州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
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
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
還鎮三失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
苦熱聚冰於胷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
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
羓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
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
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
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
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

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
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
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
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
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
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
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帝曰此虜將
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
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
變今漢兵不減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

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
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
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
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
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
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
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
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
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
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
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

諸賀矣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太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欵附引兵

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爲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

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

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　甲辰帝至晉州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史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

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
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
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延壽更名上交命鄭州
防禦使耶律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
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
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
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竇
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
來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
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
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

汝三節度　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
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
尊謚號凡六廟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
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恒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
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秋
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
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
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
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

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
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
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
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
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
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
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
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
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節度使
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慕容彥超欲急攻城

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
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　庚辰帝發大
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
十月遣使降蜀請自東南路出兵應接　帝至鄴
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
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
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
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
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
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
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

以不死瑭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
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
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
無所保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
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
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
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
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尫瘠無人狀
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
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
鄴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

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
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
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
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
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丙戌帝
發鄴都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以樞密使
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
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
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爲都
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

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
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癸巳帝
至大梁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
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
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乞兵應接
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
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
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
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
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

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
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
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
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
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
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
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
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
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
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
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

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殂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

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詣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三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

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

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使道之官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　丁丑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庭所獲

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
參軍累從移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多妄動前後
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揔倫以術
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
酒引弓指紙畫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
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
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
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
綰爲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
張彥威常詗守貞所爲奏請先爲之備詔滑州馬
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

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鎮
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
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行
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爲都監辛卯削奪李守
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爲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
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
徐彥奮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
官爵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

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
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
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
使常思屯潼關白從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
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
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
　八月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
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
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
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
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曰

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
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
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
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
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
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
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
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
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
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

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

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刻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来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揔倫詰之揔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义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

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府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

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遂之遇伏而敗蜀兵遂北
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己亥思謙進屯
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
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貫路
州人也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
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
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
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
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
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
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

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
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
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
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
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
鄉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
道遠勢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
遺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
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
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

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
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
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
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
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
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
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
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
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
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
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

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
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
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
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
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
為火所照易辨耳奈衆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
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邪援矟先進衆從
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
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
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為虜嗤然虜伎殫於此

吳曾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

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秉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

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子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宰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illegible]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脩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

出見日自消願一切愛之以安反及威從之　戊
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
使扈彥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
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
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
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
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
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
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
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
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

建畫出於朝廷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鬭在
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
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
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
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
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
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
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
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
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　冬十
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

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
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
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
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初邢州人周
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
遂為謀主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
歸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
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
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
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
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

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
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
詗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郭威篡漢　劉旻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
春正月甲子始不豫　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
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
卿輩是日帝殂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
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　丁亥
尊皇后曰皇太后　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
位　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

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旣恨二蘇排己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難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旣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卽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

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飮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

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解曰是國家之
事何是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
劒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
是將相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
貴州刺史天雄牙内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
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
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
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禀其教而行之親近
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
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
必無敗失至於疆埸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

驅策帝斂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
酣爲酒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
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
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
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
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
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
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
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鎭
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
吾虀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

之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
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
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衛
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
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
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
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
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
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税每斛更輸
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
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

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
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
授之握筭不知縱横何益於用俸禄皆以不堪資
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
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
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
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内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
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
以爲内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内客
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
聶文進飛龍使後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

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
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
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
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
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
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
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
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
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
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
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

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
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
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
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
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怒曰國家之事非閨
閣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
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
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
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
班於崇元門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
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

以稚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等免橫憂矣皆
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
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弘肇
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
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
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
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
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天平軍節度
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
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
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

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
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
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
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
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
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
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
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
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
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

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為群小
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
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
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
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
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
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
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
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
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脩己謂郭威
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

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
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
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
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
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
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
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
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
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
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鸗
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

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
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
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
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
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
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
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
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
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
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
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

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
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　辛巳鸗脫至
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
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
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
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
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
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
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
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當為陛下
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

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
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
會屯赤岡義彖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
癸未東北軍過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
郭威吾家勳舊非死亡切身何至此但按兵守城
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
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
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
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
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
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

可旣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
也愼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
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
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
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
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
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
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
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
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
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

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
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
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
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
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
陝州後匡贊奔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
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
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史何福進將兵守明德
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
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旣而進曰某等
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

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
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
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
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
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
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
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
厚右千牛衞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
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
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
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

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殆
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
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
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
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
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
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
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
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
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
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

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弑
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
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
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
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爲嗣
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
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
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
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灋駕迎贇即皇帝
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
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

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
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
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
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
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
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
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
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義爲宣
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

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衛步軍都指揮
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
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
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
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
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
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
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鎮將邢州奏契丹主將數
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
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
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

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
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武寧
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廷美元從教練使楊溫
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
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
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
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
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丑
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
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
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

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
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
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
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
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武寧節度
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
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
於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
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贇召
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

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
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衛徐
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
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
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
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
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
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郭威遺贇書
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
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
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

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
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
裔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馬鐸
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
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
步軍將校醉揚言嚮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
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
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即位於崇
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
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仍

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

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皥主漢隱帝之喪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　家有老

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斌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其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

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何是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

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
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頗諳故事北漢
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
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
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
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韋懃遺劉
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
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
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
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
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

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
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
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
朴爲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
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
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
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
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
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
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
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

遣其臣吳昌文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
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䛒使
于契丹乞兵爲援　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
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
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
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
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
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
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
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

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
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
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
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
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
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
北漢李䛒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
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
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

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

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伉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

軋漚僧殺之幷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哀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　契丹遣彭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

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峻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使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

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
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
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
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
諭與之爲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
闕僞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
書其言皆謗鋑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
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旣而彥
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
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

晉州南有蒙阬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
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
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旣而復稱境內多盜未
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
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
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
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
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
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
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
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
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

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
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
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
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
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
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
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
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
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
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

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
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
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
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
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
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
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
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
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
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
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

伯倫以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弘等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兖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内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兖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兖州之分其下有福

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兖州事癸未降泰寧軍爲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兖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兵節度

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

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

何訓監之重贇并州人也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

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

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

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

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
軍校追諭止之契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楊
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
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
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
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
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
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
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
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
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

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
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
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
宵迷倩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
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
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
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
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宫帳中張永德侍側帝
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
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
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

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
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
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
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
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槥車歸葬自是驕將惰
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
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
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彦超爲鎮國節度使張永
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

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爲散員指揮使自
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
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
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
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
救晉陽壬寅以符彦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
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
馬步都虞候史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
萬發潞州仍詔王彦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彦卿
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
重贊副之　夏四月北漢盂縣降符彦卿軍晉

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可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廟號太祖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

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亟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

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

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

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壬戌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

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勍為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至晉州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云潛通契丹

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千騎為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

釋之賜以帝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

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辰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

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

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返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

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

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爲

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鎮南

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
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
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
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
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
王弘俶使出兵擊唐
二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窯
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
城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
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
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

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
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
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
引兵救之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
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
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
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鎮聞其謀
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
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
奏賊艦中淮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
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

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驆
陳潁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
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
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
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
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
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
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
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
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
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

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
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
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
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
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
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
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
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
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
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
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

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徙宋亳
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
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
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
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
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
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
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
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

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
視之戊辰廬壽光黄巡檢使司超奏敗唐兵
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
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
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
橋自守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
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
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並擒姚
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
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
明旦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
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
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

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
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
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
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
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
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
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

徐州以聞帝不荅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
攻壽州水寨决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
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嚮日
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揚州無
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
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
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戸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
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
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

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
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
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
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
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
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
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
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
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
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

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髠髮被僧服匿於
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
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
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
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
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
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

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巵令人
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
射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
稱自天祐以來海内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
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
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
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
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　又獻金千
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
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
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

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　充討黃招安巡檢
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
光州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
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
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
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
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
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
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
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

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王
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
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
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
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
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
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
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
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
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
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若曰未然請從玆絕又

賜其將相書使覩識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
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
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
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
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
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唐主
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
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
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
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
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

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
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仁肇
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
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
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
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
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
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

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待其來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己卯韓令坤奏敗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濄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濄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濄口為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濄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

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彊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

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趨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緪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絶進

流槃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鏁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

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

既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

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數[illegible]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illegible]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

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

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張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　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

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　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

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捍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東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鎭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鎭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

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
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
贊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
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静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
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
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
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
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
以為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
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
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

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
出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
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
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
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
崇諫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
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
賚復令入城養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
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
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舊日政令有不
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

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
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
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
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
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飢民丙
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
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
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
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
水陸應援使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

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
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
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
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
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
駝涉水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
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
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
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

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禀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

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若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

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録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

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

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
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泛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
歸耳已而果然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
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
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
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床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
至死無一人降者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
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唐
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二月
甲寅文贇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
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

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
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三
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
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鎭燕王弘冀
嫡長有軍功宜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
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
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
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
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爲皇太子
參決庶政　辛卯上如迎鑾鎭慶至江口遣水軍
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㳌州將趣

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
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
奏大破唐兵於東㳌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
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
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
於中國時淮南惟廬州舒蘄黃未下丙申覺至迎
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
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
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内附朕復何求覺拜謝
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
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

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
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
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
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
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
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
兵近外俟收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
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
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
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
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

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盧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
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錢絹茶穀
共百萬以犒軍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
巡警庚戌赦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
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
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
遼代已來上壽　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
新附之民　辛卯以
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
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
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

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
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巳
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
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
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
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
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
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
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
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
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

朝邪衆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
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
鍾謨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
今年欽天曆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
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
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别有處分至是詔歲
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
歸之　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
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
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
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

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為
刑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己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
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
崇義來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
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大傅兼中書令楚國公
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
之推奬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
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
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忷懼唐主嘗歎曰
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
扞敵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

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簒竊

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

告于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墻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隷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

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曏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它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

郁所奪今有見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强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内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惠世宗近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